



里  
城  
獄

小本小說

第二集 第二冊

孔德圖書館

登記號 中 0706

價目 \$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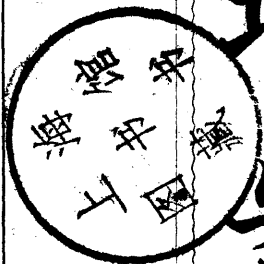
日期 廿年五月二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8018

里城案



118973

~~128973~~

# 里城案

羅蕊原著

## 第一章

哀佛來曰。華德身非鹿豕。焉肯坐而待斃。其逃焉。方以不能插翅飛爲恨。彼追緝之者。徒勞奔波。何能獲。對曰。哀佛來君言良是。余亦料華德多智。足以自保其身。今避匿人追之。何也。豈彼負重罪耶。曰。然。凡知此事者。群疑其所爲之不當。叟余言是否。言次。館主鞠躬答曰。是也。刻聞斯郭而擬往波士頓。聘著名偵探家來。余恐華德雖敏捷。無能逃其掌握矣。曰。叟謂斯郭而往聘著名

## 案 城 里

偵探家乎。余未之敢信。斯郭而與華德鄰居久。一旦操  
戈而逐之。不懼喪情耶。時酒館中更有二人。坐火鑪傍。  
據席痛飲。問之館主。始悉彼等係今晨初至里城者。二  
人飲罷。移椅圍爐而坐。一年稍長者詢曰。余與君等素  
不相識。然有不能已於問者。冒昧之罪。幸寬恕之。華德  
所犯何罪。可得聞乎。哀佛來聞聲起。熟視其人。曰。余名  
哀佛來。固華德之好友也。君何名。曰。余乃從事於偵探  
者。言次。取名刺。授哀佛來。視之。則波士頓偵探家章伯  
尼也。曰。里城中人。余無不素相識。初見君時。卽意君非  
是間人。今知果來自波士頓者。君此行爲尋華德耶。言

未畢。忽一人接聲曰。莫須問此人。哀佛來聞言。急回顧。則斯郭而從容自外入。哀佛來趨出避之。斯郭而執章伯尼之手曰。君非章伯尼其人乎。君非自波士頓來者乎。君之來何速也。昨晚余接偵探長來電。故特來此恭候。余思最有關係於是事者。莫如李史章父女。不可不一細商也。幸請往問。章伯尼卽起立曰。謹從命。言次。指其後一少年曰。此余友勃羅史君也。年雖少。天資頗聰穎。偵探長極器重之。以彼投身是業。爲日無多。向未得門徑。故令隨余往來。以資練習。彼曾自誓曰。『生不爲世界最有名之偵探家。死且目不瞑。』後生可畏。君毋

## 里 城 案

忽視之也。勃羅史趨前與斯郭而握手爲禮。寒暄甫畢。忽一人自外入。服式如水手。旣入座。舉觥獨酌。略詢館主數語。以相距遠。所語不能辨。旣而館主呼曰。斯郭而君。斯郭而君。願見斯人乎。斯郭而問曰。何爲哉。若人答曰。余名李伯德。父名李史。章羈身海外。歷有年所。瀕於危者屢矣。今幸得生歸。欲往見父。奈生平足跡未嘗踐里城。不省新居在何所。適與館主語。欲求一鄉導。館主謂君等亦將往彼。何不求爲導。是以不揣冒昧。敢請偕行。幸君等憐而許之。斯郭而答曰。可。余嘗聞尊父向人言。君漂流海外。每言及意絕酸楚。一旦見君歸。將喜出

望外。余當送君歸。且爲尊父賀。答曰。謝甚。余離家時。年甚幼。雖私自遁去。不由父命。然久別新歸。父必怒余也。曰。尊父曾言及之。曰。『使賤息一旦重歸。余必不記前愆也。』君其速隨余歸。尊父與余約。今晨有要事相商。且囑余導偵探者至君家中。李伯德驚駭。四顧曰。偵探者乎。斯郭而慰之曰。君勿怖。余往波士頓召偵探來。亦爲令尊利益起見。余將告君以底蘊。君勿怖。曰。余初聞君將導偵探至余家中。意君等且欲捕余父焉。得不驚駭。時勃羅史亦注視李伯德。覺其面熟。心竊異之。暗示意章伯尼。章伯尼曰。余等乘火車來里城時。或曾與彼



## 里 城 案

相遇亦未可知。斯郭而謂李伯德曰。請從此行。尊父久待矣。衆遂出酒館。步往李史章家。行次斯郭而曰。回憶李史章君。十五年前始遷至里城時。膝下惟一女公子。年甫六歲。名美機邦。視之不啻若掌上珠。父女二人。如形影之相依。居既久。沽良田百頃於里浮江之上。而營宅於其傍。他人不能深悉其家世。惟咸稱其富甲一方。渠又善與人交。居里城未久。城中人幾無一不與之相識者。曾語人曰。『此女非己所出。乃吾姊之女。姊既亡。女無所依。且已亦有子而遁。膝下輒嘆淒涼。特撫茲呱。呱聊以自慰。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聞者幸莫』

笑吾言。雖然。余固非老而無子者也。云云。」遂問李伯德曰：「君果何往乎？」曰：「父來里城之先。余適自紐約武備學校卒業。出吾父家訓嚴肅。余喜自由。不堪其束縛。遂乘間逃去。作汗漫游耳。余離家久。不知吾父近况。奚若君今偕偵探至余家。又復何故？」請一一示余。曰：「自君父遷居於此。五年後。有名馬活兒派克者。亦攜眷來。僦居於其傍。始僅闢圃作園。栽花種果。松竹半畝。茅茨數椽。居然隱士之幽居也。繼而大興工役。建室築臺。層樓傑閣。高出林表。十里外可望見之。起居飲食。一切奢侈。無比。復置良田數十頃。里城富室。無敢望其項背。維李氏

## 里 城 案

殷富。足相伯仲。兩家爲比隣。故來里城者。莫不耳馬李之夕。派克生一子。名華德。自幼與美機邦相親愛。以比屋居而往還便。故兩小無猜。飲食游戲未嘗稍離。及長成。而愛情日益深。華德有姊名亞里子。與其友哈而來羅加善。美機邦以華德故。亦日與亞里子等俱。所最可異者。四人皆善發鎗。擊無不中。蓋三年前。美機邦見馬戲中一女童。精是技。引鎗發彈。百無一不命中者。心大羨慕之。於是創設練習發鎗會。四人荷鎗裹糧。向林藪郊野。彈飛擊走。日以爲常。邇來美機邦年漸長。芳心可。可大有委身華德之意。一日李氏以美機邦生延。大明

宴會邀集親賓。余亦與焉。席既終。衆客散步於園中。或縱談。或絮語。或倚欄眺遠。或憑几手談。或拍網球。或歌新曲。時余方偕李史章君坐談。忽美機邦率馬活兒華德來。華德逡巡欲言。余與美機邦出座散步以避之。余不知華德何所言。惟見李史章面色頓變。數分鐘後。聞二人語聲轉厲。料彼等意見必有不合處。然猶不知其原因。後李史章親語余。乃知以華德乞婚故。且美機邦曾有『此次開會君苟能勝余。則可向余寄父乞婚』之說。當時余遙見李史章起坐。叉手立。問華德曰。豈美機邦已以身許君乎。曰。固也。李史章以手承頤。沉思久。

## 里 城 案

之。答曰：此非我所欲。華德固請。李史章堅持不允。余與美機邦恐有決裂。急轉身回。華德大聲謂美機邦曰：此老不許余所請。又不語余以其故。殊不近人情。美機邦顧謂李史章曰：舅父何故不許其所請。李史章聞言大驚失色。自思美機邦何忽以舅父相稱。急答之曰：不願余之女嫁駟驢下材耳。華德曰：君言何意。李史章急曰：爾家來歷不明。徒恃金多。以上人。豈爾猶引以爲榮耶。華德大怒。出手鎗遙擊之。余驚而卻立。不敢前。美機邦奮身挽其腕。奪手鎗而彈已發。幸旁落未中。李史章美機邦因謂華德曰：可以行矣。華德怒視良久。擲鎗忿忿。

小 說 林

去時羅加忽挺身出。責李史章。李史章怒猶未息。奮身曰。爾毋多言。速去。否則將逐汝出。羅加忿甚。不能對。亞里子亦怒曰。君何無禮。凌辱二客。余雖局外人。亦覺不平。於心言畢。偕羅加出。美機邦自語曰。余身既凌辱二客。他客不去。怒將遷及。諸君莫如速行。李史章氣勃勃。不復語。諸客皆不辭而去。少選。李拾短鎗起曰。此華德之物。用以殺余者也。斯郭而述至此。顧謂章伯尼曰。此事余曾目睹。故言之。較他人詳。次日。李史章來余家。囑余設法。向警察署聲明。華德挾鎗欲殺人之罪。奈彼得捕拿華德牌票時。華德已杳如黃鶴。余屢勸李史章釋

里

城

案

新忿。修前好。然彼堅不以余言爲是。余退而三思。不得。不爲李君懼。設或華德濂爾潛歸暗中。行刺將奈何。是以不憚煩勞。函請君來。區區之心。特爲此耳。敢問欲捕華德。計將安出。章伯尼曰。欲捕彼亦易事。若彼已遠遁。則事費躊躇。今李伯德君歸家。父子重合。戚里必相走賀。華德旣與李氏善。遲日或來探視。因而捕之。不難也。然則余輩緊隨李伯德君可矣。斯郭而鼓掌稱善曰。君眞有兼人之識。此言良是。華德若欲殺李史章。必來。否則日久忿解。亦必來。決不肯以情虛遠遁。貽人口實也。時衆已行至李家。第舍甚華好。門前有草圃。在路之南。

小 說 林

門向北。四圍有籬。以竹爲之。室門洞啟。一犬踞其旁。衆陸續而入。犬見李伯德。嗅其衣。遽起立。伸舌欲舐其面。李伯德急以手推之。作殼棘狀。犬猶搖尾帖耳。繞身不忍捨。斯郭而回首曰。李伯德君觀此犬之情狀。似熟識君者。君在外久。豈彼猶能識君耶。余猶憶尊父來里城時。彼僅一小犬耳。李伯德曰。然當彼小時。余恒以牛乳麵包飼之。彼焉得不識余哉。且余生平能識犬之性。雖至獷惡之犬。余亦能使之馴伏。前在倫敦時。遇一犬。頸上繫一牌曰。『兇惡異常。慎毋觸其怒。』余不之信。拍其首再三。犬卽搖尾向余。不復咋嚙。此事且勿論。速往。



## 案 城 里

覓余父斯郭而以手指外室曰請入內少坐余往呼尊  
父出甫及門斯郭而忽大呼奔入衆亦隨之見火爐旁  
一人臥地毯上斯郭而細審之驚卻呼曰何來意外事  
令人胆碎余友李史章不巳死乎衆趨前圍視屍身已  
僵首傍火鑪爐中尙有餘火頭角焦爛鬚髮灰燼全身  
皮膚亦作黑色李伯德呆視不語若甚驚詫者久之始  
問曰此豈余之父耶斯郭而不之答惟回目示意章伯  
尼及其友勃羅史三人遂相率出客室轉入書齋斯郭  
而曰死者卽余所謂之李史章也但不知其以何致死  
死狀若是殊可異若謂彼猝發狂疾則墮火中時獨不

小 說 林

懼痛耶。章伯尼曰。此君豈素有狂疾者乎。曰。否。此君雖老。猶矍鑠也。曰。然則遽爾慘斃。豈非咄咄怪事耶。曰。然。余亦莫能解其故。昨夜余曾晤彼。彼固談笑如常。今忽遭此意外變。非余所能逆料者也。曰。君不言昨晚曾晤彼乎。曰。然。然則君於何處晤彼。曰。卽在客室中。曰。君何故訪彼。曰。將勸彼釋仇華德之心耳。曰。然則君於何時離客室。其確言之。此卽最要之目的也。曰。君得毋謂余友爲他人所殺者乎。曰。斯郭而君。君友爲人所殺與否。余雖不敢必。總之作偵探者。見一死屍。必窮究其所以死之原因。尤貴能於常人不經意之處。獨留心觀察。

里

城

案

此固偵探家之秘術。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君不憶死者之子。已久待於客室中乎。我輩在此坐談。何爲也。盍往客室。再細驗屍身。卽可以釋疑矣。言畢。率勃羅史出。斯郭而尾其後。既入客室。李伯德急起立。低聲曰。余父已爲人所殺。奈何。斯郭而擇椅而坐。李伯德復曰。諸君諸君。余父已爲人所殺。奈何。余曾細驗屍身。見屍之左傍。有一竅。顯爲中彈而斃之證。若係自戕。則傷處非已手所能及。此必爲人所謀害無疑矣。章伯尼聞是言。凝思良久。謂斯郭而曰。君友能用左手操作乎。曰。否。曰。然則此必爲謀害案件。余輩必偵知其兇手。捕而殺之。爲死

者雪冤。爲衆人除害也。爲今計。必先往報驗屍官。斯郭而鞠躬答曰。余卽驗屍官也。章伯尼乎。君其願助余一臂之力。以捕獲兇手乎。曰。此固余之義務。豈容遜謝。君願勃羅史君與余同辦。是案否。曰。願甚。但事不宜遲。時不可失。恐兇手聞風遠遁。更難緝捕。二君速竭力訪查。苟獲其人。必實諸法。曰。余將按君言而行。雖然。兇手必已於數句鐘前離此。他云。余輩當速躡其後。曰。然則請從此行。曰。否。姑少待。余將徧察室中。或可得有頭緒。君與李伯德可暫離此室。曰。善。遂謂李伯德曰。尊父已死。憂苦何益。室中空氣不佳。盍往室外散步乎。言畢。二人

案 城 里

---

攜手而出。里城案

## 第二章

小 說 林

章伯尼謂勃羅史曰。此案極難辦。以余觀之。非竭平生之才力。不足以破之。爾有所見否。其速語余。答曰。余已得一頭緒。曰。邇來爾閱歷日進矣。其速以爾之所見語余。曰。余知兇手自窗外射擊。曰。爾何以知之。勃羅史以手指一向東之窻櫺。曰。鎗彈由此窻而入。君不見窻間有一小穴乎。君不見地毯上有玻璃數塊乎。玻璃落室中而不墮。窻外余是以知兇手自窻外射擊。章伯尼笑曰。爾但知其果而未知其因也。言際趨步至窻前。以手指窻曰。爾非言兇手自窻外射擊乎。曰。然。曰。誤矣。玻璃。

## 里 城 案

上之小竅及地毯上之玻璃屑固足以作自外射入之證。然豈知此彈非爲兇手所發者耶？曰：然則發槍者爲誰？曰：此非下窻架乎？爾其再視之。當下窻架拽起之時，適鎗鳴彈發之際，勃羅史接聲曰：余得之矣。李史章中彈後，急拽起下窻架，將窺窻外人，奈創深痛極，遂仆地。上曰：此言或是。但李君身被寢衣而居，是客室中亦足令人驚異。且彼兇手何以知李君在是室中而遂殺之也？余意今晨必有人啟是窻，故兇手得見室內人。爾其探首出視，彼爲何物耶？曰：對窻而立者一小亭耳。或兇手藏身亭中，迨至晚間，李君來室中，彼遂望窻上之影。

而發鎗擊之。曰：昨夜天雨雪，苟兇手自外來，必有足跡在。盍往一觀乎？言畢，轉身復查視屍身，見傷口流血不止，面目已焦爛。手上有金指戒一枚，衣上印有李史章字樣。視畢，喟然曰：此必非穿窬輩所爲者矣。曰：余亦云然。壁架上尙有金錶，苟爲盜賊，金錶豈猶留此乎？曰：古云：困獸猶鬥，苟非驟被戕，李君焉有不奮鬥之理？今徧觀室中，決無爭鬥之遺跡，豈不令人益可疑耶？曰：室隅非有門乎？余輩盍啟而觀之。此必爲導入內室之門。余意李君偶因細故，自內室出，故兇手得乘機而擊殺之也。二人啟門入，見室中一少女坐案旁，大驚。少女見二



里

城

案

人入急閉抽斗案上信一角亦急納諸懷倉皇起立將問二人何從來忽一物自袖中落地上少女含赧俯首將拾之章伯尼已拾之起將還諸少女忽又不與從容謂少女曰爾非美機邦乎曰然君輩何人何不扣門而遽入曰余輩隨斯郭而君來謁尊舅美機邦接聲曰余舅死矣曰爾已知之乎曰二點鐘前余始見之驚駭欲緝故入此室少息耳章伯尼曰余輩乃偵探者也美機邦不之答惟目眈眈注視其身畔之抽屜章伯尼復曰斯郭而奉爾舅父之命偕余輩來查察華德之蹤跡今爾舅遭此慘殺斯郭而以朋友之情欲爲彼雪不白之

冤。因請余輩查究其致死之原因。余輩亦以是故。突入是室。初不料爾靜坐。是間有擾。清思祈恕。余輩唐突之罪。美機邦意甚惶愧。默不一言。章伯尼將出復止曰。美機邦乎。余意此案與爾必有密切之關係。爾苟能竭所知以告余輩。則不勝感。謝矣。美機邦頷之。章伯尼曰。爾舅父有軍器否。曰無。曰然則渠有狂疾否。不然何至自戕其生。曰無。曰晚間爾聞有槍聲否。曰無。章伯尼卽率勃羅史出。章伯尼曰。爾於此時已有端倪否。勃羅史曰。已得矣。曰然則爾試以爾之意見語余。曰美機邦入客室時。見渠舅橫臥火爐前。頭額已爲火所傷。室中空氣

## 案 城 里

臭。惡。不。可。耐。遂。拽。下。窗。架。起。章。伯。尼。微。點。首。勃。羅。史。復。曰。美。機。邦。見。余。輩。入。內。室。急。藏。案。上。信。於。懷。蓋。不。欲。洩。漏。書。上。之。人。名。耳。曰。案。上。信。何。自。來。曰。是。必。渠。見。舅。慘。死。故。入。內。室。作。是。書。也。曰。孺。子。可。教。矣。爾。之。意。見。與。余。正。相。符。合。余。輩。今。日。最。要。之。目。的。在。知。信。上。之。人。名。及。其。地。趾。也。爾。尚。有。所。欲。言。乎。曰。然。君。自。地。上。拾。起。者。爲。何。物。君。何。爲。不。歸。諸。美。機。邦。曰。余。所。拾。得。者。乃。一。鎗。彈。也。勃。羅。史。自。衣。袋。中。取。一。小。刷。出。曰。請。觀。是。余。從。衣。架。上。得。之。章。伯。尼。接。視。之。曰。是。刷。濕。而。黑。必。用。以。洗。手。鎗。者。手。鎗。今。在。渠。抽。斗。中。曰。何。以。知。之。曰。當。余。告。渠。曰。『

小 說 林

余輩乃偵探者也。』之時。渠頻回首斜睨側室。復注視其身。畔之抽斗。余是以知箇中必有要物。在渠知鎗彈已在余手中。能不顧戀手鎗之所在耶。渠既有所匿。余輩必搜得之。曰。然則苟不得其所匿之物。不能破是案乎。曰。余輩卽以渠爲是案之罪人。亦未始不可。曰。君疑渠耶。曰。否。余生平不肯妄入人罪。况渠乃一女子乎。余所以言若是者。因渠不欲令人知兇手之爲誰也。渠不但飾己之非。且欲袒護他人。曰。所謂他人者。必與渠篤好者也。然則必爲馬活兒。華德無疑矣。華德固懷欲殺李史章之心者也。章伯尼笑曰。欲人之死而不以血濺。

## 案 城 里

已手者甚多。馬活兒或僅爲其主動力。而美機邦爲其所用。致蒙殺舅之名。語云人心似海深。險至不可測。安知美機邦非爲是案之罪人乎。雖然觀美機邦之情狀。弱小無能。決不敢手刃其舅。曰既非華德。又非美機邦。然則兇手爲誰。曰兇手爲誰。余尙不能決。蓋必有的確之證據。始可從而查問其人。余今雖云美機邦無辜。迨後或仍查知彼爲案中之罪人。未可知也。曰君何若是自謙。君固有名之偵探家也。章伯尼微哂曰。否否。凡有才識之偵探。必得實據。然後出諸口。否則有二失。陷人於罪一也。壞己聲名二也。美機邦之非爲兇手。余已查

林 說 小

有證據。試觀爐火已熄。可知死者必死於數小時之前。美機邦果爲罪人。必早洗刷手鎗。謹藏小刷。以滅蹤跡。雖然。彼於此事。必早有所知。曰。何以言之。曰。以余觀之。今晨。美機邦入客室時。卽拽窗架起。然後見渠舅之屍。及所遺之兇器。恐爲華德所爲。遂匿兇器。以救之。勃羅史靜聽是言。深以爲然。復詢曰。然則渠所作之書。將與華德者乎。章伯尼見勃羅史不反對己意。欣然曰。犯是案者。無論爲馬活兒。華德。或爲美機邦。美機邦必作書告華德也。曰。然則余輩必搜得此信乎。曰。然。苟得此信。余輩可知華德之所在矣。然欲得此信。亦非易事。渠苟

## 里 城 案

有所聞。必秘藏此信。余輩安能得而有之。曰。何必此信。卽得手鎗亦佳。曰。此計甚是。苟得手鎗。則大事定矣。俟美機出外寄信時。余輩可潛入側室而搜之。曰。此外當更有蹤跡。余輩不可不之察也。曰。然。余輩當於室中復細察之。言畢。二人偕步至火爐前之小桌傍。桌上碎紙狼籍。一屨半啟。章伯尼俯首視之。見屨中有一紙。紙上字跡淋漓。急取出觀之。面有驚異。在勃羅史問其故。章伯尼不之荅。少頃。謂勃羅史曰。此又美機邦所爲者矣。爾其細思之。言畢。以紙授勃羅史。勃羅史接而讀之。其文曰。『若余於今晨身亡。殺余者爲』。下僅一黑點。似

If I die this morning, the murderer is

爲黑水所汗者。紙角亦缺。勃羅史觀畢。默視章伯尼。章伯尼復曰。由是可觀。李史章未被害以前。必曾一遇兇手之面。自知死期將至。欲求助於友人。恐已無及。故不得已書此片紙。以冀見是紙者爲己復仇也。當渠書至兇手之名時。心緒繚亂。手足戰慄。下筆不能成字。故墨水下滴而成此黑點。急以吸墨紙吸之。不觀吸墨紙上亦有一黑點乎。渠復援筆書兇手之名。既畢。置之於履。



## 里 城 案

中再觀墨水瓶口有濃墨跡。蓋渠以筆上墨水太多。故自瓶口刮去之。此卽其痕跡也。美機邦得此紙。卽將謀害者姓名撕去。謀害者之姓名。或爲華德。或爲美機邦。無人得而知之。然必與美機邦有關係。不然何以扯去此紙之角。不令人知謀害者之爲誰哉。曰君可持此紙示美機邦。因以詰問謀害者之姓氏。曰奈渠不承認。何雖然。余必詢之。勃羅史立思良久。俯首見一物。急呼章伯尼同觀之。則壁粉數片也。二人遂仰觀天花板。見上有一穴。章伯尼曰。此必爲鎗彈所中者也。言際步至窻前。四顧室中。曰鎗彈自外來。穿窻過而着於天花板。不

見彼茅亭正與此窻相對峙乎。所發之槍彈必不僅一枚。蓋槍彈何能既貫人身而復上擊耶。曰然則余輩其往室外一觀乎。曰然。室中余輩察之詳矣。言畢二人相率出客室。

案 城 里

---

里城案

三十二

###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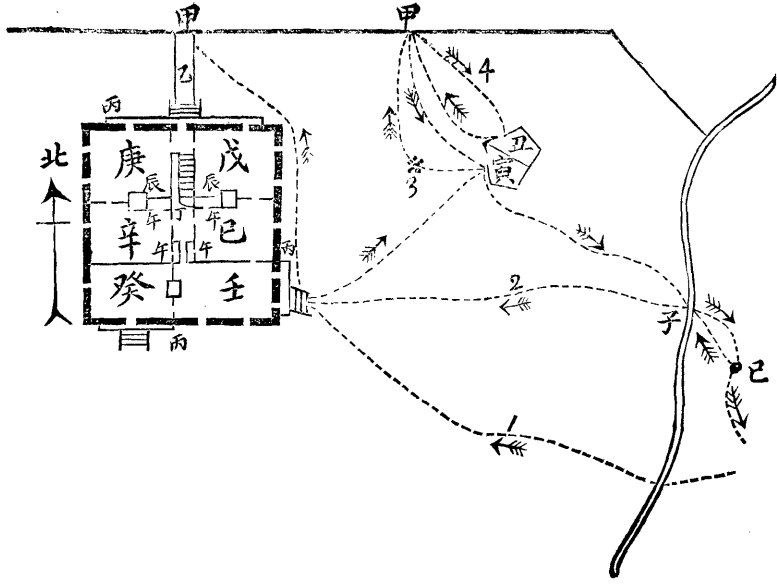
## 小 說 林

里城居哈姆伯省中。輻員甚廣。戶口不繁。行旅客過其地者。亦寥寥不多觀。大有地廣人稀之慨。全城分爲四區。曰里山。曰里灣。曰里德勃。曰偉德來福爾。偉德來福爾者。極南之一部分也。市肆最盛。郎伯來河流域所經之所。河水甚淺。人可涉而過。然鄰近磨坊之磨磚。皆藉此以轉運之。河距李氏第僅里許。有一大道。自里德勃火車站起。繞山越溪。直達李氏家。李氏莊田東界。郎伯來河北。臨大道。大道越橋而南。與河成平行線。屋之東南均爲草圃。四圍有籬。籬有二門。一達第門。一通草圃。

## 案 城 里

門、內、曲、徑、以、磚、砌、成、直、至、廊、下、廊、高、出、平、地、約、二、尺、許、  
廊、前、有、石、階、三、級、入、屋、卽、爲、一、寬、大、之、外、堂、分、隔、爲、二、  
均、有、門、外、堂、之、西、爲、藏、書、樓、及、李、史、章、之、臥、室、臥、室、後、  
爲、庖、厨、外、堂、之、東、爲、客、室、卽、得、屍、之、所、客、室、後、爲、美、機、  
邦、之、臥、房、房、後、爲、餐、室、其、寬、大、與、客、室、及、外、堂、不、相、上、  
下、美、機、邦、之、臥、房、與、客、室、外、堂、相、通、餐、室、前、亦、有、小、廊、  
其、外、卽、爲、草、圃、與、客、室、東、窗、相、對、者、爲、一、涼、亭、卽、勃、羅、  
史、指、爲、發、鎗、之、所、時、章、伯、尼、與、勃、羅、史、細、察、室、之、四、周、  
並、雪、上、之、足、跡、遂、取、紙、筆、出、畧、繪、一、圖、其、圖、式、如、左、

小 說 林



里城案

甲甲——二籬門

乙——磚砌小徑

丙丙丙——

游廊

丁——外堂

戊——客室

己——美機

邦臥室

庚——藏書樓

辛——李史章臥室

壬——餐室

癸——庖厨

子——小艇停泊所

丑寅——涼亭

卯——鎗彈所穿過之窗

辰辰辰——火爐之烟筒

巳——楓樹

午午午

午——暗房

按此圖式。草地大於房屋。蓋李史章將增建房屋。故多購餘地也。所查得之足跡。均以虛線爲記。足跡之方向。均以箭頭爲記。

當章伯尼未離客室前。叉手立窗外。見餐室外有廊。自思此爲往草圃極便之道。乃離客室。啟外室門。入餐室。至廊下。將降階。回首睹勃羅史立已傍。謂之曰。觀此雪上之足跡。可知經此徑者。必不止一人。曰。往來於此徑中者。正不知凡幾。豈必來謀害李史章而後由是徑。是焉。知不爲僮僕之足跡。章伯尼接聲曰。爾所辯甚是。此或爲僮僕之足跡。果然。此案真不易破矣。余將細察其足跡之方向。自何處起。至何處止。必能稍得頭緒也。曰。既欲細察足跡之方向。可自此處始。觀雪上之足跡。可知此爲二人分路之所。言際。以手指廊前之草圃。章伯



## 里 城 案

尼遂下階。細察勃羅史所指之足跡。曰：依爾所言。此處雪上有二種足跡。爾將孰擇而察之。勃羅史凝思良久。曰：二者中。余將擇其較小者。曰：何以故。曰：彼對窗之涼亭。非余輩最注意之所乎。而此較小之足跡。適由是直達於涼亭。非余輩所宜察者乎。且余觀二種足跡。大小懸殊。其大者必爲一男子之足跡。其小者狹而尖。必爲一女子之足跡。此無可疑者也。曰：然則爾將首踵女子之足跡而察之乎。爾又誤矣。勃羅史默視其面。章伯尼復曰：爾以爲爾所思皆無誤乎。勃羅史曰：君言何謂。曰：爾年少。余不忍責爾。雖然。余終不欲以爾之所言僨余。

小 說 林

事。曰。君不審事理。徒責余言之非。是烏乎可。曰。余不能使爾棄己之意。見蓋人各有自信力。他人不得強其所不欲。然諺有之。曰。毋自恃。自恃多誤。故智者作事必慎。謀而後行。今是案奇奧異常。非可以一語道破者。爾胸中之成見。余豈不知。爾見窗上之小竅。証之爲新碎。謂鎗彈必由是而入。後入內室。睹彼女子之情狀。遂疑爲兇手。今復見此狹而尖之履跡。爾意中決謂此女子必殺李史章者也。故爾欲首踵女子之足跡而觀之。勃羅史曰。然則君將首踵其大者而觀之乎。抑其小者乎。曰。爾之意。謂此乃往涼亭之足跡。然余謂此乃歸第之足。

## 案 城 里

跡曰。何以知之。曰。此極淺顯而易見者也。離第之足跡。其模糊而歸第之足跡。則甚清楚。余意當彼女子離此處時。雪尚未止。故足跡爲雪所掩。而模糊莫辨。彼所往之處。可踵此足跡而得之。若彼歸來時。雪已止。故足跡甚清楚。曰。余悟矣。余輩必查得彼女子所往之地。曰。爾云彼女子。爾能知其人乎。曰。能。君旣言女子仍歸第中。則舍美機邦而外。更爲誰哉。章伯尼不悅。曰。何必美機邦。或爲其婢女。此中隱跡。誰能知之。姑置之。勿論可也。余輩其踵雪上之足跡。往涼亭一視乎。言畢。俯首前行。勃羅史隨之。足跡直達涼亭。分而爲二。章伯尼曰。是乃

小 說 林

二人相遇之所矣。不觀極大之履跡自彼而來乎。是必爲一男子之足跡無疑矣。曰君謂彼女子來此以與男子相會耶。曰然。男子由籬門先入。蓋男子之足跡較女子稍淺也。二人會談後。於是處分手。女子向河行。男子仍出籬門去。曰雪上足跡甚多。難以記憶。不若繪之圖中。以備他日之考察。曰甚善。余輩可卽繪之。但爾須少待。大道傍有一人。余將往詢之。昨夜雪何時止。言際急向籬門奔去。勃羅史遙呼若人止。若人不知何所事。癡立而待。章伯尼奔至道傍。謂之曰。爾非隣家子乎。曰是也。越橋里許。有茅屋數椽。便是寒舍。曰昨夜雪何時止。

## 案 城 里

爾知之乎。曰不知。昨夜余早眠。苟稍遲。當能知之。知無不告君。曰雖然。君必有以語余。曰昨晚余於七點鐘就枕時。雪方大。久之。聞羣兒自鄰家歸。剝喙聲甚急。余自夢中驚醒。羣兒過余室門。余詰責之。曰汝曹歸何晏也。羣兒笑答曰。時僅九點鐘耳。余聞是言。憤甚。復問曰。余意門外雪深三尺矣。其然乎。答曰否。雪止雲散而月出矣。然則昨夜雪止何時。余雖不自知。然以羣兒之言證之。當在九點鐘前也。章伯尼鞠躬曰。君能爲余住詢羣兒昨夜雪究於何時而止乎。曰余有事。不能如命矣。曰君何名。可賜聞乎。曰余名哈里孫。君必欲問羣兒。可自

小 說 林

來寒舍。苟不識路。叩之鄰舍。卽知。曰。待余有暇。當造君居。問之。曰。余將掃徑候君。君日來忙碌異常。得毋有重案乎。章伯尼不欲告之以實。恐洩己事。遂答之曰。否。曰。君未曾捕獲馬活兒華德乎。曰。然。曰。余將歸矣。請從此別言。異向大道行。行次自語曰。渠蓋波士頓有名之偵探家也。胡爲而欲知雪停之時耶。此必有特別之原因在。哈里孫旣去。章伯尼急趨步返涼亭。與勃羅史復查勘足跡。旣畢。同歸客室。章伯尼取圖出。以虛線代足跡。復以箭頭表足跡往來之方向。點綴甫畢。勃羅史問曰。圖成乎。曰。成矣。余等所查得之足跡。共四種。此外更有。

## 案 城 里

犬之足跡。或亦爲案中之最要點。今姑不論。惟細察四種足跡中。二爲男子。二爲女子。余以號碼記之。曰一二三四。余將首論第四號之足跡。曰何爲不首論第一號。曰余等查足跡時。先見第四號。後見第一號。故仍須自第四號始。曰然則請首論第四號之足跡若何。曰第四號乃爲一女子之足跡。惜門外足跡已爲行人所擾亂。不然。余等必更有所得。第四號足迹起自通衢。圍門前直達涼亭之北隅（丑）足跡甚洩。幾爲雪所沒。可知彼曾先至其處。探視一男子。曰君之言得毋誤耶。曰余將語爾以其故。涼亭面西而立。昨晚風自西北來吹雪。

小 說 林

入亭故積雪多。在南隅北室南壁。傍雪上有足跡。一可知。彼女子獨坐。杌上一足盤於膝。一足著地。不然則其間必有無數之足跡。曰君何察之詳也。曰雖然彼之來也。或以欲竊聽涼亭南室內男女之言。故彼於若輩行後。然後起身離此。蓋門前一男子之足跡。上有一女子之足跡。深而清。一望可知。總之彼入門後。直至涼亭及渠離亭時。先向第行。繼乃稍止。轉身向門行而去。曰聽君娓娓而談。渾如目睹。真令人贊嘆不置。君何以能辨之如此。其明晰也。曰此極易事。爾自不能察耳。奔而走者。足跡參差。成兩直線。而距離相當。余於足跡之轉折。



## 案 城 里

處見有二足跡相並而立。故知彼必稍止。此何故。爾能解之否。曰不能。君當教我。曰余固能解其故。但今且不能語爾。余將論第三號之足跡。第三號乃爲一男子之足跡。此男子亦向涼亭而行。但彼往來之足跡均成直線。故余知彼以赴約而來。然彼非以覓涼亭北室之女子。而以會南室之女子而來。蓋其足跡移向涼亭之南室中（寅）而非移入涼亭之北室中者也。且余知此男子曾爲犬所攻。曰何以知之。曰余雖不能查究犬之足跡自何處而來。然此男子之足跡遍滿地上。其方向亦不定。或東或西。有踟躕退縮之狀。觀余圖中有無數三

小 說 林

號之足跡。是卽此男子爲犬所阻之所。蓋犬之足跡於  
是處爲最多。余料此犬必跳躍前後兩足起立不觀此  
處。雪上有犬之足跡。二入雪甚深乎。且自此處至門際  
若人之足跡。忽相距甚遠。可知渠去時必狂奔時。勃羅  
史方俯首視圖章。伯尼曰。爾非觀第二號之足跡乎。曰  
然。曰。爾意云何。曰。第二號爲一女子之足跡。自餐室廊  
下起。直達涼亭之南室（寅）復曲折至河畔。停艇所  
而後向室而回。曰。第一號之足跡。爾亦曾察之乎。曰。然  
第一號爲男子之足跡。自距停艇所北二百尺處起。直  
至第前繞第行。而出門去。門外足跡縱橫。莫能辨其所

## 案 城 里

在矣。曰：爾曾越河以觀之乎？曰：未也。今有小艇在，足以載二人，水甚淺，無虞也。若願偕行乎？彼岸必有美機邦之蹤跡。余輩不可交臂而失之。曰：爾所見甚是。然余更有一言。爾謂鎗彈自外擊入而發鎗者，乃爲美機邦乎？然則是固何物哉？言際出一手鎗授勃羅史。鎗中有四彈、穴一穴、空而三穴有彈。勃羅史受而注視之。曰：君何自而得此鎗乎？曰：此鎗在涼亭外。卽第四號足跡止步之所。余偶得之。凡彼等所爲，已不能出余所料矣。此何人之鎗，爾知之否？曰：余不知也。曰：鎗上有名在。爾試讀之。勃羅史讀曰：『馬活兒亞里子。』曰：余意昨晚必有

小 說 林

取此槍而發擊者。不然。胡爲一穴空而三穴有彈哉。苟按『或是之情形』而論之。則可謂亞里子曾於昨晚來涼亭用此以殺人也。曰何謂或是之情形。曰凡爲偵探者必斟酌乎案件之情形。余嘗分之爲三類。一可。有之情形。譬若李史章受傷之處在身之右。則謂之曰自盡。亦可是可有之情形也。二或是之情形。是卽所謂亞里子昨晚來此發槍殺人者也。三確實之情形。凡遇所查之案件頭緒清晰證據明白。皆可謂之曰確實之情形。曰所謂確實之情形。余已知之矣。所謂或是之情形。余猶未明曉。請詳釋之。曰其大義。余已言之。今

## 案 城 里

亦不暇瑣瑣論。異日當告爾。總而言之。亞里子必於昨晚來。此不然。亦必有取彼之手鎗而來擊李史章者也。然余更查得一手鎗在。曰果然乎。曰然。其上亦有人名。曰哈而來羅加斯。郭面曾云。哈而來羅加與亞里子情好甚篤。今觀足跡之方向。益可知亞里子之來爲探視哈而來羅加故耳。曰然則羅加與何人私會。曰以理度之。必爲美機邦無疑。曰然則亭中之會。主謀者必爲美機邦。曰余亦作若是想。然此外尙有一極要之事實。不可不察。蓋哈而來羅加之手鎗遺於人。犬足跡交錯之處。且雪上猶有血痕。曰余得之矣。彼爲犬所攻。發彈以

擊之。故其槍中一穴亦空。曰：血痕何自來？實爲案中。最要之問題。惜血色已淡。爲雪所掩。余料彼發槍時。雪必尙未止。而彼於昨夜九點鐘始離亭。他去若亞里子去時。則雪已止矣。曰：君謂哈而來羅加以擊犬而墮其槍。豈亞里子亦發槍擊犬乎？曰：此亦或有之事。余告爾此。二、手槍皆曾以之擊犬者。然更有『可有之情形』。在當哈而來羅加入第時。見李史章之影映窗上。遂發槍擊之。犬聞巨聲出而吠之。彼乃擲槍狂奔。時亞里子見彼奔去。憤極舉槍向窗擊射。彈飛入着天花板。再發。則中李史章。此皆或有之事也。曰：然則美機邦室中之

## 案 城 里

手槍。君將何以言之哉。曰：此又不易解。姑置之。余輩其先渡河一觀乎。言畢，率勃羅史至停艇所，登舟而渡。既至彼岸，見第二號之足跡出籬過河，直至大楓樹下。已一樹大十圍，蔭遮數畝，樹陰下有橈。章伯尼舉目四顧，曰：此必爲華德與美機邦私會之所。爾不見樹根上刻有馬活兒華德與美機邦之名乎。昨夜雪止後，美機邦始登舟而渡，不然則此處雪上之足跡必不若是之清楚。曰：此非男子之足跡乎。此非華德之足跡乎。曰：是與否姑不問，從而察其所自來可矣。言畢，踵雪上之足跡，轉出楓樹後，入林間，足跡頓杳。細審久之，始得一足

小 說 林

跡自林中出。似向河邊行者。章伯尼等乃復登舟。渡河歸。既抵岸。首見第一號之足跡。章伯尼曰。第一號足跡始於是。直達第前。可知此人渡河之意。乃欲往彼處耳。然則哈而來羅加心中。或本無殺李史章之念。亦未可知。且其渡河而來也。又若不以赴約。故蓋彼於未渡河之先。已可與美機邦覲面。曰。哈而來羅加之來。不爲赴約。故君釋之明矣。然君謂彼或本無殺李史章之心。果何從得而知之。曰。渠果欲殺李史章。耶。卽爲犬所阻。渠豈不能入林。暫避。然後潛出。以逞其志哉。亭中之約。亦僅預議焉耳。美機邦必與彼同謀。將施毒手。不幸爲犬



## 里 城 案

所阻。乃渡河坐楓樹下。少息。苟當時哈而來羅加以失手槍告美機邦必以己之手槍與之。又或美機邦之手槍不在身畔。必率彼入第。過餐室而入己之臥室。以手槍授之。而彼遂持之入客室。殺李史章。然此僅就余意見所及而言之。恐未必盡若止也。曰。此中事實。嗣後自明。不見美機邦已離第去乎。曰。美機邦往郵局寄信矣。最近之郵局在橋畔一私室中。爾觀渠非向彼處去者乎。若由大道往彼處。路程計一英里。若由水路則較近。爾可乘舟潛往匿身。郵局附近處。俟彼轉身後。爾可入郵局觀受信者之住址。余將待爾於第中言畢。勃羅史

已一躍登舟。盪槳駛去。章伯尼竚立河干。繼見美機邦離第已遠。急遶回第中。入美機邦臥室。至案傍。將啟小屨。見上有鎖。將扭斷之。而鎖匙在焉。大驚。啟屨視之。不見手槍。四顧室中。方知手槍置床畔。細審之上。亦列有名字曰『美機邦』。章伯尼自忖曰。豈余所言不幸而中耶。娟娟此豸。心何毒也。足令人怒復生。畏且此手槍中。猶有一彈在此。復何以故。嘻。余知之矣。彼見余拾得一彈。乃復以一彈實槍中。所以亂余輩之耳目心思耳。美機邦殊刁惡。勃羅史恐非所敵。余必自往察之。遂出臥室。入餐室。見門後有衣架一座。懸有衣褲二套。乃取

里 城 案

里城案

而衣之。復自袋中取假鬚出。裝束既畢。急離第。忽忽向  
偉德來福爾之郵局奔去。

五十六

第四章

小 說 林

里城素不繁盛。市外益形冷落。既少人家。又無茂林。道路縱橫。歷歷在日。章伯尼方怱怱往郵局。舉首望見美機邦。猶緩步於前。尙未過橋。心頗詫異。念彼何爲而行。若是之緩也。美機邦既過橋。回首四顧。似有所覺者。幸章伯尼已易服。不之識也。章伯尼既行至橋頭。俯首下視。則勃羅史所乘之舟在焉。自語曰。余等所設之計。不己爲美機邦所識破乎。此舟原屬李家物。美機邦豈有不識者乎。抑豈有見己之舟移泊於是處而不疑者乎。渠必知有人襲其後矣。且渠離第時。曾見余等並立河。

里

城

案

干安有不疑之理。然則渠必不置信於鄰近之郵局中矣。言畢過橋復前行。美機邦過橋後仍回首四顧。然後過郵局至一第前。欵門而入。章伯尼恐爲所疑。不尾其後。仍入酒館。見勃羅史方坐窗前。二目眈眈注視郵局之門。不之呼。勃羅史亦不之識。甫入座。聞語聲甚熟。回視則哀佛來亦在館中。方談論追躡華德事。聽其言無不爲袒護華德而發者。謂座右一人曰。哈里孫君。其聽余言。君論華德事。未免不近人情。所謂信口雌黃者也。君知渠與李史章爭論後。卽不在家乎。李史章被殺之夜。渠猶未歸也。曰。何止爭論。直欲致李史章於死地耳。

哀佛來乎。余何嘗妄陷華德。以如是之兇惡手段。恫彼老人。旁觀者咸抱不平。豈獨余哉。曰。君謂華德以如是之兇惡手段。恫彼老人乎。然則哈而來羅加亦曾痛詆李史章。君獨不之責乎。曰。君何反對余之甚。華德生平善與人交。余亦甚愛之。固日望彼之免於罪也。豈以陷彼於罪爲快哉。今斯郭而已。聘偵探來華德爲兇手。與否若輩必能知之也。曰。苟偵探來。余必謂當李史章被殺時。華德不在家。偵探不信。余可證之。曰。君將何以證之。曰。渠今晨自安比寄一信來。曰。安比距是處僅五英里之遙耳。言際一童入謂哀佛來。曰。亞里子請君爲彼。

## 案 城 里

外。紐馬克可乎。曰。汝歸語彼。余駕車畢。卽來言畢。起立。將行。章伯尼拍其肩曰。君若駕車往紐馬克。其肯攜余全行乎。否則余步行亦可。哀佛來回顧章伯尼。念此非素相識者。心竊異之。乃問曰。君何人。曰。余梓人耳。家居那丁路。今往紐馬克。助余友建造房屋。哀佛來遲疑久之。繼曰。君其少待。余將來此攜汝同行也。言畢。出酒館而去。章伯尼出日記簿。撕片紙下書其上曰。『勃羅史乎。事已敗矣。彼女子已知小舟之所在。則此中隱情。彼必知之。余料彼將倩哀佛來寄信於紐馬克之郵局中。若汝見余與哀佛來同車坐。則汝知其然矣。余此

行必一二日後始歸。汝可告斯郭而作事。毋欲速。更囑彼請一醫士細驗屍身。且汝必留心訪察。李伯德之舉動。慎勿使彼知之。章伯尼字『書畢。將以之授勃羅史。時館中人無一不知坐於窻前者。爲一偵探而勃羅史猶未能識章伯尼之爲章伯尼也。章伯尼思索良久。乃立門前作吹嘯聲。勃羅史聞之。知爲章伯尼之暗號。急回首注視。吹嘯者章伯尼。復背衆人以手略掀僞鬚。然後出所書之片紙示之。既見勃羅史已會意。乃復入館坐椅中。自桌上取一波士頓報觀之。未幾。哀佛來駕車至。乃以所書之片紙藏報中。遺諸座。出館登車。車馳至。



## 案 城 里

美機邦所入之門前而止。哀佛來下車叩門。有頃。一少婦啟門出。與哀佛來喁喁語。章伯尼注視之。以爲此少婦必授信於哀佛來。然而不之見也。繼見哀佛來探手入衣袋。似置物狀。自忖曰。必藏所授之信無疑。既而哀佛來登車。策馬疾馳。不作一語。章伯尼亦不之詢。恐爲其所疑。既至紐馬克之一客棧前。車頓止。章伯尼遂下車。鞠躬致謝。哀佛來亦下車。行至街隅。入一郵局。數分鐘後。卽出。登車復向來路馳去。章伯尼恍然悟曰。哀佛來之所以來此。徒爲送信耳。哀佛來去既遠。章伯尼祛僞鬚。更外衣。至郵局。謁郵政司。告之以已爲偵探者。且

曰。數分鐘前。有來寄一信者乎。曰。有。曰。請以其所寄之信與余一觀。郵政司遂取信出授章伯尼。章伯尼以受信人之住址錄於日記簿中。曰。

內要信速送北支末斯 N. H. 號馬活兒華德收

章伯尼乃至火車站。購往北支末斯車票。卽上車。抵北支末斯。日已西落。急奔赴郵局。告郵政司以其事。並請書記於發是信時。先示已以暗號。以爲如是則可知華德之爲何人矣。布置畢。歸寓所。翼晨七句鐘。復赴郵局。少頃。信將發。受信者咸集於局前。書記一一授之以所應得之信。章伯尼注視書記之面。信發殆盡。書記示

## 案 城 里

暗號於章伯尼。章伯尼見是信發於一立窗前者之手。中然猶不知彼果爲華德與否。乃潛尾其後。若人取信後。亦不之啟。僅視信面而納諸袋中。遂出郵局。往一小客棧。甫入門。卽坐一櫬上。出信讀之。章伯尼立門前。察渠顏色。見渠反覆玩視。不忍釋。少頃。置信袋中。視線直射窗上。旣而復出。信展於膝上。而觀之。面有憂色。起坐不定。復取信紙而撕碎之。紙片片落地上。遂與書記立談久之。乃始登樓。章伯尼拾碎紙。置信封中。藏諸懷。坐而待其出。十分鐘後。其人忽忽下樓。出門而去。章伯尼亦起而尾之。其人奔至某船埠。將登舟。章伯尼急詢之。

路人曰。此舟何名。將往何處。答曰。此舟名哀克立。伯行將開往西印度矣。章伯尼回首不見其人。急登舟。詢舟主以其人之所在。并述狀。舟主答曰。此君方坐艙中。章伯尼遂入艙。見果在。乃問曰。有名馬活兒華德者。非君也耶。曰。余卽是其人。與君本無素。何以能識。曰。余聞君名久矣。豈有不相識者哉。余今有要事。不得不速。陳顛末。苟稍濡滯。舟將啟行矣。曰。若君言之太速。恐余不能會其意旨。曰。君離偉德來福。而幾許時矣。曰。君問此胡爲者。曰。請速告余。余尙有所言。曰。咄咄怪事。君爲余素所不相識者。余復不知君何以知余名。故余不願有以。

## 里 城 案

對君曰君無疑余乃偵探者也曰果然乎曰偉德來福而曾出一疑案而……言頓止將以觀華德之顏色然華德仍竝立不稍動章伯尼復曰被殺者爲誰君能猜得之乎曰李史章也言畢沉身椅中以手蔽其面章伯尼不欲逼之太甚然爲時太促恐舟將啟行乃謂之曰華德乎君其偕余同歸里城曰余何爲而必偕君往里城乎曰將詢君李史章被殺之夜果在家與否此乃案中最要之問題君若偕余以往可釋衆人之疑而……華德厲聲曰君以余爲案中之兇手乎曰雖有是想今猶無證不敢出諸口君毋多言多言適足以賈禍曰君

何如是之鹵莽敢以惡言犯余乎曰華德乎時已迫矣  
速隨余行曰君竟以余爲檻中獸籠中鳥乎曰否君此  
去但爲證人可耳言際華德怒氣稍舒曰君有捕余之  
牌票乎不然何逼余之甚章伯尼搖首華德曰遮莫無  
牌票乎然則余不往里城……必不往里城……君亦不能  
迫余必往里城章伯尼倉猝無以對思彼華德狂狡異  
常不見牌票必不肯歸若欲往取牌票則時已無及不  
若從彼至西印度之爲愈意遂決回顧華德猶癡坐椅  
中目不轉視亦無聲息章伯尼不能耐拍其肩將有所  
言華德忽曰君猶在是乎余願偕君歸章伯尼大驚曰

## 里 城 案

願偕余歸乎。曰然。余願甚。曰華德君真快人。余可以省  
跋涉之苦矣。君偕余歸時。余將以君爲證人。於君名譽  
亦無損。苟今日君不從余所請。他日牌票至。君爲階下  
囚矣。曰歸里城時。君必不以余爲證人。否則余必不往。  
君直以余爲俘囚可耳。曰惟君所欲言。畢。二人出艙登  
岸。往火車站。乘火車往里城。章伯尼獨處於烟室中。取  
信封中之碎紙出。拼之。成一信曰。

昨夜事發。今爲君計。其速離國。毋稍遲留。所可惜者。  
姻事爲所阻耳。但願上帝垂眷。後會有期。則幸矣。……

……美機邦上。

章伯尼玩視良久。覺於是案無大關係。乃嘆曰。極不可思議之奇案。……極不可思議之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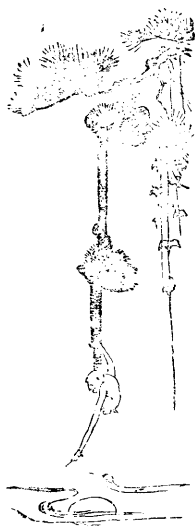




案 城 里

---

里城案



七十

小 說 林

第五章

美機邦貌美麗而性嚴整所謂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者也人憚之敢與之語者無幾人然有所求衆皆願爲所驅使以其美見之者心自柔不忍拂其意故也李史章被殺之翌日渠方坐臥室中忽見二人突入心甚驚異復聞彼等爲偵探者益駭方離座起立鎗彈自袖中墜地將欲拾之不意爲章伯尼所得乃待彼等出後啟小箱取手鎗復自屨中取一彈出實手鎗中所以疑章伯尼復拋鎗床畔所以令章伯尼得之也然後啟屨取片紙上有字曰

『若余於今晨被害。殺余者爲某某。』

按當時李史章以第一次所書之紙（卽爲章伯尼所得者）已爲墨水所汗。故另易一紙。上書有殺李

史章者之名。而此紙爲美機邦所得。

美機邦持而讀之。數回不禁長嘆。乃藏紙衣袋中。然後輕步出至門際。靜聽良久。寂然無聲。遂啟門入客室。時二偵探均在草圃。美機邦自窻內窺之。見二人立涼亭。傍有頃。二人向第行。乃急退至臥室中。二偵探繪圖。既畢。仍出第。至河。畔登舟而渡。往察河東之足跡。美機邦復至客室。趨近屍。傍注視久之。忽睹屍手有一物如戒。

小 說 林

指。乃。屈。膝。展。屍。手。手。緊。握。不。可。啟。大。驚。躍。起。無。何。復。俯。身。強。伸。其。指。久。之。始。開。以。二。指。拽。手。中。物。出。就。窗。前。審。視。之。則。一。小。金。匣。也。啟。視。則。已。幼。時。之。肖。像。在。焉。中。心。擾。亂。不。知。所。出。念。寄。父。臨。死。尚。欲。一。窺。己。之。面。則。愛。情。之。深。不。言。而。喻。愀。然。強。起。入。臥。室。梳。洗。畢。亦。以。金。匣。藏。懷。中。取。信。戴。帽。入。客。室。復。自。窗。內。探。視。則。二。偵。探。已。杳。然。不。知。所。之。乃。出。門。向。郵。局。步。去。至。橋。頭。見。小。舟。初。猶。不。之。疑。及。見。勃。羅。史。坐。酒。館。中。乃。知。二。偵。探。實。覘。彼。所。爲。因。思。不。若。託。他。人。往。寄。此。信。遂。入。馬。家。甫。及。客。室。睹。華。德。之。母。方。安。坐。火。爐。前。形。容。如。故。似。未。聞。其。子。爲。人。

## 案 城 里

所疑者。馬母見美機邦入。急起而迎之。美機邦詢以亞里子之所在。馬母曰。亞里子睡猶未起。曾倩婢告余。今晨頭痛。不能早起。汝苟欲見之。可入臥室。言畢大笑。蓋以其女生平喜睡。頭痛者假辭耳。美機邦卽上樓。入亞里子臥室。見渠仰臥床上。瞠目不轉。惟仰視床幔。似有所思者。亞里子聞履聲自外來。回視則美機邦方趨步入。卽問之曰。彼非已死乎。美機邦大異。轉詰之曰。誰已死耶。曰。汝之寄父李史章非已死耶。美機邦益異之。自思。今日亞里子睡未起焉。得知是事。假令其婢告之。則其母焉有不知之理。無何復詰之曰。汝何以知彼已死。

小 說 林

○亞○里○子○聞○言○現○驚○異○狀○繼○忽○以○手○拭○目○若○自○夢○中○醒○者○曰○汝○入○時○余○方○熟○睡○夢○中○囁○語○汝○乃○以○爲○眞○乎○曰○夢○中○語○何○若○是○之○適○合○耶○余○寄○父○固○已○死○矣○其○屍○今○在○客○室○中○必○爲○人○所○害○者○無○疑○曰○爲○人○所○害○亦○慘○甚○矣○言○畢○以○手○蔽○面○作○欲○泣○狀○美○機○邦○正○思○有○以○慰○之○亞○里○子○忽○下○床○趨○前○執○美○機○邦○手○曰○汝○言○彼○爲○人○所○殺○乎○汝○何○以○知○之○誰○見○之○誰○爲○之○誰○證○之○速○語○余○毋○稍○隱○曰○毋○多○言○多○言○賈○禍○汝○知○汝○何○所○言○乎○汝○若○有○所○聞○則○必○有○疑○曰○所○疑○何○事○！○所○疑○何○事○其○語○余○必○欲○知○之○曰○速○緘○汝○口○汝○豈○猶○在○夢○中○耶○速○緘○汝○口○言○畢○以○手○搖○其○肩○

里 城 案

里城案

七十六

少頃亞里子復倒身床中。淚下如雨。默然不語。美機邦勸之不聽。曰：亞里子乎？汝何以知余寄父之死哉？曰：余不能告汝。曰：汝必有以告余。不然，汝何以知之？曰：否，否，必不能。曰：汝不信余耶？余亦不復問矣。然殺余寄父者爲誰？汝知之否？曰：否，不知也。曰：今有被疑爲兇犯者，汝知之否？曰：否，汝既知之，必以告余。曰：汝其靜聽余言。曾有二偵探——曰：何謂哉？有二偵探者來乎？然則若輩所疑者爲誰？曰：亞里子乎？汝心中亦必有所疑，果爲誰？平苟汝之所疑與二偵探者同，則余必能獲所疑之人。汝能知之乎？亞里子猶不能會其意，曰：果爲誰？曰：日前

小 說 林

與○余○寄○父○忿○爭○者○誰○乎○舉○鎗○欲○殺○余○寄○父○者○誰○乎○曰○是○余○之○兄○也○豈○彼○爲○人○所○疑○乎○言○畢○自○床○中○起○坐○椅○中○默○無○語○久○之○曰○美○機○邦○乎○余○夢○見○汝○寄○父○被○害○故○當○汝○入○時○作○此○囁○語○夢○中○事○固○不○足○奇○然○應○驗○乃○若○是○眞○令○人○不○解○也○曰○昨○夜○就○枕○前○汝○必○凝○思○余○寄○父○之○將○被○害○曰○然○曰○若○然○則○無○足○怪○矣○曰○余○將○以○其○實○告○汝○曰○姑○少○緩○時○迫○矣○是○將○何○以○救○華○德○曰○華○德○今○在○何○處○曰○以○余○度○之○彼○必○在○北○支○末○斯○余○將○作○函○寄○彼○明○晨○當○可○至○然○余○有○一○言○不○得○不○告○汝○當○余○往○郵○局○寄○信○時○偵○探○緊○隨○余○後○故○余○不○敢○置○之○於○附○近○之○郵○局○中○蓋○恐○若○輩○出○此○而



## 里 城 案

知華德之踪跡也。爲今日計。祇可攜信至紐馬克。然後寄之。然余輩女子。豈堪跋涉之勞。且必爲偵探所疑。然則將奈何。亞里子思索良久。忽拍掌曰。余友哀佛來誠實。可託。且彼曾溺于水。因華德救而得更生。彼嘗誓以死報之也。曰。善甚。汝可速命人招之來。曰。汝其少待。余往謀之。言畢。出室去。美機邦復思彼亞里子。終日居家中。何以知是事。豈余舅被殺。夜彼亦在余家中乎。亞里子忽入曰。余已命廐童法蘭克林往請哀佛來矣。昨夜所爲之事。汝欲聞乎。曰。願聞。曰。昨晨哈而來羅加來。謂余曰。『傍晚時當與汝同車出游。』午後忽又來謂。

小 說 林

余曰。『晨所言不能踐矣。頃接一函。余將暫離是處。』當時余不詢其何事。亦不之疑。及彼去後。余繞行室中。見彼所立處。遺有一紙。余拾起。待面時還之。及見信面之字跡。然後知此乃汝所書者。故啟而讀之。亞里子言至此。頓止。美機邦面微頰。無所語。亞里子復曰。讀信後。余乃知汝二人有密約。彼之所以却余者。徒欲赴汝約耳。余心大憤。遂決意往涼亭。先伏身北室中。欲竊聽汝二人之言。晚餐甫畢。知汝二人所約之時將至。乃取雨衣出。而披之。回首見手鎗。納諸袋中。急赴涼亭。則汝二人尙未至。坐待須臾。哈而來。羅加先入南室。而汝亦繼。

## 里 城 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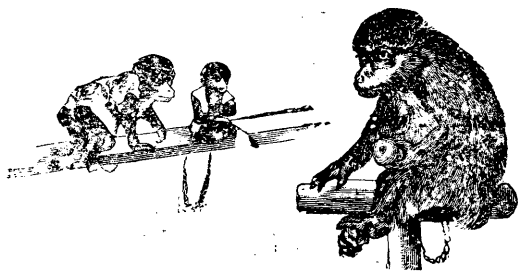
至汝二人所言。余聞之甚詳。始知汝二人並非爲私約者。願汝赦余。汝二人去後。余亦獨歸。美機邦接聲曰。然則若固非夢耶。曰。余尙未盡余所欲言。請少待。余出時。曾攜手鎗歸。時則手鎗已不知遺落何所。區區手鎗固不足惜。但其柄上刻有余名。苟他人取之而殺人。則偵探之徒。必指余爲兇手。曰。何不往尋之。曰。一以路遠。雪夜往來。寒不可耐。二以往覓之物爲雪掩。亦不可得。徒勞往返。故余遂歸眠。美機邦曰。余盡知之矣。然則余入時。汝夢中言。固意中事。余等坐談久矣。廐童當已回。其下樓觀之乎。曰。可。於是二人攜手下樓。適遇廐童奔入。

曰。哀佛來君將駕車來矣。須臾果至。亞里子出而授之。以信。且告之以故。哀佛來遂向紐馬克疾馳而去。美機邦謂亞里子曰。余將歸矣。亞里子曰。余欲隨汝歸。曰。甚佳。余當助汝往涼亭覓手鎗也。

案 城 里

---

里城案



八十二

第六章

小

說

林

章伯尼既隨哀佛來離里城。勃羅史即往斯郭而處。告以章伯尼之言。斯郭而遂往請裁判所陪審官同至李史章家驗尸。既而外科醫士史哪來亦至。遂移屍樓上。囑醫士詳細考察。陪審官辭出。時隣人麪集李氏門前。議論紛紜。勃羅史廁身其間。意將於衆人言語中探得華德之蹤跡。奈諸鄰人素與華德交好。見偵探在。益謹慎。不作一漏語。繼而人叢中一人挺身出。謂勃羅史曰。人告余。汝乃偵探。然乎否乎。曰。是也。曰。余名查司金里城車站一司事也。適聞此處驗尸。故特來視兇犯之爲。

## 里 城 案

誰。勃羅史微笑曰。余查辦此案。僅數小時之久。何由而知兇犯之爲誰哉。曰。然則君辦是案。須費幾許時日耶。言畢。注視勃羅史。勃羅史回首他顧。繼念彼人甚鹵莽。不之答。將啟爭端。乃謂之曰。君豈有所知乎。久之。查司金曰。君言。或是言頓止。勃羅史思有所聞。靜待其復言。然彼終不啟口。勃羅史復謂之曰。是案茫無頭緒。君能助余一臂之力乎。余知君必不却余所請也。曰。余豈爲是而來。抑君亦以余爲來此查辦是案者耶。君誤矣。君誤矣。君何心。余能道破之。君非欲查問兇犯之蹤跡乎。君爲波士頓之偵探。余固素識君。余初意君既見屍。必

小 說 林

曰。知。兇。犯。所。在。不。謂。君。無。能。乃。若。是。曰。凡。操。偵。探。業。者。其。智。識。其。才。力。亦。與。平。民。等。耳。惟。於。衆。所。不。經。心。之。處。獨。能。體。察。是。其。所。長。也。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君。之。業。爲。車。站。司。務。余。之。業。爲。偵。探。各。執。其。業。風。馬。無。值。越。俎。代。謀。烏。乎。可。哉。然。君。苟。有。所。知。安。在。不。可。以。告。我。曰。君。所。言。出。自。心。誠。眞。令。人。佩。服。余。有。一。譬。願。君。聽。之。一。貓。捕。一。鼠。失。其。所。在。犬。固。目。睹。鼠。之。奔。入。其。穴。者。也。不。之。語。而。蹲。坐。旁。觀。焉。何。則。捕。鼠。之。責。不。在。犬。而。在。貓。也。今。日。之。勢。實。與。之。相。類。余。猶。之。犬。君。猶。之。貓。而。兇。犯。則。其。鼠。也。余。縱。知。兇。犯。之。所。在。然。其。勢。不。得。以。之。語。君。君。



## 案 城 里

自捕之耳。苟能捕之，亦不足爲君榮。猫固捕鼠者也。曰：君苟以鼠之所在相告，則事成後，余必不自居其功。曰：余戲君耳。勿以爲真。余日望君速拿獲兇犯，蓋不速拿，恐其遠逸也。余非求名之徒。君勿以此種言語汗余耳。言際微笑，復曰：君謂余能告君以殺李史章之爲誰乎？曰：余意固若是。且余意君或目見是案之發端也。查司金大呼曰：目見之乎？目見之乎？君謂余縱彼去乎？君又誤矣。余昨晚曾再見斯人，初未嘗疑其爲兇犯也。曰：昨晚君再見之者，果何人？曰：彼兇犯耳。昨晚火車來站時，余曾見之，以爲往來旅客，不之注意也。及火車離站後。

小 說 林

渠忽詢余往李史章家由何徑曰此乃極要之點不可忽視者也請一一告余毋少隱曰余卽以往李家之方向告之彼復向余索火車啟行時刻表一紙余亦予之彼遂受紙去余猶不之注意有頃若人復來車站購票乘火車而去曰君與若人相識乎昨晚前君曾見彼乎曰余昨晚始見其人耳然其聲甚稔熟今猶覺餘音在耳觀其人身材不過中人額下多鬚曰然則若人攜有行囊乎曰非君問余幾忘之余正思有以告君彼固攜有行囊者當彼自李氏家來時余見彼手中持一小皮囊及入車站時則兩手空空余意彼必置行囊於他處

案 城 里

里城案

八十八

余自不之察也。曰：彼在何處購車票？曰：車票非余親給之也。曰：彼將何之？曰：彼蓋欲乘火車以遁者也。曰：何以知之？曰：自余聞李史章被殺後，余遂追憶若人之爲兇犯矣。曰：彼於何時來？曰：九點七分。曰：彼於何時去？曰：彼於十點三十九分南下。曰：君云南下，何謂也？曰：所謂南下者，卽往那西威及附史德等處之謂也。何君獨不之知？曰：人非至智，必有所不知。余爲偵探，豈能事事逆料如神明哉？今余有所囑於君：凡偵探一事，愈秘愈妙。君既知兇犯之所在，當竭力往捕之。亦國民義務所當盡者也。然決不可以之語人，恐洩漏機密，致僨大事也。查

司金急曰。然則於審問兇犯時。余亦不當以之告裁判官乎。曰。余意不若是。蓋不欲君輕洩之於他人而已。且余亦將以此語告斯郭。而彼不日將召君往。查司金欣然曰。余查司金雖不肖。猶能識人。苟不當與言者。雖彼百計誘余。終不之告也。君毋過慮。余必能守緘口之戒。余有要務。不可久留。後會有期。余日望君之速破是案也。言畢。與勃羅史握手作別。向車站步去。勃羅史猶佇立門前。叉手凝思。意甚得。以爲從此聲名可以駕章伯尼上矣。忽一少婦自第中出。觀其狀。似爲女僕。趨前問之曰。姑少止。余將有所質於汝。婦聞言。卽止步。問何言。

## 案 城 里

勃羅史遂詰之曰。汝何名。可語余乎。曰。余名薩而拉。曰。更有他名否。曰。余又名本德。曰。昨晚所遇事。可一一語余。汝曾聞鎗聲乎。曰。余未之聞也。轉身自語曰。此種問題。殊令人厭聞。不願勃羅史向大道而去。勃羅史心猶疑念。彼少婦得無案中人乎。不然。何彼出是言。不如待章伯尼歸後。徐議查察此婦之策。遂復入李宅。將進客室。見斯郭而與李伯德對坐。絮語。聞斯郭而曰。李伯德乎。第宅既爲君所有。今夕君可留宿於此。勃羅史不待李伯德之答。卽趨入。接聲曰。斯郭而乎。君莫謂是第爲李伯德之產。須先問李史章之遺囑。何在。李伯德急曰。

君言良是遺囑。何在余未之見。斯郭而君必能知之。斯郭而曰。然余固知之。日來事忙碌。幾忘却此極要問題。遺囑在余袋中久矣。數年前。汝父在波士頓書一遺囑。函寄余處。託余代藏之。余受信後。未嘗拆視。故至今猶不知其書中何言。言際。自袋中出一大信封。曰。是卽爲遺囑。余當爲君啟而視之。李伯德點首曰。可。斯郭而遂拆而視之。讀其遺囑之文云。

『余死後。所有田產第宅。均歸余女美機邦。若余子李伯德歸。可向美機邦索糊口資。』

勃羅史靜聽之。自思家產既非屬李伯德者。則伯德之

## 里 城 案

來○必○非○欲○殺○其○父○而○奪○田○產○也○李○伯○德○乃○曰○余○既○非○是○第○之○主○人○參○則○非○余○妹○有○言○余○必○不○能○宿○此○第○中○遂○顧○謂○斯○郭○而○曰○君○其○何○以○教○我○斯○郭○而○莞○爾○而○答○之○曰○余○料○美○機○邦○必○不○下○逐○客○之○令○且○與○君○固○外○兄○媚○也○以○手足○之○親○遠○隔○重○洋○相○別○已○十○餘○載○一○旦○重○歸○故○國○方○將○欣○喜○之○不○暇○况○家○遭○慘○變○尤○需○人○助○決○不○以○區○區○家○產○致○操○同○室○之○戈○且○余○意○美○機○邦○必○不○忍○盡○受○遺○產○也○勃○羅○史○曰○李○伯○德○君○余○之○所○詢○非○爲○無○故○且○足○下○久○在○外○余○安○可○不○細○詰○君○幸○勿○見○怪○曰○君○爲○偵○探○來○辦○是○案○細○詰○余○之○履○歷○固○應○盡○之○義○務○且○余○與○君○素○不○相○識○君○焉

小 說 林

得○不○疑○今○余○父○遺○囑○中○既○無○授○余○家○產○之○言○余○甚○欣○慰○  
苟○不○若○是○則○父○死○而○余○歸○人○不○將○疑○余○爲○殺○父○奪○產○之○  
罪○魁○乎○斯○郭○而○曰○否○否○誰○存○是○意○見○者○勃○羅○史○聞○是○言○  
心○甚○不○悅○李○伯○德○復○曰○余○之○來○也○本○冀○骨○肉○相○聚○爲○父○  
子○如○初○從○此○重○振○家○園○娛○親○晚○境○所○謂○第○宅○田○產○余○初○  
意○不○及○是○且○余○亦○未○嘗○知○余○父○有○如○是○之○鉅○產○也○憶○自○  
余○東○游○後○余○父○曾○三○次○通○問○余○猶○謹○藏○其○來○函○以○爲○異○  
日○返○家○之○証○不○幸○天○不○佑○余○父○罹○此○奇○凶○棄○余○長○逝○此○  
際○雖○自○悔○失○侍○將○以○身○殉○而○無○益○於○大○事○惟○戴○天○之○仇○  
誓○不○兩○立○扶○孤○雪○怨○全○賴○諸○公○已○矣○小○子○何○能○待○命○而○



案 城 里

里城案

九十四

已○惟○此○尺○書○寸○紙○余○父○之○手○澤○存○也○雖○殘○缺○過○半○每○於○無○人○處○輒○展○誦○之○不○忍○釋○今○三○函○猶○在○請○質○之○於○諸○君○言○畢○自○袋○中○出○一○小○荷○包○啟○之○檢○三○信○出○信○封○破○舊○字○跡○猶○清○斯○郭○而○細○視○之○大○呼○曰○此○李○史○章○之○筆○跡○也○此○真○李○史○章○所○手○書○者○也○勃○羅○史○見○信○中○所○載○事○知○爲○李○史○章○責○問○其○子○何○故○不○入○學○校○之○書○心○竊○異○之○復○察○郵○政局○之○印○記○其○時○日○乃○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遂○錄○信○封○上○之○人○名○及○其○住○址○於○已○之○日○記○簿○中○曰○

『信寄紐約城 N. Y. 華盛頓哈支李伯德君收』

斯郭而曰李伯德乎。余知君爲余友之子矣。此信君仍

藏之。余將往見美機邦。余向者已以君歸告之矣。彼必不以外客待君也。乃起立。以手輕扣美機邦臥室門。聞有聲自內出。曰。何客光臨。請速入。斯郭而遂推門入。勃羅史見斯郭而既去。謂李伯德曰。君漂流海外。幾何年矣。必欲作此冒險事。何故。此後仍懷乘風破浪之志否。曰。否。願足矣。余幼時好讀冒險小說。如十五小豪傑及其他諸名作。每過目不忍忘。於是航海之心大熾。遂投身海船。與水手爲伍。第風波艱險。食不甘。眠不安。輒不堪其煩苦。故今作歸鄉舉也。曰。胡不早歸。曰。萬里往還。談何容易。無挾山超海之能者。又安能瞬息而至。余嘗

## 里城案

航海至中國。遂登大陸。流寓數年。復生游興。乃偕三五友人。同坐帆船。駛出海口。沿太平洋航路而行。時爲疾風怒濤所阻。瀕於死者屢矣。由此環游五洲。至今始倦而知返。及抵美洲。已費十五載之久。抵美後。有謠傳余父已赴英國。亦將乘輪赴英。幸不爲所欺。匆忙至矣。君猶嫌其遲耶。曰。歸國後。君始知爾父之住址乎。曰。然。余於北支末斯登陸。聞余父仍在里城。故星夜來此。此後事跡。君自知之。毋庸贅言矣。曰。余初疑君。幸勿見怪。余當竭力爲君拿獲兇犯。一雪乃父之冤。曰。請勿復言。言之滋令余煩惱。君辦事若是之勤謹。余不勝欣慰。彼

林 說 小

雖兇狡焉能逃出君網哉。昔余父在日，余不肖致違色笑，回思往事，心輒痛悔。今若不再力求復仇，尙得謂爲人子耶？勃羅史聞其言頗懇切，遂不復疑。時美機邦臥室門頓啟，斯郭而偕美機邦及亞里子自門內步出，各相握手爲禮。問訊畢，美機邦向李伯德微笑，意甚親摯。轉身導勃羅史至藏書樓側一室（卽在李史章臥室之上）曰：請君入此少坐。今晚若留宿，卽請下榻此室。勃羅史應之。美機邦復下樓入客室，謂李伯德曰：兄若不存介蒂，則父之臥室卽兄之臥室矣。况父死不在彼，想兄亦無所忌。李伯德曰：余生平無所忌，無論何室，余

## 案 城 里

皆願居之美。機邦遂導之入李史章臥室。斯郭而亦送亞里子歸家去。晚餐後勃羅史意欲早眠。藉養精神。俾次日辦事時不致怠惰失機。乃移燈上樓入室就枕而眠。夢方酣忽驚醒。似有所聞。然不辨其爲何聲。且不知聲從何處來。尋思所聞乃一巨聲如椅墮地。其在此室中耶。抑在隔壁中耶。抑在樓下之室中耶。靜聽久之。聲似復作。旋又止。寂然無所聞。惟聞枕畔時計聲滴滴而已。心如轆轤不能自決。其果有聲乎。則胡寂然不之復聞。其果無聲乎。則接於耳者非聲而何。豈耳之欺己耶。起坐燃火出時計視之。僅十點鐘。乃披衣下床執燈至。

隔室舉目四顧。則室中物均安然不稍移。忽聞有履聲。甚急。自己臥室中出而下樓。去急奔回臥室。則器具亦安然無恙。念初次所聞。或爲睡中耳鳴。不足自信。今則足聲。蹶然不可謂非真矣。胡室中又聞其無人耶。豈爲李史章之冤鬼乎。惟陳屍室門緊閉。匙在醫生處。不能啟門往視。卽有其匙。亦決不生此種迷信。然則必爲李伯德所爲無疑矣。乃下樓直抵李伯德臥室。啟門入。則室中空無人。細審床褥安置如故。可知李伯德尙未眠。然則是聲必爲李伯德所作者也。夜將半。彼尙未睡。何爲哉。且彼不在室中。今在何所耶。乃決意往第中搜尋。

## 里 城 案

（除美機邦之臥室外）終不見一人。無何復回臥室。置燈桌上。下樓坐暗中。以爲李伯德若出。必能窺見其所爲。而不爲所窺。靜坐既久。目無睹。耳無聞。倦極欲睡。乃出時計。燃火柴燭之。則時已三句鐘矣。自忖曰。若坐以待旦。則決無若是之精神。設睡去。則前功盡棄。忽思得一法。急起立。往鎖李伯德臥室門。復以所坐椅倚於其傍。而坐臥於其中。以爲如是。則李伯德欲入門。必驚已醒也。布置畢。乃闔眼睡。忽又自夢中驚醒。聞巨聲。復作急躍起。拭目視窗外。曙色模糊。天將破曉。巨聲自室內出。似有以手推門者。大驚取匙啟門。則李伯德直立。

於前勃羅史心碎胆裂齒欲相擊呆視不能言李伯德曰君胡爲而鎖是門哉余不能出是以推之勃羅史曰何故鎖是門余亦不知豈君自鎖此門而忘取其匙耶曰否此非余所鎖者且欲入是室必由是門至於導入藏書樓之門則時常鎖閉君不信可自往視之曰余之所思不若是也言畢俯首沉思彼李伯德果何由而入哉更何由而出哉猶豫不能決遂步至藏書樓下之門前則門果鎖閉而其匙亦在啟入視之無他異回至李伯德臥室細察則榻上枕斜橫衾未摺可知李伯德曾宿於是室中無疑心中益躊躇不能決意不若待章伯



案 城 里

---

里城案

尼歸而告之。時日猶未出。曉烟朦朧。勃羅史遂復上樓。息燈而眠。

百二



第七章

小

說

林

李伯德見勃羅史入藏書樓後。即往客室。有頃。聞上樓聲。閉門。聲自語曰。村市居民晨起。雖早。然此時曉色。朦朧。鳴雞啼鳥。猶是夜闌時候。何勃羅史已在外室中耶。既起而出。胡爲上樓。復入臥室中寢。耶。反覆思索。不能得其故。遂坐火爐傍。以首倚臂上。默視李史。章被害所。似有所思者。忽一犬入。李伯德不之省。犬至其傍。以鼻嗅其股。復舐其下垂之手。李伯德仍不之覺。犬坐地上。仰首熟視其面者久之。似詰其何以不已。答者。李伯德不稍動。犬不耐。起前爪立。伯德。腴上欲使之醒。仍不覺。

犬乃起爪抓其手。李伯德始驚悟，急握其爪，回顧知爲一犬，乃釋之。以手拍犬首，犬伸舌舐其手。李伯德曰：汝眞畜類，豈知余居憂患中而猶作此乞憐態耶？俯身捉犬，以手理其毛。忽聞一人曰：君何愛是犬？乃若是之甚也。李伯德急仰視，則美機邦立於前，乃答曰：余生平甚愛犬，是犬雖可怖，然見余如故主，蓋余固善能馴犬而。知犬性者也。曰：此畜名撒物機，余最愛之，然其性殊猛。惡里人無不畏之，故有是名。（按英文撒物機譯其意，卽野蠻之謂也。）曰：余爲君友，而君之犬亦能以待君之感情待余，是不啻君之犬，亦爲余之友也。苟不若是。

則終日對此猜猜。余安能安居於此乎。曰。請兄勿以賓友自處。幸毋爲偵探之言所惑。彼等不云余邇來與寄父時有違言乎。此誑言也。余固甚愛彼者。兄爲寄父子。自是將來李氏主遺囑何足憑。斯郭而言之言亦不可信。兄切勿以外人自待。則余心安矣。曰。妹真解人。何善待余也。妹適言愛余父殊甚。言至此聲頗戰慄。強自斂容。曰。余甚喜汝之出。是言也。不料今猶有愛彼者。苟汝不彼愛。則將無愛彼者矣。今余甫入家門。而余父卽遭慘斃。自問寸心如割。痛徹五中。後計何如。不違計及。妹將何以教余。苟有良法。不妨相告。余二人固手足至親。

里 城 案

也。爾後同居。或所言有唐突。祈寬恕之。曰。余生平不喜  
謊語。寄父極寵愛余。余亦敬而愛之。言畢。轉首他顧。似  
不忍見李伯德面者。須臾回首曰。兄語聲極似寄父面  
容。亦畢。肖兄自覺之。否。將握李伯德之手。曰。余二人必  
終無間言。李伯德默然無語。將握美機邦手。美機邦忽  
縮手退曰。余等可往就早餐矣。余特來邀兄耳。李伯德  
低聲答之。長吁而隨之。犬亦搖尾從其後。遂全入餐室  
而共食焉。傍午時。勃羅史始睡醒。披衣下樓。甫及外室。  
適遇史哪來醫士自外入。乃詢之曰。君復來驗屍乎。曰。  
然。曰。卽往驗乎。曰。然。余本欲早來。奈鄉間有來聘余往

視病婦者。故遲延至今。曰。君驗屍。余可同往乎。曰。得君同往甚佳。苟有所得。可共研究之。曰。然則可卽上樓。毋再待。余之所以欲偕君往觀者。別有故焉。曰。何故。曰。余願見室中何如耳。曰。此言何謂。曰。余昨夕似聞該室中有足聲及重物墜地之聲。故余欲入室查視。一破疑衷也。曰。果若是。余亦不能無疑。言畢。二人登樓。醫士自袋中出匙。啟室門。勃羅史首入。四顧。則室中布置如故。不似曾有人入。內動作者。醫士微笑曰。君不見百物如故。亦無足跡及物墮之現象乎。昨夕所聞。恐爲耳所欺矣。遂啟小囊。出刀針。以海絨拭屍身之汗血。勃羅史忽曰。

## 里城案

君試觀屍身，非有二傷口乎？曰然。余將細察其傷口。言際以針刺入一傷口，久之勃羅史不復能耐，方欲有所言。醫士拔針出，刺入第二之傷口，其深約六寸許。少頃驗尸畢，醫士曰：二傷口甚相近，幾併而爲一。然固爲二鎗彈所中者。余以針試之，其一彈猶在肉內，其一則已流出。曰：肉內之彈君可取之。出乎曰：可是固案中之要件也。乃復俯身設法取彈出。勃羅史立窻前，獨凝思以爲已與章伯尼皆謂屍身中一彈。今則不然。屍身有二傷口在。然則以草圃中所拾之二手鎗並美機邦室中之彈而論之，是美機邦之手鎗亦曾擊發也。觀雪中之

小 說 林

足跡。明知美機邦曾遇哈而羅加。然後獨自往林中。羅加或出鎗擊李史章。創未深而彈亦流出。李史章既受傷。遂急書彼兇犯之名。然後歸臥室。易寢衣。時有與美機邦相遇於林中者。越河入室。（可以足跡表明之）而擊斃李史章也。卽不若是。必爲美機邦與羅加同謀擊斃者。或當美機邦同林中相遇之男子入已臥室時。李史章或入而告以已受傷之事。而彼男子遂發鎗而擊殺之也。勃羅史思至此。趨近醫士旁。詰之曰。彈何從而入。君知之乎。曰。余正研究此問題。幸已得其一端。衣襟爲火所焚。色已焦黑。可知發彈處。必離身甚近。曰。君



## 里 城 案

指第一傷口而言耶。抑指第二傷口而言耶。曰。此則余尚不之知。傷口有二。而衣襟上只有一穴。余何能辨其爲第一次。或第二次。所發之彈哉。勃羅史聞是言。意甚得。以爲當時之要務。在搜尋死者。未易衣之前。所衣何衣。耳。意遂決。待醫士驗尸畢。相率出室。出匙鎖門。下樓出第。醫士上車馳去。勃羅史返身入。見第內靜寂如無人者。心竊驚喜。遂步入李史章之臥室。一卽李伯德留宿之所。細觀架上諸衣。復啟箱檢視。皆無彈穴之衣。忽聞啟門聲。門啟處。美機邦闖然入。怒容滿面。罵曰。汝何爲者。此余父之物。誰敢擅取之。勃羅史大窘。強自解。

小 說 林

曰。不。告。擅。入。此。固。余。之。罪。也。然。身。爲。偵。探。當。緝。捕。維。艱。之。時。苟。有。所。疑。雖。躬。犯。不。違。亦。在。所。不。顧。君。若。以。復。仇。雪。恨。爲。念。當。不。至。罪。余。也。曰。緝。捕。之。法。余。不。諳。解。此。中。是。非。維。裁。判。官。方。能。明。辨。之。也。勃。羅。史。變。色。曰。今。日。余。爲。緝。捕。之。徒。則。畏。余。謀。者。舍。兇。犯。外。無。他。人。余。以。公。正。自。守。決。不。誣。陷。良。善。也。曰。君。自。信。力。何。若。是。之。深。也。君。辦。是。案。時。慎。勿。牽。涉。無。辜。斯。可。矣。曰。豈。汝。已。知。兇。犯。之。爲。何。人。哉。其。速。語。余。以。汝。之。所。知。美。機。邦。恚。甚。大。聲。曰。勃。羅。史。汝。何。等。人。而。忘。之。耶。竟。敢。出。是。言。余。雖。弱。不。受。也。勃。羅。史。欲。辯。復。止。美。機。邦。曰。可。矣。可。矣。余。豈。助。汝。緝。

里 城 案

捕兇犯者。維汝擾亂余寄父之衣。究何爲哉。勃羅史怒不可遏。大聲叱曰。汝寄父被擊時。所穿之衣何在。美機邦微笑曰。余寄父被殺時。身衣寢衣。盡人皆知之。曰。汝寄父被擊時。何嘗衣寢衣。故余欲搜尋彼當時所衣之衣耳。美機邦神色不稍動。曰。然則君已得之乎。曰。否。余未嘗得之也。美機邦接聲曰。汝願來就午餐乎。余來此爲訪余兄故。今彼已不知何所往矣。勃羅史疑駭不已。以爲美機邦之言。非譏則詬。何越數分鐘。而竟另易一口吻耶。將有所答。則美機邦已轉身去。乃隨之往餐室中。口中喃喃不止。曰。思之愈深。則覺事愈複雜。余甚願

余師之速來也。是晚勃羅史早眠。夜間亦無所聞。一夢方醒。而晨鐘已動。遂不復睡。整衣下樓。入餐室。早餐畢。步至酒館內。見有衣箱一隻。置桌上。問之。則曰。是由紐馬克寄來者。并有『送里城勃羅史君收』字樣。勃羅史急啟箱視之。皆爲己衣。遂卻舊換新。整束畢。寄箱館中。徒步往斯郭而家。意將探問章伯尼之音信。既至門前。一童導入客室。少頃。斯郭而握一信自內出。曰。勃羅史君。非來探章伯尼之音信乎。余適接彼來函。曰。『余已自北支末斯起程。計今日當可抵里城。』君知彼何爲而往北支末斯哉。曰。以余度之。彼必往查一緊要信。

## 里 城 案

件上之人名地址也。今必已達其目的。而偕受信人俱歸矣。斯郭而驚問曰。誰偕彼歸。曰。果爲誰。余豈能逆料。然是信乃爲美機邦所書者。故受信人之名。或卽爲馬活兒華德也。君由是可知。章伯尼君之能矣。章伯尼曾謂余欲得其人。非緊隨美機邦。不可。曰。彼竟謂華德乃有關係於此案者乎。斯郭而言際。有不豫色。蓋深惜華德之被累及也。曰。章伯尼來時。君自知其詳。是與否。無待余言。卽章伯尼於此。亦不過托諸理想。而無確斷之心。斯郭而方欲叩其原委。忽聞叩門聲甚急。親往啟之。則章伯尼昂然率一人入。審視則馬活兒華德也。勃羅

小 說 林

史驚起嘆曰。章伯尼之技。何其神也。華德既入首。謂斯郭而曰。別後不通音訊。時以起居爲念。今見君無恙。甚欣慰。第望君神色。倉皇豈以余之突。如其來而生驚耶。斯郭而曰。果爲君言所中。君此來。豈余意料所能及哉。曰。章伯尼君告余云。君出重金以賞。能捕余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斯郭而曰。在公言。公在私言。私余私則爲君友。若以公論。又不得不爲君仇。義務所在。安可避之。曰。余知之矣。余知之矣。今日身處嫌疑之境。中故不得不從。章伯尼之言。暫歸鄉里耳。斯郭而急詢之曰。君非爲彼所捕者乎。華德面有慍色。章伯尼急釋之曰。此君願

隨○余○來○耳○余○未○嘗○迫○其○必○來○也○腹○枵○矣○請○速○賜○食○回○顧  
華○德○曰○余○輩○自○紐○馬○克○來○途○中○未○嘗○進○食○余○頗○覺○腹○饑  
不○可○耐○君○亦○然○否○華○德○點○首○稱○是○時○勃○羅○史○獨○立○一○隅○  
心○竊○異○彼○等○之○所○爲○斯○郭○而○亦○無○語○惟○導○章○伯○尼○及○華  
德○入○餐○室○而○食○焉○

## 第八章

### 小 說 林

是日爲裁判李史章被殺案之期。章伯尼謂斯郭而曰。可卽在李史章家中審判。其意蓋欲美機邦與華德相遇而觀其情形也。斯郭而不可。遂遍告陪審官及証人。於午後二句鐘齊集斯郭而家。復函召德復縣之律師至。章伯尼閉華德於樓上一室中。雖非被囚。然已不能出入自由矣。布置畢。勃羅史以夜中所遇事及薩而拉不答已問之情景。一一告諸章伯尼。章伯尼若不之信。然以薩而拉或爲案中之要犯。遂書其名於証人名單上。然後往見律師。共議審問之策。以樓下最大之室爲



里

城

案

審問堂。左設一案。爲斯郭而及諸証人之座。右置一長  
檯。爲陪審官及來賓之座。是日里城人士。聯袂來觀者  
甚衆。摩肩擦背。幾無容針地。衆中一人曰。余憶李史章  
君在日。嘗革黜一佃農。此佃離鎮時。余聞彼忿然曰。『  
必雪此恨。』其卽兆禍於此乎。又一人曰。余於案出之  
日。曾見一人沿河而行。言未畢。一人駁之曰。道路間往  
來者衆。亦安足怪。如君言。將執途人而謂爲殺人兇犯。  
其可哉。其人曰。余是日見若人神色倉皇。甚疑。以今度  
之。則此人必爲殺李史章者無疑。衆以其言無據。不復  
與辯。於是議論紛紛。人聲鼎沸。審問堂幾如市集場矣。

無何。章伯尼與德伯而（德復縣之著名律師）並肩而入。衆知審判時將屆。乃各緘口。室中寂然。斯郭而等亦魚貫入。勃羅史雜觀者中。章伯尼及德伯而各就位。德伯而呼各陪審官之名畢。陪審官亦各就坐。德伯而乃首呼章伯尼名。章伯尼起立致敬。將已所查得之事實。備告律師畢。復坐下。斯郭而詰史哪來醫士曰。蓋以君昨日驗尸所得之証據。報告律師乎。醫士曰。余已將驗尸所得之証據。一一錄諸日記簿中。曰。善甚。然則君知死者爲何物所擊殺者乎。曰。此乃中彈而死者也。彈式甚大。余可決彼兇犯所用之手鎗。其圓徑當爲第三。

## 案 城 里

十二號也。曰：君得其所用之彈乎？不然，何以知之？曰：彈在是。請君觀之。言畢，以彈授斯郭。而斯郭而玩視良久。以之授德伯。而德伯而亦細視之。詰史哪來曰：中彈後立死。耶抑稍待而後死。耶曰：彈中胸部，必立死。曰：除胸部外，他處亦中傷乎？曰：除胸部外，余更查得一傷口，亦係爲彈所擊者。但非致命之傷耳。曰：旣爲彈所中者，當更有一彈。今其彈何在？曰：彈入肉甚淺，故已流出。然尋之不可得。曰：彈從何處射入乎？曰：以余觀之，必自窻射入者。曰：死者衣何衣？曰：衣寢衣。然傷口雖二，而衣上之彈穴祇一。是爲可疑者耳。曰：寢衣上之彈穴與致命之

小 說 林

傷口相近乎。曰：君言或是。伯寢衣甚寬，而傷口復相近。故余猶未敢斷言之。章伯尼低聲與德伯而語。德伯而點首。復詰史哪來曰：致命之傷口在他傷口之下乎。抑在其上乎。余欲知其彈由窗外入，或非由窗外入者也。曰：余亦思及此。故余當時曾首量窻架距草圃之高低。次量窻架距地板之高低。余見窻架距草圃五尺，而距地板僅二尺。其非致命之傷口，則在致命傷口之上。距足約四尺。若死者立窻前，則傷口較窻架高二尺矣。曰：然則是傷口在身之上部，而彈必由窻而入者。曰：雖然。必按李史章離窻架之遠近，而決之。言畢，意欲趨退。德

## 里 城 案

伯而急止之。曰：少止。死者之貌何若？君能告余乎？曰：不能。死者之面目已盡焚毀，不可復識矣。曰：然則可謂爲焚死者乎？曰：余之意不若是也。德伯而顧謂斯郭而曰：聽此君所言，死者確爲李史章，但面目已不可辨，殊令人疑信參半。苟能得一二証據，始可明其究竟也。曰：當余趨近火爐前，見死者衣襟上有大字——史哪來。急應聲曰：余亦見之。墨跡甚濃，可塗改而不可洗去。所書之字確係李史章。斯郭而曰：此固的確之證。律師乃令史哪來暫退。曰：死者爲誰？已毋庸多辯矣。今余將問死者被殺於何時。遂顧謂斯郭而曰：斯郭而君乎？李史章

小 說 林

君被害之前。君猶與之覲面。然則李君被害何時。君必能知之。斯郭而曰。案出之夜。余因事往謁李史章。坐談客室中。約一小時之久。鐘鳴八下。余始告別。及抵家門。已八點三十分矣。曰。然則當君抵家時。彼必猶未被戕也。偵探章伯尼君。曾以彼所查得之足跡。並二手鎗示余。且謂鎗發時。必在雪止之後。鎗凡二發。第一彈僅傷皮膚。第二彈實中要害云云。故余今欲知是夜雪止何時也。言畢。呼哈里孫名。哈里孫應聲出。不待律師之問。卽備述前言。既畢。律師呼薩而拉。薩而拉出。詰之曰。汝爲李氏第中之女僕乎。曰。余僅助美機邦清理家務耳。

里

城

案

初何嘗名余爲女僕也。律師（德伯而）曰：更有他僕乎？曰：有。曰：幾何人？曰：余亦不以僕名之也。四人主耕耨事。一小童洒掃庭除。曰：彼五人中有留宿於第中者乎？曰：否。彼等另居一宅。曰：宅距第幾許里？曰：宅在大道傍。適與第相對。是李史章二十年前所購者。彼等役於李家。故居於此宅中也。曰：汝宿於何處？薩而拉仰首大聲曰：余宿余家中。曰：汝於何時歸汝家？曰：欲歸時則歸耳。德伯而突然變色曰：速對余所問。曰：余已告君矣。曰：願汝再言之。余問汝何時離李史章第？薩而拉毅然曰：事畢後即歸家。曰：汝歸家時約午後幾點鐘？曰：余不能告。

小 說 林

君矣。余歸家忽遽。輒忘其時。且遲早不一。何能誕言。曰。然則每遇星期日。汝於何時歸家乎。曰。君何窮詰余也。轉謂斯郭而曰。此君莫非欲余竭所知以告之耶。斯郭而曰。然汝竭所知以告之可耳。案中事於汝何預哉。曰。若余不告彼何如。曰。汝將得侮慢之罪。曰。余得侮慢之罪後復何如。曰。將禁汝於獄中。俟汝願答今日之所問。然後釋汝去。不然老死獄中耳。誰救汝。誰憐汝。薩而拉默思良久。突謂德伯而曰。君必窮詰余。果爲何故。速明示余。曰。余明告子。願知案起於何時耳。曰。余烏得而知之。曰。汝若當時在案中。則必聞手鎗之聲矣。曰。君何以



## 案 城 里

知○當○時○余○在○第○中○哉○曰○余○正○欲○汝○告○余○當○時○果○在○第○中○  
果○不○在○第○中○也○曰○余○當○時○不○在○第○中○曰○汝○既○不○在○第○中○  
則○當○李○君○被○殺○之○時○汝○在○何○處○薩○而○拉○泰○然○曰○余○何○嘗○  
言○余○聞○鎗○聲○乎○曰○汝○言○當○鎗○發○時○汝○不○在○第○中○苟○汝○未○  
之○聞○何○敢○作○是○答○薩○而○拉○曰○汝○言○若○余○在○第○則○必○聞○鎗○  
聲○！○律○師○急○曰○然○則○汝○將○辨○汝○未○聞○鎗○聲○乎○薩○而○拉○怒○  
容○滿○面○曰○余○不○欲○若○是○君○欲○余○言○所○不○欲○言○者○乎○曰○余○  
僅○問○汝○前○星○期○日○晚○間○曾○聞○鎗○發○聲○也○薩○而○拉○不○之○答○  
須○臾○奔○回○已○座○流○淚○滿○面○德○伯○而○亦○不○之○顧○與○章○伯○尼○  
低○聲○談○久○之○起○立○呼○李○史○章○第○中○諸○工○人○出○力○詰○之○然○

所答均非有關係。於是案者德伯而乃呼哀佛來出。章伯尼見薩而拉坐橈上面有愁容。心竊異之。德伯而曰。哀佛來乎。君非華德之友乎。曰然。曰彼有德於汝乎。曰然。余得更生。彼之力也。曰何以言之。哀佛來乃詳述墮水事。德伯而曰。汝將報之以死乎。曰雖不必報之以死。若彼有所託。必竭力爲之。否則余負彼矣。曰余嘗聞汝欲捨身以報其德。有之乎。曰余存心固如是。彼當日固嘗捨身而拯余於水也。時勃羅史在人叢中。見章伯尼注視薩而拉。薩而拉感額鎖眉狀殊悲慘。初不解其何爲。繼疑其因哀佛來被詰。故而垂涕傷心。知彼二人必

## 里 城 案

極有愛情者。德伯而復問哀佛來曰。當華德與李史章  
爭論時。汝曾詬華德耶。曰否。彼未嘗與李史章爭也。彼  
性質和平。不好侮人。豈有爲人所凌辱之理。余又何爲  
而詬之哉。曰華德非出手鎗將擊李史章者耶。哀佛來  
不能答。既而曰。彼出手鎗而擊李史章。實因一時之忿  
也。幸美機邦力掣其臂。鎗始墜地而未肇禍。曰雖然。彼  
臨行時。不曾出言以恫嚇李史章乎。曰彼忿極而出此。  
豈彼之本心。余與華德交已久。知其性固若不足怪。  
也。且事後。彼亦自悔鹵莽矣。曰祖汝好友哉。汝自以爲  
不負汝友矣。汝其慎之。不然適足以自危耳。時勃羅史

小 說 林

見薩而拉戰慄不止。心益異之。哀佛來曰：君何言？君何言？余不能解。德伯而曰：余明言之。汝將以身許華德耳。自華德與李史章爭論後，汝知李史章者，乃華德娶美機邦之阻力也。余言已盡。汝自思之。哀佛來大聲曰：悶胡蘆。令人難解。請再明言之。曰：汝能自証。昨晚不在河畔。則此事與汝無涉。哀佛來曰：余在草圃。言甫畢，有狂嘯者衆視之。則薩而拉也。觀者聞哀佛來言，亦驚異。蓋是言似自認其罪者。惟章伯尼則仍安坐，不稍變色。德伯而復詰哀佛來曰：汝在草圃何爲哉？曰：余將往會薩而拉也。言畢，面微頰。德伯而曰：汝愛薩而拉乎？曰：彼

## 里 城 案

曾願爲余妻。曰：然則汝在葦圃約幾許時？曰：自六點鐘至八點三十分。曰：汝於八點三十分鐘始離該處乎？曰：然。曰：未離該處前曾見李史章乎？哀佛來遲疑曰：是問殊難答。曰：余更問汝離該處後往何處？曰：至酒肆。曰：到酒肆何時？汝猶能憶之乎？曰：九點十五分鐘。曰：何故往酒肆？曰：有友約余面談耳。曰：汝之友非爽約者耶？曰：余到酒肆時則彼云待余已久。余云猶未過期。彼不信。余出錶以証之。曰：汝可令汝友來証汝此舉乎？曰：彼家距此不甚遠。君可令人召彼來。余友卽哈里孫之子哈菊衣也。德伯而遂請斯郭而遣人往召之來。德伯而復謂

小 說 林

哀佛來曰。汝有手鎗乎。曰有。曰汝可令人取之來。曰毋庸往取。卽在衣袋中。遂出鎗授德伯。而德伯而受而細審之。曰余見鎗口有煤。日來汝曾用之乎。曰然。曰何時。曰忘之矣。然未久也。曰鎗口之圓徑若何。曰中可置第三十二號之彈。曰汝曾見華德所遺之手鎗乎。曰余見之。曰彼之手鎗爲何種。曰與余所有者同。且與此相類者。里城中更有四枝。曰彼四枝誰有之。何爲而與此相同哉。曰華德、哈而羅、加亞里子、美機邦四人各有其一。且彼等手鎗上均刻有己名。二年前彼等設一練習發鎗會。而會中所用之手鎗均哈而羅加往購之。余於華

## 里 城 案

德處見所購之手鏡甚美。故亦購一枝。惟余不在會中也。曰。汝等必善發鎗命中者。曰。然。余輩固精是技者也。言際。忽報哈里孫之子至。德伯而乃詢之。曰。汝何名。曰。余名哈直甫。然人皆呼余曰哈菊衣。曰。前星期日晚間。汝曾在何處。尙能憶之否。哈菊衣欲言復止。回視哀佛來。德伯而曰。其速言。卽此君召汝來也。曰。然則余言之無隱矣。余與此君約往酒肆小酌耳。曰。彼於何時至酒肆。曰。彼來時。彼錶針指九點十五分。而余錶針指九點三十分。曰。汝等以何事相約會於酒肆。哈菊衣復回視哀佛來。哀佛來低首不之答。德伯而復詰之。曰。必有要

小 說 林

事速語余。無傷也。曰。彼欲余代送一信。曰。彼抵酒肆時。信已書成否。曰。未也。余遇彼後。彼始書之。曰。彼託汝送信至何處。曰。託余送信至安比耳。曰。彼何不由郵局寄。曰。時聞李史章。已托斯郭。而君聘偵探。搜捕渠友。惟恐不得。哀佛來以爲。若由郵局寄。恐偵探得知。受信者之住址也。曰。是信將寄與華德者乎。曰。然。曰。然則是晚。汝持信往謁華德乎。曰。余至安比。卽尋見華德。而致此信。曰。彼在何處。而汝尋得之耶。曰。華德有舊宅。在安比。余素識其處。往尋。果在華德方。獨坐一室中。曰。彼閱信後。曾有所言乎。曰。然。彼云。『哀佛來直余好友。助余多矣。』



## 案 城 里

一時薩而拉起立曰。汝輩均誤矣。余將証之。章伯尼微笑。而律師應之。薩而拉不待律師問。復曰。諸君。諸君。余將告諸君以實。不復自飾矣。前星期日。晚間。余曾聞手鎗轟發之聲也。余初不以之相告者。恐罪及哀佛來耳。今哀佛來既聲明己之無罪。余將明告諸君矣。是夜八點三十分鐘。哀佛來別余往酒肆。余遂歸第。收拾諸物。將歸家矣。尋匙不得。以爲必遺失於草圃無疑。遂往尋焉。夜色模糊。且爲雪掩。地上物殊不可辨。時哀佛來去已久。約半句鐘。余忽聞鎗聲！一發！再發！三發！余急奔回門際。遙見一人狂奔向大道而去。余終疑此人。

卽○爲○哀○佛○來○今○余○始○知○其○非○是○也○君○等○言○哀○佛○來○不○應○  
祖○其○友○真○不○知○其○心○者○也○彼○今○將○捨○生○自○投○僞○爲○知○是○  
案○之○原○委○者○令○君○等○祛○疑○華○德○之○心○君○等○猶○不○能○知○其○  
心○乎○真○耳○不○聰○目○不○明○矣○

案 城 里

---

里城案



百三十六

第九章

薩而拉言畢。衆皆默然。室中寂無聲。有頃。斯郭而曰。汝不云當汝聞鎗聲時。已距哀佛來去時。約半點鐘之久。耶。曰。然。余回第後。始知匙已失去。遍尋室中。不之見。然後燃燈往草圃。仍不之見。將歸而始聞鎗聲也。曰。然。則汝聞鎗聲發時。已九點鐘矣。曰。然。余聞鎗聲後。遂歸家。既至。出錶視之。已九句十五分矣。德伯而曰。汝當時既疑哀佛來。何不往詰之哉。曰。迨明日。哀佛來。已承美機邦命。馳往紐馬克矣。曰。汝離第時。雪尙未止耶。曰。否。雪已止矣。言畢而退。斯郭而呼哈而羅加出。詰之曰。美機

## 案 城 里

邦生誕日。汝亦來預會乎。曰然。曰汝曾見華德與李史章爭論乎。曰余亦見之。曰華德臨去時。曾以言恫李史章乎。曰彼忿極而出。惡言亦人之常情。彼何言。余不能記憶之矣。曰汝向李史章作何語。汝亦忘之乎。曰亦忘之。曰汝非亦以言驚彼乎。曰容或有之。曰余意李史章被殺事。汝必知之。曰余固聞之。曰案出之晚。汝在里城乎。曰然。曰汝不嘗告人曰。『余是晚將離里城乎。』哈而羅加不語。斯郭而復曰。余聞人言。汝有要事。欲於該晚離里城。其然乎。曰余曾以之語人。但此事殊不確。曰余今乃知汝之言不足信矣。爲人而若是。抑亦已矣。古

小 說 林

云欺人適所以自欺。汝母欺余也。哈而羅加面紅如醉。酒者曰：余之所以假作是語者，欲令人知余已離里城耳。豈好欺人哉？勢不得不然也。曰：所謂勢不得不然者，何也？曰：不欲以之告君也。斯郭而向德伯而微點頭。德伯而大聲曰：羅加，汝之所以假作是言者，欲人之不知。汝在里城而汝反得以乘隙往河畔也。羅加不答。德伯而莞爾而笑曰：汝非欲往河畔會一密斯乎？羅加聞言，面有驚異狀。倉皇失措，不知所對。德伯而曰：汝非往涼亭而會一密斯乎？密斯之名非爲美機邦乎？羅加疾言曰：君何得而知之哉？章伯尼微笑。德伯而曰：余告汝余

## 案 城 里

由偵探而知之也。偵探已徧察李史章之第宅及雪間之足跡。謂汝與一女子會於涼亭。果有此事否。曰。此事與余何涉哉。曰。汝豈不認該晚與美機邦相會於涼亭中乎。曰。承認。亦可不承認。亦可。曰。日後汝必承認也。汝云該晚汝在里城。若往河畔之前。則在何處耶。曰。余出遊數小時而後歸耳。曰。羅加該晚汝曾受傷否。曰。未也。君言何所指。德伯而俯身取一紙包起。啟之。則中藏一男子之內衣。授羅加曰。汝自認之。此誰之物也。曰。余何能決言之。曰。不觀內衣上有汝名在耶。曰。君從何處得之。曰。姑勿問。告余是衣誰屬。曰。是衣甚似余所有者。曰。

小 說 林

然則袖口何以染有血跡哉。汝其言之。羅加細視手中衣，至血染處曰：余不知其何爲，而有是血跡也。君若不語，余是衣所從來，余亦終不答。君之問曰：案出後一日，汝送是衣於洗衣婦處，婦見汝衣有血跡，且聞此間有殺人案件，故謹藏是衣耳。曰：汝欲陷余爲殺李史章之罪人乎？曰：余生平立志不妄，罪無辜也。余今有以教汝，真誠者爲人之基礎，不真誠即爲人所輕視，爲人所輕視則衆惡所歸，百口莫贖。汝苟無罪，雖答余所問庸何傷？曰：君欲何問？曰：衣袖何以染有血跡哉？曰：余不自知，何能相告？曰：汝不言，余能料之。衣袖所染汝之血也。此



## 案 城 里

爲犬所噬之證也。羅加驚惶失色，德伯而曰：汝夜赴約，不幸爲犬所噬耳。曰：君勿自詡有先見之明——德伯而出一手鎗授之，曰：是槍誰屬？汝能識之否？羅加蹙眉曰：余識之。此余之手槍也。曰：手槍遺於涼亭外之草圃間，尙得謂汝不在彼處耶？曰：余失手槍時，何必是晚？德伯而叱曰：誠如汝所言，則手鎗已爲雪所覆沒矣。羅加垂首喪氣，曰：君旣盡知之，余復何言？曰：往涼亭會美機邦，汝承認否？曰：然。余承認之。曰：赴約在何時？曰：八點三十分。曰：美機邦別汝後，非向河畔行者乎？曰：何以知之？曰：自足跡知之。曰：君言良是。曰：犬噬汝何時矣？曰：美機

小 說 林

邦別余後。余急欲歸家。忽一犬向余狂吠不止。曰。彼曾噬汝乎。曰。然。犬曾噬余臂。言畢。袒臂示衆。傷痕猶在。曰。然則衣袖之血跡。卽汝臂之血矣。然余復有所問。汝手鎗中一穴空。豈汝用之以擊犬耶。曰。余懷手鎗來。亦恐爲犬所噬耳。然犬來甚速。不及避。余欲發彈擊之。則犬齒已深入余臂。痛極。手鎗墜地。德伯而注視羅加。曰。汝必先發手鎗。故犬聞聲而出。曰。余發手鎗擊何物哉。曰。卽以李史章爲的。亦可。羅加忿然欲絕。曰。事之首尾。皆如余言。何敢作一二虛飾語。以欺諸君。當犬噬余時。余卽奔避。復聞手鎗轟發聲。德伯而見渠所言頗與薩而

## 里 城 案

拉相合。卽止問。斯郭而詢羅加曰。誰發手鎗。汝見之乎。曰。余急欲避犬之噬。豈暇計及此哉。曰。手鎗轟發聲。起於何時。曰。余於八點三十分鐘。遇美機邦。彼去時。僅九點數分鐘。後余遂離涼亭。鎗聲轟發。卽在是時也。德伯而曰。美機邦渡河所遇者爲誰。汝能語余否。曰。彼曾渡河乎。何余不之知。曰。南岸有彼之足跡。及一男子之足跡。在。余知汝必能知此男子之爲誰也。曰。美機邦渡河。余猶未之知。何能知隔岸事哉。曰。是晚汝何以與美機邦相約會於涼亭。曰。此非余之意。請君問諸美機邦可矣。斯郭而謂德伯而曰。此亦易事耳。德伯而點首曰。然。

斯郭而卽命羅加退。呼亞里子名。亞里子應聲出。德伯而曰。余等多擾汝。心甚不安。然此亦爲義務所迫。不得不然耳。余等今日之目的。不過欲捕獲案中之兇犯。無他意也。亞里子佯驚曰。余何知。恐君等徒勞唇舌耳。曰。余等逢人便問。正如盲子問途。尙無一定之進行方向。汝僅以汝所知告余可矣。曰。余所知亦聞之他人耳。曰。汝所聞。或於余等所辦事。極有關係。亦未可知。亞里子方欲啟口。德伯而忽止之。曰。請稍止。余問汝答。則簡而明。汝於何時始聞案出乎。曰。星期一午前。美機邦特來以之語。余曰。星期一之晨。汝未知之乎。曰。美機邦來時。

## 案 城 里

余睡猶未起。何由而得早聞之也。曰：余非問汝何時聞此事。乃問汝何時知是事也。曰：知與聞復何所別。曰：星期日晚間。汝曾在家乎。曰：君以是問余。何爲哉。余不在家。將何所之。斯郭而曰：汝於是日不嘗向余女。曰：將與羅加同車出游乎。曰：然。奈羅加未踐其約。何。曰：羅加不踐約。何故。曰：彼有事故。不能來。彼於午後曾來告余。曰：彼所云。非欲於該晚離里城乎。亞里子咤曰：君烏得而知之。曰：彼徧告城中人。余焉得不知。及其後也。彼實未嘗去里城。此又曷故。亞里子側目視羅加。而羅加不之顧。亞里子遲疑半响。曰：此其故。何不問諸羅加。章伯尼

小 說 林

聞是言。知亞里子必明知其故者。若問羅加。豈肯直言。乃與德伯而附耳語。令其以言激動之。德伯而遂謂亞里子曰。余已問諸羅加。羅加固不諱其故。今余願汝再言之。羅加別汝後。是晚曾再遇彼乎。曰否。曰誰能信汝必曾見之。亞里子躊躇不語。德伯而曰。彼去後。汝何往。亞里子答曰。余！余！未！未嘗他！他往。曰。毋謊言。曰。余安敢以謊言欺君。言際作戰。慄聲。德伯而接聲曰。余知彼別汝後。後亦渡河往涼亭。然汝之往。非欲見密斯美機邦也。蓋有他故。在亞里子怒曰。君何以知余之非往見密斯美機邦哉。曰。汝之不欲往見密斯美機邦。

## 里 城 案

者蓋以彼與羅加約會於涼亭故也。曰：此訛言耳。何得出自汝律師之口。德伯而似不聞其所言者。惟曰：汝往涼亭而匿身北室中。如是則南室中二人之言均入汝耳矣。曰：此亦謊言。余未嘗往河畔。亦未嘗尾羅加而！君竟謂！而！君竟以爲！言至此驚惶不復能語。羅加急起謂斯郭而曰：君猶欲審問亞里子耶。曰：然。彼能直言不諱。余何必如是窮詰。曰：彼誠無所知。窮詰之亦何益。可令彼退矣。曰：汝與美機邦涼亭之約。獨彼能知之。苟余不彼詢。則汝亦可答余等之所問矣。汝自言之。當更勝於彼也。羅加有難色。曰：此何可哉。曰：然則請汝

毋擾彼之言矣。羅加辭窮歸座。德伯而曰。亞里子乎。汝見強辯之無益於事乎。該晚汝之所爲。余等已盡知之。所欲汝言者。涼亭南室中二人之所爲耳。亞里子曰。何不早出是言。余猶如在夢中也。既若是。余直告君等耳。羅加長嘆不已。德伯而曰。衆靜聽之。亞里子曰。余將首言。余何以而往涼亭之故。星期日。午後羅加來告余。謂有要事。卽日起程。不能同車出游矣。余當時亦深信其言。彼去後。余見彼遺一信於地。拾而視之。其字跡似美機邦所書者。故余卽啟而讀之！羅加驚怖現於色！亞里子曰。其信曰。



羅加君鑒。妾有要事相商。請於今晚八點三十分。隻身至涼亭爲盼。美機邦上。

余閱信後。遂決意往該處竊聽二人之所爲。蓋以美機邦已與余兄訂偕老盟。奈何又與他人有桑中之約哉。！（觀衆聞言大笑）！屆時余先至涼亭。匿身北室中。有頃。二人來。密談約半小時。德伯而曰。然則請以彼等之言告余。曰。彼等此來。實爲余兄故。余兄以李史章。既不許其所請。欲約美機邦。越河而盟。故託羅加轉達。已意於美機邦也。二人談話方酣。忽犬聲起。二人語聲。乃稍低。犬吠亦卽止。而余遂不能辨其所言。但以意度。

之必美機邦恐越河而不從余兄之所請。必觸余兄怒。故囑羅加往勸之。勿自作孽也。德伯而曰。何謂自作孽。曰。美機邦恐余兄自戕也。曰。汝僅知美機邦恐汝兄之自戕。不料美機邦恐汝兄之殺彼寄父耶。曰。否。否。君何出言不自思。曰。汝勿怒。誰疑汝兄。誰控汝兄。汝在亭中時。曾聞手槍轟發之聲乎。亞里子注視德伯而。德伯而卽出一手鎗向亞里子。曰。是非汝之手鎗耶。亞里子以手蔽面而嘆。德伯而曰。亞里子母悲傷。聞汝之言。大有關係於是案。今有一人被控。告爲案中之罪人。汝苟能證斯人爲無辜。則斯人再生之幸。汝之力也。曰。案中

## 案 城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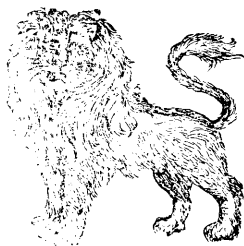
之罪人爲誰。曰：余等更於涼亭外獲一手鎗。鎗口有烟煤。且一彈已發。而一彈猶存。觀其柄。則刻有人名在。曰：哈而來羅加亞里子。昨舌曰：是卽爲被控罪人之名乎。曰：爲罪人爲非罪人。余尙不敢決。將以汝之証言爲定。獨是彼手鎗中一彈已發。一彈猶在。且彼亦自承認。該晚曾用此手鎗。以自衛。汝又何以言之。亞里子疾呼曰：然則汝謂彼擊殺李史章乎。曰：然。曰：否。否。誤矣。余目睹之。君僅傳聞。目睹者之言。終較真於傳聞者。附會之談。待余言畢。君始語矣。當羅加奔逸時。余見李史章固未死也。曰：未死乎。何以故。曰：犬吠時。余仍在涼亭中。自窺。

內窺之。犬方噬羅加之臂。繼聞發鎗聲。玻璃墮地。聲余意必。羅加欲發彈擊犬。不幸而誤擊與亭相對之窗耳。余旋見李史章啟窗探首出視。舉手鎗擊羅加。故知李史章必非爲羅加所殺者也。曰羅加發手鎗。汝目睹之乎。曰否。余當時猶在亭內。何能見之。曰汝見李史章探首出視。則羅加之目的。或不在犬而在李史章。是汝向者之言。僅可謂臆度耳。曰羅加本無辜。余知之。曰汝何獨知其爲無辜。曰余當時見彼爲犬所噬。手鎗墮地。畏怯之狀。難以言喻。李史章又復發鎗射之。余一時昏亂。欲救羅加。遂出已之手鎗。擊殺李史章也。言畢而仆。

案 城 里

---

里城案



百五十四

第十章

衆聞亞里子言。大驚。繼見彼昏暈不省人事。益嘩然不知所出。史哪來醫士急與羅加扶彼出室。斯郭而亦驚甚。遂下令曰。暫息十分鐘。再行審問。諸陪審者自椅中起。將離座。斯郭而急止之曰。請君等安坐無譁。恐於大事有礙。時章伯尼及德伯而已起立。斯郭而曰。二君太不鎮靜。恐他人效尤矣。德伯而謂章伯尼曰。君辦案有年。可稱能手。今亞里子以兇犯自命。君信之乎。章伯尼喟然曰。在座諸公思之。幸毋爲亞里子之言所惑。彼以擊殺李史。章自認是忿極之言也。不可信以爲真。

## 里 城 案

也。請以史哪來所查得之證據言之。據云死者有二傷。一重一輕。一彈穿寢衣而入於肉。一彈則否。可知死者受第一彈後。傷猶輕。故能去日間所着之衣。而易寢衣。無論羅加或亞里子所發第一彈。雖中李史章。必非要害之處。至第二彈。乃爲致命者也。然二彈之發。幾在同時。則死者何能易衣。若是之速哉。其或死者已受重傷。易衣臥床上。聞犬吠聲。復強起。趨至窗前。而復受一創。然則第一彈所中之處。或卽爲致命之傷口。然余輩無一二証據。以釋是疑團。奈何。若死者受第一彈於羅加及亞里子發鎗之前。則發鎗之聲。薩而拉及哀佛來已

小 說 林

聞之矣。據薩而拉言。鎗凡三發。而鎗聲起於九點鐘。則第一彈可斷爲羅加或亞里子所發無疑。今可疑者有三。(一)第一彈究爲亞里子所發與否。(二)第一彈究爲羅加所發與否。(三)亞里子與羅加果有殺李史章之心與否。總言之。余敢決李史章必非爲彼二人所射殺者也。德伯而曰。君非屬意於李君所遺之片紙乎。曰。然。余將以是告諸斯郭而君。余曾在客室中查得片紙。紙角已缺。其文曰。若余今晨死。殺余者爲——蓋其所欲言者。尙未書盡。就管見所及而論之。李史章必曾見兇犯之面。知己不免於難。故留此片紙以白己冤耳。



## 里 城 案

李史章固未嘗簽己名於紙上。然其字跡可認也。言畢以紙授斯郭。而斯郭而接而視之曰。此真李史章所手書者也。其字跡余熟識之。他人不敢謂必彼所書。而余則敢斷言之。章伯尼曰。君言良是。史哪來醫士曾云「死者之死甚速。」而此紙爲猝見兇犯。受微傷後而書者。若能証李史章於九點鐘前受第一傷。則可曰亞里子殺李史章。余見客室天花板上。有彈穴。可知此彈必爲亞里子。或羅加所發者。斯郭而曰。亞里子雖無殺李史章之志。然發彈而致彼受傷。亦不得謂無罪。待彼醒後。必再詰之。德伯而君以爲然乎。曰。余無所不可。彼第

小 說 林

二彈（中於要害處者）爲誰所發者。余輩尙未明曉。此狀命案。何可含糊了結。美機邦係死者之女。且於案中事多所牽涉。焉可忽而不問之哉。斯郭而遂出令曰。休息時已逾十分鐘。可復審問斯案。復謂諸陪審者曰。陪審諸君聽者。余與章伯尼及德伯而二君。皆以爲亞里子雖自承認殺李史章。然尙屬空言。并無實據可考。况其所發之彈。果殺李史章與否。彼亦不自知。胡能恃彼一言。率爾斷案。言畢。呼美機邦名。美機邦應聲入德伯而曰。汝寄父被害時。惟汝一人在第中耶。曰然。曰汝既在第中。曾聞手槍轟發之聲乎。曰否。曰然則汝能料

## 案 城 里

殺汝寄父之爲誰也。曰：雖有所疑，奈無証，何言之無益也。曰：汝有所疑乎？曰：然。惜無証耳。曰：汝該晚非在第中，而未他出乎？曰：否。曰：然則何時出第，何時歸第？曰：忘之矣。曰：汝出第何往？曰：此余之私事，君焉可問及之？曰：凡出一案後，無論何人，苟於本案有一線之關係，其私事不得不變而爲公事矣。汝既不願告余，余先爲汝述之。涼亭之會，越河而盟，非汝所爲也耶？言頓止，凝視美機。邦面美機，邦泰然不爲所動。德伯而曰：涼亭所會之男子，卽爲哈而來羅加。然歟？否歟？汝私事，余盡知之。隱匿不言，亦不能釋人之疑。曰：既知之，何尙欲問余耶？曰：余

小 說 林

欲問汝會羅加於涼亭。所爲何事。曰。余願有所託耳。曰。所託何事。不欲以之語余乎。曰。然。曰。越河而盟者。更有一男子。余亦知其名。美幾邦。冷笑曰。君真有兼人之識者矣。曰。所查得者。尙未足余願也。汝與羅加所言。皆爲人所聞。故余知汝之所以會羅加者。蓋欲求其助一臂之力耳。窺汝之心。不過欲越河而遇華德也。言際復注視美機邦面。章伯尼亦注視之。而美機邦之容。仍不稍改。德伯前曰。華德約汝越河。林中相會。此其意蓋欲約汝私奔也。然汝意以爲不可。又恐其自戕。故託友以戒勸之耳。設余言爲非。汝盍以己之所爲告余。曰。亞里于。

## 案 城 里

既竭所知以相告。何尙欲問我哉。曰。余欲知汝何爲而欲託友往勸之乎。是必有所恐。曰。余何恐。曰。汝不恐彼自戕乎。不恐彼殺入乎。曰。余意亦及是。曰。汝恐彼殺汝寄父耶。曰。否。否。彼性烈如火。余深恐其或以手槍自擊。決不殺人也。曰。余聞彼前此曾有殺人之舉動。汝能憶之否耶。美機邦不能答。德伯而曰。汝與華德會談約幾許時。曰。余當時急於談話。忘其爲何時矣。苟早知君有今日之間。余必稍留意焉。曰。母作此冷淡語。余語汝。汝離涼亭時。約九點鐘。少頃。槍聲連發。汝寄父或卽於此時中彈畢命耳。汝苟能告余歸第在何時。則當時汝寄

父之被戕與否。不待辨而自明矣。汝豈不知死者受傷之時刻。乃爲案中之最要問題乎。汝苟不欲爲死者雪恨。則曰。否則不可以噤齟不言也。曰。余入臥室時。已十點三十分鐘矣。曰。汝歸臥室時。由客室而入乎。曰。否。余由餐室而入。章伯尼聞言。微點首。蓋以美機邦往來之足跡。均起訖於餐室之廊下也。德伯而曰。該晚汝知汝寄父將何所爲乎。曰。余未之聞。曰。偵探於翌晨入汝室。汝云。已知汝叔父之被殺。而今忘之耶。曰。余當時固已知余寄父之被戕矣。曰。斯郭而及偵探未入汝臥室之前。汝非曾入客室。見死者之尸。而識爲汝親愛之舅父。

## 案 城 里

「親愛之寄父耶。曰：固若是也。曰：客室中有一物。汝曾得之否。曰：得之。曰：何物。曰：手槍耳。曰：汝從何處得之。曰：地板上。曰：汝何爲而取之。曰：手槍上有余名。在若置之而不取。則有入室而見之者。將謂余弑寄父也。曰：偵探謂手槍口有火藥遺跡。必有人用此以擊物者。此言是。否。曰：此亦余欲取之。第二故也。美機邦自知失言。口中喃喃似自責者。章伯尼念彼何肯承認如是之速。亦莫明其故。彼既出是言。則於此案必有密切之關係。德伯而曰：汝曾用此手槍以擊物乎。曰：前禮拜六。余曾用之。曰：前禮拜六。非案出之前一日耶。曰：然。曰：然則前星

小 說 林

期日晚間。汝何以失之哉。曰。余是日離第時。尙置之衣袋中。旋思攜之。殊不便。不若毋攜。遂置之於客室。火爐架上。德伯而深以爲然。蓋李史章或以之擊羅加也。復問曰。前旣匿手槍以避嫌疑。今而矢口直陳。此又何故。請汝解之。曰。手槍爲余所得。不出之以爲案中証據。何可免衆人之疑。章伯尼聞其言。自忖曰。此人出言自相矛盾。彼初以刷淨洗手槍。欲滅種種可疑之跡。及余得彈後。復置一彈於鎗中。此亦疑兵之計。今乃直言不諱。此必有故。不可爲其所惑。德伯而曰。手槍外。汝曾取他物乎。曰。然。章伯尼益驚異。以爲捨彼片紙外。一卽美機。



里

城

案

邦所藏之片紙上有李史章之字跡曰殺余者爲某！  
一更無他物。豈美機邦亦承認之耶。德伯而曰。何物而  
汝取之。又何故。曰。一小匣也。余以爲己之物。故取之耳。  
德伯而曰。得之於何所。曰。得之於寄父之手。中曰。小匣  
今猶在乎。曰。然。言際。自懷中探匣出。以授德伯。而德伯  
而啟匣而視。則一肖像在焉。曰。此誰之肖像乎。曰。此固  
余之肖像也。當時年甚幼。故容姿與今日稍異。德伯而  
方將閉匣。斯郭而忽見一物。攫而納諸袋中。曰。美機邦。  
汝云是爲汝之物耶。曰。何獨不然。但久不在余所耳。曰。  
何故。曰。初余以爲失之。今乃知爲余寄父所藏也。曰。是

果汝物耶。豈其上有汝之名在耶。抑別有何標記耶。曰。匣上并無余名及標識。然余能識之。余母購是以予余。余珍藏之。邇來不知何以爲余。寄父所有。德伯而默思久之。曰。密斯美機邦乎。余輩將復述及越河而盟事矣。汝曾遇華德否。曰。然。曰。相遇後同越河而歸乎。曰。否。曰。彼去時。汝未渡河乎。曰。然。曰。彼去後。汝渡河而歸乎。曰。然。曰。彼何往。曾語汝乎。曰。彼云。行將往安比。章伯尼初疑其言。以爲已親見華德在北支末斯。何得謂往安比。繼思哈菊衣曾受哀佛來之託。往安比寄信與華德。如是則美機邦之言。或爲不誣。德伯而曰。彼云抵安比後。

## 案 城 里

復往何處乎。曰：彼未曾告余也。曰：彼別汝後，卽往安比乎。曰：余不敢決言之。曰：汝知彼別汝後，曾越河來草圃耶。曰：余已乘舟渡河，歸不之見也。曰：汝之意，得毋以爲彼去後，汝卽不之見乎。曰：然。曰：然則彼何爲而渡河哉。曰：君何思及此。曰：此非臆度，余實有以知之。曰：君不見何以能知之。曰：密斯美機邦，不思地上有積雪乎。余觀雪上之足跡，不但知彼曾至草圃，且知彼曾至汝第之門前，惟入門與否，則余不之知。美機邦不語德伯，而曰：華德之來，汝第何晏也。余意彼或欲與汝寄父重修前好耳。雖然，汝寄父實汝二人自由結婚之阻障物也。

曰。汝以爲華德深夜來見。則大謬矣。雖然。彼或欲來謁  
余。曰。若然。則汝何以未見彼哉。曰。余獨自歸家。并無他  
人隨余而入。君愈言愈誤矣。德伯而取李史章所書之  
片紙出。摺其半如下式。

IF I die this

緩步至美機邦前。突出紙示之。曰。汝曾見是否。美機邦  
惶忙不知所爲。急以手按胸。徐曰。否。余未嘗見之也。曰。  
汝所言。余信之。苟爲汝所見。則今日此紙必不在余手  
中矣。汝其細審之。美機邦接而視之。曰。此字跡頗類余

## 案 城 里

寄父所書者。彼蓋欲告余輩以殺己者之名也。曰。彼必復書一紙。以此紙爲墨水所汗故也。余料此第二紙必在汝處。美機邦冷笑曰。汝誤矣。曰。余未嘗有所誤。此第二紙固爲汝所取者也。美機邦冷笑不語。德伯而曰。美機邦乎。可勿復隱。余以紙示汝時。見汝猶疑不決。恐卽爲汝所藏者。故驚懼之色。見於面。繼見汝以手按胸際。然後從容答余所問。是已知余手中之紙爲汝懷中之。又一紙也。美機邦竦肩曰。余曾以手按胸際乎。德伯而不之答。惟熟視其面。旣而曰。速呼馬活兒氏來。速呼馬活兒華德來。

第十一章

小

說

秋

美機邦方以爲華德斷不在是。此不過爲律師駭己之策。無何華德果至。美機邦大驚呼其名。華德點頭應之。德伯而曰。美機邦牛誕日事。華德君能憶之否。曰。余未之忘也。曰。君非欲殺李史章乎。曰。余怒極出手槍向李史章。君將發彈射之。幸美機邦扼余臂。手鎗墜地。得不肇禍。曰。出手槍卽殺人之舉動也。曰。怒極何擇。第余與李史章素無他仇恨。逞一時血氣。忿舉鎗相向。貽他人笑。事後而悔。竊恨當時不自三思。今日公堂對簿。君視余豈能殺人之人哉。况李史章乃美機邦之寄父。欲妻

## 案 城 里

其女而殺其父。不亦忍心害理乎。爲仇人之妻。亦美機邦所不屑。余亦何樂而犯此大不韙之名耶。曰。此乃空談耳。不足以釋衆疑也。余聞君手鎗墜地後。猶出種種不遜之言。以恫嚇李史章也。曰。或如君言。忿極而罵。亦人之恒情也。曰。散會後。君何往乎。曰。余歸余家耳。捨家曷歸。曰。是日余曾造門謁君。君何以他適。曰。余與李史章忿爭後。心中鬱鬱不樂。故翌晨出獵。聊以解憂耳。曰。獵後卽歸家乎。曰。否。余往安比。安比亦有家在也。曰。數日後。余又往安比訪君。君何以亦不在彼。曰。余居安比。僅一日。曰。然則何往。曰。往溫。識特曰。東竄西奔。胡爲哉。

小

說

林

曰。余知李史章將不利於余也。曰。君去里城時。此君猶安然無恙。君何以知彼之所爲哉。曰。友人告余耳。曰。所謂友人者誰也。彼何由而知君之所在。曰。未去里城時。余曾以所往之地。趾告之也。曰。君之友何名。曰。余不必告君以其名也。曰。君之友名哀佛來華德。不語。德伯而曰。李史章被殺之晚。君在何處耶。曰。余散步於河畔。德伯而聞其言。心甚悅。曰。君在河畔何爲也。曰。來會美機邦。余二人有約於先也。曰。曾遇彼否。曰。然。曰。遇彼於何處。曰。彼先渡河而會余於林中。也。曰。君二人密語幾許。時。曰。約一小時之久。章伯尼回思美機邦於九點鐘往。



## 里 城 案

會華德而於十點三十分鐘歸。是美機邦渡河往返。須費三十分鐘之久。凝思至此頓覺二人言頗相符合。德伯而曰。美機邦別君後。君復何所爲。曰。余將復往安。比行未及半途而折回耳。曰。君非復來李氏第耶。曰。然。君何以知之。曰。君母問。請先語余以君渡河之法。曰。余意欲涉水而過。故往尋水淺處。不料反誤入深處。故不得不鳧水而過耳。曰。夜深矣。何尙渡河爲哉。曰。此原因亦甚小。然似甚緊要。余直告君等可耳。余之初意欲不待李史章之允許。先與美機邦行。自由結婚禮。奈美機邦意猶未決。謂將於明日覆余。彼歸後。余始意彼之所

小 說 林

以不肯斷言者。或將待余去里城後而作書絕余也。於是。有渡河之舉。蓋欲再以言要之也。示之說盡於是矣。曰。抵第後。見彼否。曰。否。曰。君曾入第否。曰。然。余步入餐室。見美機邦臥室中燈火熄滅。始知彼已就枕。乃復自原路出。曰。入第時曾見李史章君乎。曰。欲先有所問可乎。曰。可。請速言。曰。君以是問余。設余以曾見李史章對。君豈欲指余爲案中之罪人乎。德伯而倉猝不能答。久之。乃曰。疑君者非余一人。君母作掩飾語矣。華德笑曰。君何其善自解也。曰。速吐真情。徒事狡供無益也。苟能悔過自新。罪尙可原。曰。君何若是之仁且原也。欲以甘。

## 里 城 案

言誘余耳。余苟承認，曰：「該晚余曾見李史章，則余雖非兇犯，亦見死者之末一人，必致牽連案中，受累不淺。余又安肯自陷於罪，不答所問，其權自在。」余曰：「昧君之言，是已承認，曾見李史章矣，但不肯明言耳。不然，何不曰：『余未嘗見彼也。』」曰：「誤會余意矣。君欲余曰：『未嘗見彼乎？』是反墮君之術中矣。苟余欲答君所問，則必曰：『余未曾謁彼也。』如是，則可証殺李史章者之非余，而君可不必空費有用之精神盤詰余無辜之人矣。釋余而另捕兇犯，乃君之責也。曰：『汝能助余以獲兇犯，亦汝之義務也。』曰：『捕兇犯，乃君之義務，非余所當爲者也。』章伯尼回。

視美機邦。坐橈上。微笑。并無驚惶之色。自思彼二人。眞所見顏。則笑。聞音。則喜者也。德伯而曰。李史章被殺。後君歸安比乎。華德曰。然。曰。夜深人靜。無車可僱。無馬可騎。君何能不彼。曰。步行至彼。何不可。曰。往安比。路程幾何。曰。五英里。曰。五英里。不可謂不遠矣。火又雨雪。步行維艱。衣得無濕乎。曰。否。曰。君非云。鳧水而渡者乎。曰。然。歸家後。卽易衣耳。曰。歸家後。復往安比乎。曰。然。曰。何故往安比。曰。余囑友人寄信與余。必以安比爲受信者之地址。故余往安比。以待信之來也。持勃羅史書一紙條。授德伯。而畧述查司金所云事。囑彼暗詰之。德伯而初

## 案 城 里

猶未會其意。仍問華德曰：「該晚衣何衣？」曰：「余假扮而來。」曰：「假扮之衣從何處得之？」曰：「購自濫識。特德伯而至。是始知勃羅史之意。乃急問假扮何爲哉？」曰：「不欲令人之識余也。」曰：「所衣何衣？」曰：「內衣平日之衣。外披一極長之灰色外衣。」曰：「雖若是。人猶能識君面。」曰：「余戴假鬚。誰能識破勃羅史以爲華德必案中之罪人。心大快。」德伯而問曰：「此後假扮之衣置何所？」曰：「假扮之衣已盡濕過橋時。擲之河中。」曰：「所云之橋非在大河及偉德勒福爾之間乎？」曰：「然。過橋乃至余家。然後往安比路。最近曰：美機邦有一小匣。匣內藏彼之肖像一紙。君見之否？」華德面

赤不能答。繼而曰：然！余！余曾見之。曰：日來君猶見之否？華德默然不答。德伯而復問之。華德曰：必欲知之。何故？曰：速答。余問曰：必欲余！余答君問，則余不得不承認。曰：余曾盜彼小匣而！美機邦狂呼而起，欲責問之。斯郭而疾止之，曰：密斯美機邦請少坐。雖有言，今非其時也。美機邦不得已，復就座。德伯而曰：華德君曾刻君名於匣上乎？曰：然。有余名之第一字在焉。曰：匣今猶在君處乎？曰：不解。君言然而——言際探手入內衣。忽驚呼曰：是匣已不知去向矣。曰：君於何時失之？華德默思曰：愚哉余也。懶哉余也。歸家時，何竟忘此匣。必已

## 里 城 案

沉於河中矣。曰：然則該晚是匣尙在君處乎？曰：余不敢決也。曰：若見之能識之乎？曰：能。德伯而以小匣授華德。曰：此非君所失之物耶？華德曰：二者之式頗相同。君於何處得此？曰：君聰明人不能猜之乎？曰：不能。曰：此小匣得自死者之手中？曰：天乎！此匣焉得在彼手中？曰：密斯美機邦之言不足信乎？曰：然則美機邦得之於死者之手中乎？是益可畏矣。言畢室中寂然。章伯尼以爲美機邦既欲藏種種可疑之證據何不匿？是小匣哉？止思索間忽聞美機邦曰：速停審可以已矣。斯郭而曰：汝言何意哉？曰：汝等誤以無辜者爲罪人。旁觀者將咸抱不平。

小

說

林

矣。曰：然則汝知罪人爲誰？曰：余知之。余知之。殺余寄父者，余也！余也。任汝輩治其罪耳。衆聞言，共以爲奇。惟章伯尼神色不稍變。華德埋面於手中，似不勝其憂者。章伯尼則靜坐而笑。德伯而曰：密斯美機邦，汝雖自承認，然無實據。余等尙不可輕信。猶將細察汝之行爲。曰：君不以余言爲真乎？曰：汝以兇犯自認，是否余何敢臆斷。美機邦嚙唇切齒，作忿恨狀。德伯而曰：苟汝言爲實，當呼上帝而誓之。美機邦佯曰：誓之何益？君不余信可耳。曰：汝不願誓乎？曰：復問余何也？章伯尼曰：彼將捨命以救彼所愛者矣。德伯而曰：汝仍自認爲殺汝寄父者。



## 里 城 案

乎。曰。然。余承認之。曰。汝如何殺汝寄父。曰。余該晚歸臥室後。余寄父來叩余門。呼余至客室。詢余何所往。余以實告之。彼怒罵余。余亦與之爭。忿極。取火爐架上之手槍而擊殺之。曰。汝寄父當時衣何衣。曰。衣寢衣。曰。彼中彈後立死乎。曰。余不之知。發彈後。余卽離室也。曰。發幾彈。曰。一彈。曰。信乎。曰。然。曰。然則以汝寄父臨死時所書之第二紙示余。美機邦不語。急出紙以授德伯。而德伯而讀其文。曰。

『若余於今晨被害殺余者馬活兒華德也。』

四座皆驚。莫不注視華德。德伯而謂美機邦曰。紙上言

何以不與汝言相符合哉。曰：死者受二傷。君忘之耶。是蓋余寄父受第一彈之傷。後所書者也。德伯而曰：何以知之。曰：當余與寄父爭論時。父謂華德發彈傷己。將控之於律師。余怒其將不利於余所愛。故槍斃之也。曰：得是紙在何時。曰：翌晨。君審問余久矣。余亦更無所言。待死而已。言畢而退。德伯而謂陪審者曰：人命重情。不可妄斷。既無確實之證據。焉能定案。余有一二疑難之間。題敢請質之諸公。一。苟密斯美機邦所言爲是。則華德於該晚。尙有此小匣。何以又在死者之手中哉。由是知美機邦必未知其事。不然則彼何不隱匿此小匣哉。

里 城 案

且彼之所言前後不相應。是彼恐意中人（華德）罹於禍。故願以身代之也。（二）彼持火爐架上之手槍。以射李史章。則李史章所用。以擊羅加者。何在哉。是二者不可不悉心研究也。言畢。斯郭而導陪審者至他室。共議之。一點鐘後。衆始議定。復入審問堂。朗誦斷語曰：

『死者李史章之寄女美機邦。溺於所愛。謀殺長者。衆所不齒。法所不容。今彼已自承認。將送之裁判所。他日判決時。在座諸公。幸往觀之。』

第十二章

小 說 林

衆聽斷語畢。有謂美機邦太潑悍。眞爲案中之罪人者。有謂彼本無辜。迫於威而強自承認者。有謂情節支離。彼決非案中之罪人者。衆訶嘈雜。莫衷一是。終無一人挺身出。爲美機邦辨其冤者。審者亦陪不爲衆言所動。斯郭而擬於翌日解美機邦至德復縣裁判所。衆皆稱善。時夕陽西墜。晚景蒼茫。衆皆散歸。章伯尼意欲歸李家。與勃羅史同室宿。遍尋勃羅史。不可得。念彼必先歸。遂獨向草圃步去。行次。見李伯德緩步行於前。呼之曰。李伯德君。非從此歸家乎。曰然。余緩行。欲待君同歸耳。

## 案 城 里

會散後。君與斯郭而語。故余先行耳。曰。華德今晚宿斯郭而家。翌晨將送至德復裁判所。所可異者。余不知美機邦其何以爲心也。曰。章伯尼君。按今日審問之結果而言之。君之意見若何。章伯尼爲人素謹慎。不欲率爾答之。故先問伯德之意見。曰。處今日之勢。苟汝爲審問者。其何以斷之。曰。余豈可出言妄斷。惟惜彼女子之無辜耳。曰。汝意美機邦爲無辜者乎。曰。然。曰。汝可語余以其故。曰。余試言之。不敢謂其必是也。當審問時。余亦旁聽。且死者爲余父。余甚願速破是案。故凡審問之言。余皆留心記之。余以爲美機邦之所以自認者。乃欲袒護

小 說 林

他人耳。曰。自認爲兇犯。乃關係生命事。彼何獨以此自陷哉。且彼所欲袒護者。果爲誰乎。曰。美機邦固聰慧女子也。決不自投阱中。胡至自認爲罪人。余意彼至裁判所時。必不復承認矣。果若是何以對付之。捨彼言外。更無他証。彼必曰。當時所以承認者。逼於威也。既無佐證。卽裁判官亦不能決其是否。勢必至於釋彼。以爲無罪。然則是案中之罪人。果安在也。豈不存是而已。逃亡海外乎。章伯尼深以其言爲然。乃謂李伯德曰。汝言良是。然美機邦或不反供。曰。余語汝。彼必不再承認。彼本無辜。何苦受此重刑哉。他人殺人而已。當其罪。天下甯有

## 案 城 里

是理耶必不承認前言矣。曰：汝何以敢決彼欲護他人哉？曰：若彼願自受罪，則何於未審問華德之時不先承認哉？曰：人之心至不可測者也。汝又何能度彼之志哉？曰：自余觀之，則理甚淺而易見。當未審問華德之前，彼猶未知罪人之已被獲也。曰：然則汝所疑者爲誰？曰：汝尙不能決耶？罪人非華德，而誰苟非彼所愛彼，豈肯捨生以救之乎？曰：死者爲彼寄父，亦舅父骨肉至親也。豈愛此不及彼耶？抑以愛彼之深而不愛此耶？父之仇不共天，彼不欲復仇，反願以身代仇死乎？是不啻已亦爲父之仇矣。曰：父死而所愛者猶生焉，得不移愛父之心。

小

說

林

愛其所愛者乎。事果成，彼亦必與之絕婚。此卽彼之特色也。曰：汝何以能知彼性情哉？李伯德疾言曰：彼心中事，余何能知，僅猜度耳。余久在外，豈能諳彼性情哉？曰：汝意華德誠案中之罪人，亦有証耶？曰：如彼非爲罪人，則美機邦之小匣，旣爲彼所得，復何以又在余父之手？中此卽美機邦非爲兇手之確證。德伯而君曾道及之，曰：然。余所見較汝所言，稍有參差耳。曰：斯郭而所言，生誕日爭論事，君猶憶之乎？曰：余能憶之。曰：然則斯郭而所云，余父拾華德之手槍起而藏之，君亦必能憶之矣。章伯尼頓覺李伯德所言甚合於理，欣然曰：余未嘗意



里

城

案

及是也。曰：君或不注意於是。余搜之久而終不可得。曰：斯郭而或已得之。曰：斯郭而告余曰：余父謹藏之於客室一抽斗中。曰：然則華德曾取之去乎。曰：以余度之。該晚華德與美機邦相會後。即來第中。與余父爭論。余父忿極。以手槍擊華德。華德年方力強。奪手槍而殺余父。章伯尼搖首曰：否。否。客室中。并無爭鬥之形跡。且苟汝言爲是。則汝父何能書兇手之名於紙上哉。李伯德曰：余得之矣。當余父聞犬吠聲。即以華德之手槍向窗外射擊。忽有彈飛入。因受微傷。（此亦爲羅加或亞里子所發者。則不能決。）嗣後華德忽入。余父雖受傷。手槍

必仍在手傍。誤認華德爲兇手。欲射殺之。而槍已爲華所奪。由是而中彈身亡。至若所書之紙有殺余者爲華德字樣者。蓋以彼曾有欲殺已之舉動。疑第一彈亦爲華德所發。故既受傷。卽直書其名。此必然之理也。曰然則美機邦處亦有一彈。何故。曰美機邦或見華德奪手槍殺余父後。卽以此手槍自衛也。章伯尼沈思曰。李史章所以以擊華德之手槍。今已不知所在。余輩必往尋之。此乃案中極要之物件也。曰然。曰先從何處尋之。曰此易解者也。馬活兒華德曾曰。彼歸家時。擲濕衣於河中。然後往安比舊宅中。章伯尼注視李伯德曰。然。曰然。

## 案 城 里

則彼或以手銃擲河中。卽不若是。彼見有名在其上。遂攜之。至安比故宅中。曰。然。明晨余將往安比。曰。汝往安比。查手槍。余將入河中。搜濕衣。章伯尼曰。余願君同往。安比。李伯德疾言曰。余本欲與君同行。但思偵探察訪事實。以秘密爲要。故余不敢偕君同往耳。章伯尼譏之曰。作事貴應機。而行君第與余同行可耳。言畢。二人已抵第。而勃羅史不至。晚餐後。乃各入臥室而眠。翌晨。章伯尼早起。下樓。呼李伯德。同至斯郭而家。欲約斯郭而同去。斯郭而以往。德復縣辭。章伯尼乃與李伯德往火車站。六點三十分鐘。火車啟行。七點鐘抵安比。卽往華

小 說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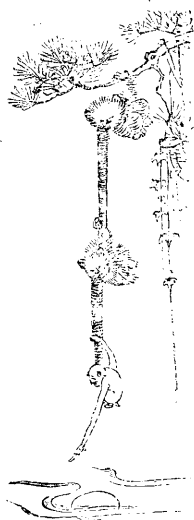
德舊宅。宅在密樹林中。幽寂深邃。遠望不可見。其地距市約里許。往來人所不經之處。誠秘密之所也。章伯尼足甫及門。驚駭大呼。蓋勃羅史方立門前。玩視手中之手槍。



案 城 里

---

里城案



百九十四

第十三章

小

說

林

當審問時。勃羅史靜聽於側。以爲華德必案中之罪人。然猶不知華德果曾假扮與否。故書一紙示德伯而。使以是問華德。未幾。華德果曰曾假扮出外。於是決意往查其種種可疑之情節。待審問畢。勃羅史卽往火車站謁司事查司金。問之曰。殺李史章者之形狀。汝猶能憶之耶。查司金曰。余憶之。余能憶之。今陪審者已去矣。可若之何。曰。苟陪審者不去。汝將何所爲。曰。汝何甚愚也。胡不呼余爲証人。勃羅史欲言。查司金止之曰。余未嘗告汝以殺李史章者之爲誰乎。余未嘗告汝曰。余親見

## 里 城 案

若人乎。余未嘗告汝曰。余曾再遇彼乎。余未嘗語汝曰。彼乘何火車來。而乘何火車去乎。汝今復來。欲何所爲乎。豈欲余離我責守而親捕若人乎。余知汝之所欲。豈欲余捕得若人後。械梏之而授於汝手中。汝坐受其名乎。曰。否。余惟欲汝助余。他無所干也。曰。汝何爲而以最醜之名。加之於纖弱之女子。豈美機邦真犯殺父之罪哉。曰。否。查司金忿然曰。哈里孫來。以陪審者之斷語告余。是已斷彼爲罪人矣。汝猶曰。否。毋乃太欺余乎。曰。此不過衆人之私議。尙須待公堂之審斷。曰。汝以鄉愚待余乎。美機邦經此一番之審斷。全國之人。皆以爲冤。汝

小 說 林

能有禁人不反對之權乎。曰：然則汝可証彼爲無辜者乎。曰：余能証之。美機邦實無罪之人也。曰：何以知彼爲無罪之人。曰：君問余何以知彼爲無罪之人。余先問汝何以知彼爲有罪而欲強置諸法。言畢，怒而欲行。勃羅史急曰：余亦信美機邦爲無罪者。汝可助余以証之否。查司金曰：余生平不爲人所欺。苟汝言欺余，將飽汝以拳。曰：查辦是案者，非余一人。故斷美機邦爲罪人。咎不在余也。查司金怒稍歇，勃羅史復曰：請秘君之所知，勿語他人。余苟捕得真犯，則美機邦可脫於罪矣。曰：余性急，無耐心。聞此審斷語，焉得不怒。君旣囑余勿告他人。



里

城

案

敢不從命。曰：汝不言若人離里城時，非自汝處購車票者乎？然則彼必向管車者購之。管車者必猶能憶此人之形狀。否則苟能得此人所購之車票，則亦可知其所往矣。余無他求，惟欲汝爲余介紹耳。苟知其所往，余今晚卽欲乘火車往彼處。曰：管車者名伯來，爲人和善，汝苟有所求，彼必能答汝。曰：得君介紹，益佳。火車何時啟行？曰：十點三十分。旣而火車已應時馳至，入車站。查司金引勃羅史見伯來，逾時火車啟行。勃羅史乃謂管車者曰：伯來君，余乃偵探，欲往捕一人，請君毋阻余所爲。曰：人各有所事，之權限豈有侵犯他人自由之理？曰：余

小 說 林

問君前星期日晚間。有一人乘是車。將何往。君知之乎。曰。余頗願告君。但乘客衆多。焉能一一知其所往。且事隔數日。已忘之矣。曰。請靜思之。夜深而來乘火車者。必有非常之事。况自里城乘火車而他往者乎。曰。火車時停時止。乘客或上或下。余何能答君所問哉。曰。有自君處購車票者乎。否則若人必入火車後。然後購之。汝能回憶前事乎。曰。然。似有自余處購車票者。君所問者。非一長鬚而衣極大之灰色外衣者乎。且此人手中提一小皮囊。至於彼自何處購車票。余不之知也。曰。所購之車票。尙在汝處乎。曰。車停時。余輩卽送車票至總局。今

## 里 城 案

所有之車票。俱存總局中。君必欲得之。請少待。俟檢余車票簿言畢。取一簿出。反覆檢視。曰。乘客自里城往他處者。其存根之車票。均在余處。至於鄰近農夫。不購車票。惟於下車時。司事者稍取其資耳。若人必未嘗購車票者也。曰。然則若人於何處下車哉。曰。余不能決。蓋車站有二。一在安比。一在安比附近處。乘客不往此二處者。均須購車票。余將往詢諸掌輪者。言畢。返身去。未幾。卽回。曰。彼不復記憶矣。俟抵安比後。余可詢諸安比車站之司事者。轉瞬車已抵安比。勃羅史及管車者。同下車。至司事處。管車者詢之。曰。前星期日晚間。有自里城

小 說 林

乘火車來者。係長鬚而衣極大之灰色外衣之人。君見之乎。曰。見之。此人親付余以車費。管車者見車將啟行。急謂司事者曰。余將去。問此君可耳。又謂勃羅史曰。此君名吉尼。亦良士也。言畢上車。勃羅史曰。吉尼君望君。顏靄然可親。必能有以助余也。曰。苟能效力。無不從命。曰。余乃偵探。將偵捕一人。此人曾於前星期晚自里城乘火車來此。卽君親見之長鬚而衣灰色外衣者也。曰。此人來時。夜色已深。不可細辨其形容。復無車票。余益不注意。曰。彼曾有所問乎。曰。否。曰。彼問寓所何在。曰。否。彼手中提一小皮囊。余知彼之家必在安比也。曰。彼

案 城 里

手中提一小皮囊乎。曰然。君非欲知彼之住址乎。曰是固余所欲知者。曰若人下火車後。低首攜囊而行。馬車夫偉斯敦見其囊甚重。艱于步行。卽謂余曰。『余將馳車往載此人。』曰若人曾受彼之請乎。曰然。余猶見彼登偉斯敦之車。曰汝所言之偉斯敦。今安在家於何處。曰君苟欲明若人之來歷。必往詢偉斯敦。偉斯敦之所居。卽在附近。余可指示君。言畢。遂以往彼處。路告勃羅史。勃羅史別司事。獨往其家。見其家係一小客寓。雖不甚寬暢。然尙整潔。勃羅史入門後。僞爲投宿者。偉斯敦卽導之入第四號臥室。勃羅史曰。人有告余者曰。君於

小 說 林

前星期日晚間。載一客自車站而他適。果有之否。曰然。曰此客之住址何在。君能告余乎。曰君何故詢之。余平日素不識君焉。可輕答君問。曰然則該晚所載之客。君亦不之識乎。曰雖不之識。然豈可以一言之不慎。陷他人於罪言畢。熟視偵探面。心頗懷疑。勃羅史曰君若是。余友無患矣。君待人如己。令人欽服。偉斯敦且驚且疑。勃羅史曰余爲彼友。彼爲君友。則余亦君友。余願立見余友。曰君必先証君爲彼友。然後可得見之。勃羅史躊躇曰余友所在。君必知之久矣。偉斯敦點首。勃羅史曰余律師也。彼作書召余來安比。接信後。余卽乘火車而

## 里 城 案

來。但余前未嘗至安比。故不知彼家於何處。余在車站時。聞君曾載彼歸。故來訪問耳。曰。苟君友欲召君。何不以其住址相告哉。勃羅史疾應曰。余當時亦怪其何不以住址告余。繼思彼之所以不明告者。恐偵探者知之耳。曰。君言真與否。余不能必。若人何名。君能告余乎。勃羅史曰。馬活兒華德。卽若人之名也。言際心跳躍不止。注視偉斯敦之面。偉斯敦曰。是也。華德於該晚固在是。勃羅史心始定。曰。然則該晚彼宿君家乎。曰。否。彼未嘗至余家。僅乘余車行也。曰。歸彼家中乎。曰。然。曰。彼今在家否。曰。彼今在何處。余亦不敢決言。蓋余自該晚遇彼。

後。迄未之見也。曰。明晨煩君導余至彼家。曰。欲謁彼。必早起。恐彼荷鎗出獵也。曰。聞君言。似與華德交久矣。曰。否。余二人相識雖久。然交未深也。曰。君終爲彼之友也。曰。失志之士。余輒樂與之友。余亦畧聞華德與李史章忿爭事。華德所爲雖過。然以李史章辱之甚。竊爲不平。是故不願人之捕彼也。曰。然則該晚君停車站前。非專待華德乎。曰。否。該晚余以攬客駐車站前。見若人下車。方攜一皮囊。向前疾行。目不旁視。睹其舉止。神情雅似華德。遂馳車尾之呼其名。彼果應。余乃載送歸家。彼囑勿以己名告他人。故余迄今未嘗道及彼之名也。曰。君



## 里 城 案

能守信。可謂不負其友矣。夜深矣。余等其早睡。明晨六點鐘前。祈即呼余起。偉斯敦遂導勃羅史入臥室。翌日早起。梳洗畢。偉斯敦以華德家所在告之。勃羅史從其言。步行約里許。遙見一舊第。現於前。推門入。即爲一小室。鐵爐鏽壞。塵垢滿壁。狀若庖厨。再入則爲餐室。其後爲客室。亦汗穢不堪。駐足。乃上樓。入一室。床榻備焉。一壁有小門。另通他室。室中鋪設甚精緻。勃羅史四顧寂寥。似無一人在。因坐椅中。自語曰。第一之目的。在查得一二証據物。華德曾涉水。衣必濕。故謂曾歸家易衣。然後復出。擲濕衣於河中。然不足信。余意彼手提一囊。其

小 說 林

中或卽爲濕衣。是則彼曾易衣。而未嘗擲之於水中也。彼歸家後。必置皮囊於是室內。余當悉心搜察之。於是遍搜室中。無所得。自疑曰。豈或付之一炬耶。凡人處於無可如何之境。雖極貴重之物。亦不得不割愛而毀滅之。余知彼必以皮囊塞火爐中而焚之。余將細察焉。乃以小叉撥爐中灰。中有鍍紐數枚。是衣之被燒。已顯然可知。灰中更有鍍絲一條。勃羅史將棄之。又思此或爲穿假鬚之鍍絲。遂盡納諸囊中。復大笑曰。華德巧言欺人。美機邦之金匣。何嘗在濕衣袋中。余不知其由何爭奪。而在死者之手中。遂下樓搜手鎗。見厨下一磚斜欹。

## 案 城 里

欲墮拔之。出中有一穴。穴中有一手鎗。一金牌。牌上有人名。在曰『李史章』。欣然曰。妙哉。此行得此手鎗。華德不復能置辯矣。余可先下斷語曰。華德以手鎗殺李史章後。并未歸家。卽來此言畢。復玩視手鎗管中有彈子。餘壳二枚。益知死者所受之二彈。均爲彼所發者。又見鎗柄上似有文字。室中黑暗不可辨。乃就窻前視之。讀曰『馬活兒華德』。時室門頓啟。章伯尼與李伯德攜手而入。

第十四章

小

說

林

勃羅史章伯尼相見。各驚疑不已。勃羅史曰。章伯尼君。別後所事何如。所謂案中之罪人。余已得之矣。章伯尼熟視其面曰。誰爲案中之罪人。曰。卽余昔日所疑之華德也。曰。汝以何証之。曰。証據頗多。余言必不訛。曰。斷人之有罪與否。偵探之重事也。汝幸勿妄斷。苟無真實之証據。決不可輕出諸口。曰。余旣爲偵探。焉有不明是理者。不有以證之。誰敢出是言。章伯尼就座曰。余將坐聽君言之。勃羅史卽以所查得之証據。一一告章伯尼。章伯尼曰。勃羅史君。汝言果真耶。誓之。勃羅史聞章伯尼

## 里 城 案

以『君』相稱。知彼心中不悅。已言。復曰。無傷也。余決不輕陷人於罪。曰。汝誤歸罪於一女子矣。而猶曰。不輕陷人於罪。曰。何謂。曰。當以與車站司事所爲事告余。余爲查辦是案。不辭勞苦。跋涉而來。蠢哉。汝也。憤乃公事矣。勃羅史不欲章伯尼於李伯德前責己。亦怒曰。君欲責余耶。余所爲苟近於理。不受責也。曰。剛愎自任。乃行事之大患。汝喜自任。此案糾縉不絕。恐卽汝之咎也。此後願汝不復干預此事。曰。不復干預此事。何爲。曰。不若歸波士頓之爲愈。曰。案中之証據。已盡爲余所得。君促余歸。而自居其功。可乎。曰。余獨任查辦之職耳。君速歸波

士頓曰。不從君命。其如余何。曰。余將函告偵探長。召汝歸耳。曰。余亦將函告偵探長。余已尋獲罪魁。彼必不召余歸也。曰。汝既必欲辦是案。爲今之計。安在。曰。將往德復縣。以所查得之證據。告裁判官。曰。汝誤歸罪於一女。子心猶未足。復欲累彼無辜之華德乎。曰。彼無辜乎。曰。然。曰。否。否。決不若是。華德自河畔而來。爲一人所譏破。——章伯尼似厭聞其言者。曰。苟非重要之案件。余任汝自爲之耳。今余之所以規汝者。恐汝之聲名一壞。而不可復振也。汝不服余言乎。余將有以證汝言之非。汝靜聽之。汝言華德殺人。離里城。在該晚十句三十分鐘。

## 里 城 案

然美機邦渡河歸家時亦十旬三十分其後華德猶越河入李第迨歸家易衣而始來安比也如是則華德可謂爲無罪者矣。勃羅史強辯曰誰謂彼無罪苟出是言必知罪人之爲誰且得確實之證據然後可脫彼於罪。曰勃羅史君尙不知自愧乎昔則妄謂美機邦爲罪人今復又控其所愛是何居心耶曰美機邦已自承認矣。曰彼恐汝陷其所愛耳故願以身代之也曰君心口中抑何袒護彼二人耶章伯尼厲聲曰汝以余爲有私意耶汝不知余閱歷深而措置慎耶以若所爲余不欲汝復執是業矣曰余何爲棄是業曰嗣後若再不從余命

小 說 林

不復教汝矣。余誓必查獲案中之罪人。勃羅史終不以己意爲非。以爲章伯尼之言極力反對己意。必妒己成功無疑。於是決意往德復。乃謂章伯尼曰。君欲與余爭。非余欲與君爭也。章伯尼不之答。謂李伯德曰。君意若何。曰。余願偕勃羅史君往德復聽審。余之意并不袒彼。但以今日之勢觀之。余不得不暫認華德美機邦爲罪人。君如能得罪魁而釋彼二人。則余不勝感謝矣。曰。君不以余意爲非。余甚欣慰。必竭力拿獲兇犯。以釋庸衆之疑。曰。章伯尼君好自爲之。事成。余願以千金爲君壽。曰。謝君厚餽。余必不使無辜者受此无妄之災也。言畢。



## 案 城 里

三人出門歸安比鎮。既至客寓前。章伯尼忽問勃羅史曰。汝知手鎗發幾次。曰。余見管中有彈壳三枚。曰。美機邦生誕日。華德曾發一彈。嗣後復發二彈乎。曰。君言是矣。章伯尼默然未幾。李伯德偕勃羅史往乘火車至德復。章伯尼則獨回波士頓。入偵探署。見偵探長。盡以勃羅史事告之。坐談移時。然偵探長終不願召勃羅史歸。章伯尼曰。若不召彼歸。余必辭職。曰。君何能辭職他去。使公家少一幹事人。遇事必致棘手。君又何忍。余之所。以不允君所請者。以勃羅史既投身此署。勤習偵探。多方研究。以發達其腦力。亦固宜。然曰。君必不召彼歸乎。

曰。余猶不。一曰。君其思之。查辦是案者。勃羅史耶。抑章伯尼耶。偵探長不答。章伯尼促之曰。速言。此非疑案。何庸三思。曰。既若是。則是迫余令汝辭職矣。曰。余從此去矣。言畢。出署去。偵探長方欲有所言。已不復見。章伯尼既出。偵署。即赴電報局。寄一電至德復縣裁判所。詢是案之結果。發電後。遂歸家就餐。坐待至晚。無回電。明晨送信者持一電來。電文曰。『已斷馬活兒華德爲是案之兇犯。』章伯尼閱電無語。忽一僕入曰。有一女子來求見。章伯尼遂入客室。肅客入。則美機邦其人也。美機邦曰。余至是。君必以爲異。曰。然。曰。余幸被釋。奈華德含。

## 案 城 里

冤。不。白。何。曰。頃。接。來。電。已。悉。之。矣。曰。爲。今。之。計。奈。何。余。至。偵。探。署。謁。君。則。人。謂。君。已。辭。職。去。君。何。事。不。滿。意。捨。此。重。任。曰。余。欲。呼。勃。羅。史。歸。偵。探。長。不。允。余。所。請。耳。曰。君。得。毋。謂。華。德。非。罪。人。而。勃。羅。史。所。查。得。之。証。據。不。確。乎。曰。然。余。不。之。信。也。余。謂。華。德。無。辜。斯。無。辜。矣。曰。何以。言之。曰。勃。羅。史。疑。該。晚。來。安。比。者。爲。罪。人。厥。理。固。是。然。豈。可。決。其。必。爲。華。德。曰。彼。年。少。氣。羸。大。都。如。此。不。足。怪。也。惟。恨。其。陷。及。良。善。耳。曰。美。機。邦。汝。欲。乞。援。於。余。乎。曰。余。以。君。不。信。勃。羅。史。言。故。來。就。懇。欲。君。之。破。其。說。也。曰。勃。羅。史。閱。歷。猶。未。深。余。必。能。破。其。說。華。德。無。罪。惟。余。二。

人知之。曰：章伯尼君。華德之存亡。余恃君矣。曰：汝疑華德乎？曰：余不能無所疑。曰：華德真有令人可疑之處。無怪衆人疑之。而勃羅史遂得乘間售其技。然謂華德無辜。汝何以証之？曰：兇犯藏華德之手銃於可疑之所。令人不得不疑。華德殺人。曰：汝識見勝勃羅史一籌矣。然則汝何以曰『不能無所疑』哉？曰：該晚余渡河歸第。後彼何以又涉水渡河而入第。此可疑者。一旦有一最可疑之事。彼尙未承認。余寄父被殺之翌晨。彼嘗貽余一信。曰：信猶在是乎？曰：然。言畢。探信出。授章伯尼。章伯尼讀之。曰：

里

城

案

「美機邦愛鑒。卿之所以不遽許余者。因卿無自主之權耳。今日阻障物去矣。無反動力矣。而卿可言所欲言矣。卿苟仍却余所請。將與卿永別而長謝此大塊矣。馬活兒華德署。」

章伯尼讀畢曰。是信亦必爲兇犯所捏造者。將以固衆人疑華德之心也。余必撲殺此獠。此乃家國之蠹賊。真人頭而畜鳴者也。曰。死者受二傷。果然乎。曰。然。汝何以知之。曰。亞里子昏暈後。醫士及羅加扶入內室。余遂乘間以是詢羅加也。曰。慧哉女子。勃羅史不及多多矣。汝舅受傷後所書之紙。汝旣得之。何不毀之。苟爲他人

小 說 林

所得華德其何以自解。曰余知此片紙與華德有關係。故謹藏之。焉能料此紙爲他人所知哉。余乃悔當日之誤。然已晚矣。余愛華德。故祖之。然以理論。知彼所爲不當。將終與之絕婚。第心雖疑其有罪。尙冀審斷之。或有誤也。余今日所處之境。進退兩難。旣無証。彼無罪之事。實焉得不附和衆人。謂之曰。斯案之罪人耶。曰。此片紙誠如藥中之毒劑。不待言矣。今余有一疑問。請汝釋之。金匣旣爲華德所竊。何以又在汝寄父之手中。曰。以余論之。華德入第時。或墮匣於地。余寄父聞聲出視。遂得斯匣。曰。汝所言。余竊以爲不然。汝寄父雖得金匣。必不

## 里 城 案

終日握之手中也。苟彼得匣，後旋即爲人所戕。則汝之理想，或是總之余輩必殫心力費時日，以破此奧妙，不可思議之奇案也。曰：君將何以爲計？曰：余所爲適與勃羅史相反。余意汝必即日歸家，葬期定於何時？曰：今日午後。曰：余將與汝同歸。汝姑在此早餐。余往波士頓市中查詢此事，或可得一二端倪。美機邦點首曰：善。章伯尼遂出門，赴波士頓美尼鐵路總局，謁其總理。問曰：前星期日晚間九點鐘時，有往里城者，其車票何在？能示余否？曰：幸該晚往里城者，僅爲一人，尙易查耳。言畢，呼從者檢視車票。須臾，從者持一車票授章伯尼視之。其

文曰。『自溫、織、特、至、里、城。』復見紙邊撕碎痕跡，乃問總理曰。此票購自何處。余見紙邊有撕碎痕迹。總理細審車票曰。是票購自紐約。其式與哪維支船票同。章伯尼道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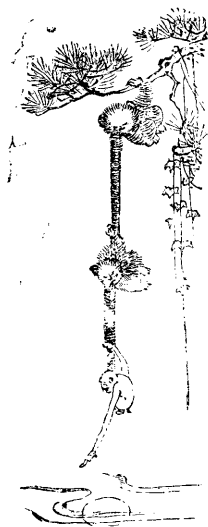




案 城 里

---

里城案



二百二十二

第十五章

小

說

林

章伯尼歸家。美機邦早餐方畢。遂同往火車站。乘火車。返里城。既抵家。葬禮已備。斯郭而趨前迎美機邦。見章伯尼隨其後。心竊異。念彼二人何爲而偕至。美機邦急曰。斯郭而君。余不信華德爲兇犯。章伯尼君已表同情。斯郭而曰。果然否。勃羅史雖爲偵探。年甚少。閱歷不深。章伯尼君既不信其言。則此中必有要故。請以示余。章伯尼曰。勃羅史所得之證據。固甚確實。然彼無斷事之才。故貽誤尙多。不可不細察也。余曾據理駁彼之意見。奈彼仍膠持成見。何蓋彼既不能証美機邦爲兇犯。則

## 里 城 案

斷斷不能不決。華德爲兇犯。曰。華德既無罪。然則殺李史章者爲誰。曰。余此時尙不能決。余願復細視屍身。君其偕往乎。斯郭而曰。願甚。二人遂入客室。美機邦則獨歸臥室。章伯尼啟棺視尸。面蒙白巾。斯郭而見章伯尼注視不稍動。不知其何思。章伯尼復審視死者之手。忽謂斯郭而曰。若余等今日不復驗尸。則又誤矣。曰。何以故。曰。死者之手。非戴有寶石戒指乎。此豈可以之殉葬。曰。何哉。曰。死者爲人所殺。則所有之物件。均爲案中緊要之證據也。曰。此僅一戒指耳。何得謂爲重要之物件哉。曰。旣爲偵探。必須在在留心。不可以微細而忽之。請

君爲余除此戒指下。曰：君必欲之。余可除之下。言畢。探手入棺。取戒指下。章伯尼曰：余又願君藏之。苟有用之處。余將取之於君也。曰：謹從命。曰：余將細審之。斯郭而遂以戒指授章伯尼。戒指內圈刻有字曰：『W. to M.』章伯尼自語曰：是何與金匣上所刻之字相同。乃以戒指返諸斯郭而曰：君曾以金匣呈德復縣之裁判官乎。曰：昨晚已呈之矣。曰：余亦願再細審之。時牧師及李伯德皆至。行葬禮。李伯德入呼美機邦。美機邦不出。衆皆疑訝。禮畢。移棺出。至河畔而葬焉。衆各紛散。哀佛來亦將去。章伯尼止之曰：汝不識余乎。曰：君乃章伯尼。余何

## 里 城 案

不識。美機邦語余云。君不信華德爲兇犯。其然乎。曰然。今余欲託汝代寄一信。願當此任乎。曰願當此任。曰汝有良馬乎。曰余馬馳甚快。曰余之所以託君者。欲速得回音耳。今晚汝必歸覆余。明晨將去里城。有所事也。曰欲余何往。曰煩汝往德復縣裁判所謁其書記。曰何名。曰安斯來。曰此君余舊友也。曰謁彼時。向彼索視美機邦之小金匣。苟不在彼處。囑彼導汝至庫室。取匣視之。匣外刻有文字曰 W. T. M. 或曰 W. TOM. 余不能憶。如爲 W. TOM 則可活汝友（華德）矣。哀佛來唯唯而去。章伯尼入第。遇哈而來羅加。曰辦案若是。令人酸鼻。曰

小 說 林

然。余願以身代華德死也。曰。亞里子何如矣。曰。彼方病臥。余等初不敢以諸事告之。恐益增其病勢也。奈僕人無知。悉述裁判所事。彼幾驚絕。余今將有以慰之。惟願君早證華德之無罪耳。曰。余必竭力出彼於罪。羅加辭去。有頃。美機邦入。曰。章伯尼君在。是何爲。曰。汝母何名。曰。余母名馬丁脫。曰。汝尙知汝父之名乎。曰。不之知也。余嘗詢諸舅父。則曰。『汝何嘗有父哉。』曰。汝母名馬丁脫。則其首字必爲M。余知汝父名之首字必爲W也。曰。是亦案中要題耶。曰。汝寄父所戴之戒指上。刻有M字樣。余已命哀佛來往德復縣視金匣上所刻之

## 案 城 里

字矣。如其中亦有字。則匣必有二。曰然則此豈可証華德之無罪乎。曰然。蓋是可証死者手中之金匣。非爲華德所竊者也。曰華德無罪。似可以是證之。但投於河之濕衣。固安在哉。斯郭而告余曰。李伯德曾入水求之。不見濕衣之影跡。曰此言不可信。汝母爲其所惑。今余將他適。曰何事。曰案中情節。豈能自來語。余必窮訪之。曰早歸就晚餐。薩而拉亦在是。與君可作竟夕談。曰美機邦願汝毋墮。曰志若事可以人力挽回者。余必竭力以圖之。言畢離第。至史哪來醫士家。會醫士適從亞里子家歸。章伯尼問曰。余有一問題。汝其答之。凡人死後。

小 說 林

手指腫耶。抑縲縮耶。曰。是不可一概論。被毒而死。手指浮腫。否則皆縲縮。曰。然則李史章之手指腫大乎。抑縮小乎。曰。余見其指縮。曰。彼之手指必不腫大耶。曰。余可決之。曰。謝汝。汝助余多矣。他日裁判時。願汝勿忘是言。余將列汝於証人中矣。曰。所証何事。曰。姑勿問。第爲之可耳。曰。余不敢不從君命。曰。請毋以是告他人。曰。君旣以是爲極要之問題。余必不以之告他人也。章伯尼遂別史哪來。出門步至橋頭。見水向水閘而流。勢甚急。以爲濕衣不在岸傍。必在閘下矣。前行至水閘北。見水中有無數圓石。且水亦甚淺。若有物隨水流下。則必爲石。



## 案 城 里

所阻。笑曰：華德何不擲衣於閘北哉？擲之閘北，可順流而入江海矣。余將於夜半試尋華德濕衣之所在。言畢，往詢司閘者曰：前星期日至，今曾開閘放水出乎？未也。曰：今晚亦不開閘可乎？司閘者點首。章伯尼歸李家，與美機邦晚餐。章伯尼曰：李伯德何往乎？美機邦曰：以斯郭而招飲彼赴宴矣。曰：彼不在，甚佳。蓋余之所爲不欲使人知。汝有舊衣否？請取一襲以授余。曰：余當往取之。少頃，美機邦取舊衣來。章伯尼浸之以水，俟其濕透，束之成捲。曰：余將持此往橋畔投之水中。如華德當日所爲。余料華德投衣之所，必距水閘甚近。曰：余諳君意。

矣。願與子同行。曰可。曰即往乎。曰時猶太早。必與華德投衣同其時。且余願見哀佛來君。十一點鐘後。彼必來矣。姑少待之。曰然則俟鐘鳴十一點後。始往試之乎。曰汝寄父被殺夜。汝自涼亭歸時。已十句三十分。華德復來。第中然後歸家。是則至橋畔時。必十一句三十分鐘矣。二人坐談良久。回首視自鳴鐘。秒針方指十句四十分。五分。忽聞門外有馬蹄聲。須臾哀佛來自外。入章伯尼急問之。曰所事何如。曰余見安斯來。告以故。彼出小匣示余。曰匣下所刻何字。曰僅有 W.M. 二字。并無 S 字。且 W.M. 二字相距甚近。美機邦嘆曰。已矣。章伯尼君。今

## 里 城 案

何如矣。不既無望矣乎。曰。汝母尙有他名乎。曰。有與無。余不敢必。總之捨焉。丁特一名外。余無所聞。曰。汝母之名。或爲維納那。蓋以所刻之字中。有之字樣也。余輩必查明。果爲汝母姓氏縮寫式與否。此事姑置勿論。哀佛來乎。余將往尋華德。擲水中之濕衣。君願偕往乎。曰。願甚。然李伯德曾沒水以求之。不得也。余輩此行。恐亦徒勞無益之舉也。依余之見。莫若束衣成捲。擲之水中。令彼等得之。而不見金匣。則華德可脫於罪矣。曰。否。否。必不可。私造証據。此欺人之舉。苟爲他人所知。更累華德矣。華德果有罪。死亦當然。果無罪。救之可耳。言

小 說 林

畢。挾濕衣出第。美機邦及哀佛來默隨之。既至橋畔。章伯尼止步曰。苟余言而中。是卽華德擲衣之所矣。乾衣投水中。水流甚急。衣必浮於水面。越水閘能過矣。苟爲濕衣。則其重力較重於水面。之抵抗力。衣必半沉而流行。甚緩。余今將試之。月光甚明。水清而淺。汝二人留意細察之。言畢。轉身四顧。橋傍有一斷木。急取之。曰。余將擲是於水中。木質輕於水。將隨波上下。任其所之。言際。擲木於水。果如其言。曰。至若濕衣。則不然。濕衣入水流。甚緩。至水閘而止。既而下沉。哀佛來君。可往水閘傍。視濕衣之所。哀佛來應聲而去。章伯尼擲濕衣於水中。

里 城 案

美機邦熟視之。濕衣初則浮沉水際。及至水閘。忽下沉。不可見。美機邦驚呼不止。章伯尼曰。速往水閘觀之。既至水閘傍。不見哀佛來。惟見其衣帽掛樹上。章伯尼以爲彼必往閘下搜尋矣。久之。仍不見彼出。二人大驚。忽歡呼聲自閘下起。二人心始定。未幾。哀佛來自閘下。出塗泥滿面。手執濕衣二捲。曰。章伯尼乎。上帝福汝。汝言良是。余見汝所擲之衣。下沉後。卽脫衣入水。至閘下。摸索。距閘約丈餘。果得濕衣一捲。曰。勇哉。哀佛來。智哉。哀佛來。卽此一舉。可以報華德拯汝之恩矣。哀佛來及美機邦急欲解濕衣視之。章伯尼止之曰。歸家後解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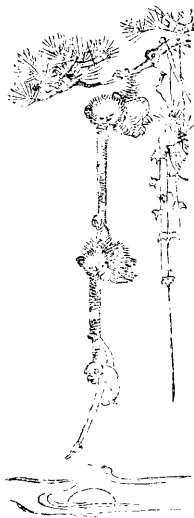
遲。且哀佛來方自水中出。恐受風寒。急宜歸室。哀佛來  
着衣訖。二人欣然攜手歸第。章伯尼解所得之濕衣。美  
機邦喜曰。是果爲該晚華德所衣者。章伯尼急翻衣袋。  
其中果有一小匣。在式與死者手中所握之匣無異。三  
人大喜。



案 城 里

---

里城案



二百三十六

第十六章

章伯尼曰。時乎不可復失。証據雖在。罪人猶未得。華德安能出獄。案胡可了結。今距案出之日。已一禮拜之久。罪人不知何處去。必往追之。哀佛來曰。火車啟行在一點鐘。今已十二點十五分矣。君可速駕余馬車去。曰。煩君送余至車站。曰。諾。曰。余去後。切勿以所得之証據示他人。美機邦曰。君去矣。而令華德被縲。繼受榜箠。困獄中。耶曰。無傷也。汝輩亦不必入獄。視彼。恐爲人所疑也。曰。亞里子病甚矣。余欲以是告之。使其心稍安可乎。章伯尼默視良久。曰。汝可告彼。曰。『余寄父李史章。尙未

林 說 小



## 里 城 案

死。』哀佛來及美機邦驚問曰。尙未死乎。曰然。李史章。既未死。則華德可無罪。如是。則亞里子亦可以稍舒其。憂矣。曰。奈彼不信。何。曰。可另作支吾語。必不可提及濕衣。且余尤不願勃羅史知余所爲。苟爲所知。彼必極力反對也。余將去矣。章伯尼及哀佛來上車策馬向車站而去。既至。章伯尼獨登火車赴紐約。翌日始至。下車往華盛頓哈支書院。行次。取日記簿出。翻視數四。始見前所記。『華盛頓哈支李伯德』等字。復詢之他人。乃知是書院爲王梅孫所創設者。既至甫入門。一老者出。章伯尼曰。君非王梅孫君乎。曰然。曰。此來余受命查一學。

小 說 林

生。彼父今已逝世。遺產甚鉅。人謂其子已死。終無實據。若死者有子。則家產盡授之。否則將以分給他人。余曾聞其子昔嘗肄業貴校中。故特來拜訪。卒業後。此人何之。請以示余。曰。此人何名。曰。名李伯德。來貴校時。年約十四五。曰。敝校自開辦以來。并無名李伯德之學生。余識一人。其姓與君所欲問者同。曰。此人履歷何如。曰。十年前。有來校參觀者。名李史章。謂有一子。名李伯德。將來校肄業焉。余以校規示之。彼遂去。後數日復來。云其子已入他校。且問余何以不擴充是校。余以無經費對。彼慨然允解囊相助。嗣後彼不復來。曰。當時彼居此幾

## 里 城 案

何日。曰。約一月之久。曰。然則彼曾寄信來是乎。曰。然。曰。彼來時。汝見其子乎。曰。余未之見也。苟彼之子。卽爲君所欲覓之李伯德。則是死者固有子。君願足矣。曰。余不但欲知死者有子與否。且欲覓其子歸。言畢辭出。往哪維支船局。詢書記曰。往來船客名單。汝有之乎。曰。每日房艙諸客姓名。余均記之於紙。曰。然則請以星期六晚所記諸客姓名示余。書記以紙授章伯尼。章伯尼依次誦人名。至『馬利斯』卽以艙位房號錄日記簿中。乃出船局。自語曰。腹枵矣。可以午餐矣。遂入酒館食畢。赴捕房。謁捕頭曰。此七日中。有來投報失人者乎。曰。有之。

小 說 林

君將何爲。曰。余在里城。辦一戕命案。捕頭點首答。章伯尼曰。余已辭職去比金頓。(偵探署)曰。何故。曰。旣令余查辦此案。又遣一人助余。反致事事爲彼所掣肘。故余決意辭職。雖然。余必查明是案也。曰。君言出自心誠。不愧爲有名之偵探矣。曰。余將自此往里城。追獲一人。曰。與此間走失之人有關係乎。曰。然。幸君詳告我。曰。數日前來一婦人。據云其夫名馬利斯。於前禮拜六晚走失。不知何往。迄今杳無音信。余憫其窮。曾飭人往尋之。迄今未獲。曰。此婦何名。曰。有名刺在。君可取之去。自往問之。章伯尼稱謝。離捕房。回寓。出名刺。命寓僕往請。

## 里 城 案

婦人來。未及一小時。婦人入。曰。見君名刺。知爲偵探。余夫之蹤跡何在。君必已知之也。曰。余已查知汝夫於禮拜六晚離。是而他適。汝知彼去此將何所爲乎。曰。否。余既不知其所往。又安知其所爲。君若知之。幸卽告余。曰。彼何往。余猶未敢必。當日彼去時。非向東而行乎。曰。然與否。余均不敢言。彼有隱恨。余豈敢輕洩之於他人。曰。汝願答余問乎。曰。當答者。余必答之。曰。汝夫居紐約城幾何時矣。曰。余等乃新抵紐約者。曰。然則汝等蓋來自外洋者。曰。然。余等僑居歐洲久矣。曰。汝與夫同居乎。曰。然。曰。汝夫忽回美洲何也。曰。余知其故。不敢告汝。且余

夫摩厲以須。躍躍欲試。已十有餘年矣。曰彼何所爲。而必待至今日。婦人變色曰。此豈可以語君者。曰非敢窮詰也。汝旣欲余查獲汝夫之蹤跡。必以汝夫所爲之事。約畧告余。汝夫猝然回美。又去紐約。非欲求其所大欲者乎。曰唯。曰隻身而往。不太險乎。婦人咬唇曰。唯。曰彼非往尋仇耶。曰唯。余不敢言。曰誰爲汝夫之仇。曰唯。余未之聞。曰李史章之名。汝亦未之聞乎。婦人驚曰。君烏得而知斯人。曰然則汝固非知斯人者耶。曰君何爲而獨道及彼之名。曰前星期日晚間。汝夫向東去。而李史章遂被殺矣。婦人大呼曰。余之上帝。余之上帝。可

## 案 城 里

畏哉。一可畏哉。言畢，坐椅中，以手障面。章伯尼曰：最可憐者，一無辜之人，已被捕而禁于獄中矣。曰：可怖哉。此人命重案也。曰：李史章汝友乎？曰：否。否。非也。曰：汝非聞彼死而悲傷者耶？曰：誰云余悲傷？曰：此言出自余口。汝夫此行，往殺李史章耳。婦人疾言曰：必不爲是。必不爲是。彼僅往索還其女也。曰：余知之矣。汝夫乃女之父，而汝乃女之母，亦李史章之姊也。曰：父曰母曰妹，君得毋有癩疾乎？章伯尼驚訝曰：然則請自解之。曰：君已知之。何庸余釋之？曰：然則余將指汝夫爲殺李史章之罪人，執而送之法廷。彼勃羅史少年才短，徒知負氣，累及

小 說 林

無辜。反令兇犯得逍遙法外。余必擒而殺之。曰。惟祝上帝。福余夫。曰。殺人兇犯。法律所不貸。上帝顧從而福之乎。余既出比金頓。此事原與余無涉。惟念彼無辜之徒。獨負重冤耳。曰。彼雖無辜。余不之識。何爲屢言及之。曰。勿謂彼雖無辜。汝不之識。彼卽汝夫之女也。曰。彼豈被控耶。曰。人謂彼與兇犯同謀。曰。被控者更有他人乎。曰。馬活兒華德。曰。此真出人意。雖然。余亦不之顧。曰。忍心哉。見無辜者陷於罪而不救之乎。曰。彼二人既無罪。裁判官必能辨之。今已斷爲罪人。余亦無可如何矣。曰。汝夫與李史章。究爲親戚否。曰。余不告君。曰。決不言乎。



## 里 城 案

曰。不言其奈余何。曰。余將設法苦汝。曰。汝何敢驚余。余將囑棧主逐汝出。曰。汝忘余爲偵探乎。余有可禁汝之權也。曰。何故而禁余。曰。余將云汝與汝夫同謀。曰。奈余未離紐約何。曰。汝爲主謀。汝夫爲從。曰。汝無以証之。曰。汝知夫殺人而不告發。與同謀何異。故按刑律觀之。汝實罪首。曰。老賊無情。章伯尼曰。余且將囚汝於獄。曰。雖老死獄中。必不告汝。曰。余不能久居於此。言畢。以手掣電鈴。一童入。章伯尼曰。速往呼一幹僕來。婦人詢曰。將何爲。曰。汝坐視之可耳。有頃。童偕一僕入。章伯尼作一書曰。

『速遣一探子來。至要至要。』

書畢。授僕人曰。速往捕房。以信呈捕頭。僕應命而去。章伯尼就座。取新聞紙讀之。越半句鐘。婦人趨至窗前。章伯尼不之顧。仍低首閱報紙。既而婦人趨至門前。欲啟門。不可。怒曰。何敢鎖門。侵余出入自由之權。章伯尼不之答。婦益怒曰。門不能啟哉。誰鎖此門。曰。已鎖矣。何能啟。曰。何故欲鎖門。曰。既欲知之。不妨直言相告。余命童自外鎖之。曰。何故鎖之。曰。苟探子不來。決不欲汝入室。——時叩門聲忽作。章伯尼曰。速入門啟處。一人入。謂章伯尼曰。余第五十六號之探子。婦人怒曰。何謂哉。

## 里 城 案

二人不之應。章伯尼謂探子曰：緊隨是婦。一旦余向汝索彼，汝必告余以彼之所在。曰：唯唯。曰：汝既知之，可以去矣。探子遂出室而去。婦人曰：教探子緊隨余，何故哉？曰：汝可以有遷居之權，然不可以離紐約。余將行矣。婦人猶欲言。章伯尼已出室，獨坐室中，叫噪詬罵。然亦徒勞口舌，已無可如何矣。章伯尼既出客廡，乘火車歸里城。翌晨赴李氏第，遇美機邦於客室。美機邦曰：君歸乎？所事有頭緒否？曰：罪人爲誰，余得之矣。曰：彼何名？曰：案中。之罪人，卽汝之兄。曰：余舅之子乎？曰：否。彼雖以汝舅之子自稱，實則非是。今在何處？余欲見之。曰：彼已去矣。

曰。彼將何處去。雖至南北二極。亦必追而獲之。曰。前日  
 之夜。彼往斯郭而家赴宴後。猶歸臥室中。昨日午餐後。  
 余猶見其面。章伯尼不能耐。曰。請速言。請速言。曰。午餐  
 後。彼仍歸臥室。將至晚餐時。余往呼之。則已不在室中。  
 嗣後遂不復見。章伯尼頓足曰。無及矣。言竟。蔽面作懊  
 喪狀。美機邦趨出。十分鐘後。章伯尼忽自椅中躍起。大  
 聲呼曰。密斯美機邦。密斯美機邦。美機邦應聲而入。章  
 伯尼疾聲曰。彼入臥室後。遂不復見乎。曰。余未見彼出  
 也。曰。仍臥於汝寄父之臥室乎。曰。然。余以彼爲寄父之  
 子。故居之於寄父臥室中也。曰。案發後一日。夜間勃羅

## 案 城 里

史宿此。聞巨聲大作。急下樓。至彼臥室中視之。則室中空無人。勃羅史坐而守之。晨鐘方動。則彼已在室中。此何故。汝能解之否。曰不能。曰以余度之。第中必有密室。罪人卽匿身於其中。曰第中安得有密室哉。曰苟無密室。則李伯德何以忽不見。曰苟有密室。君將何從而知其處。曰欲尋此密室。亦甚易。汝寄父之臥室中。必有一門。可通密室。余等速往視之。言畢。二人入李史章之臥室。章伯尼回顧室中。曰勃羅史臥樓上。聞若人在密室中。可知密室必在上。而不在下。且勃羅史所居之室。寬大如是。室是室。及汝之臥室。皆有小室。突出於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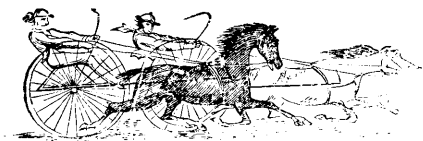
林 說 小

二小室之間。乃爲自外堂至餐室之路。余觀樓上。并無小室。亦無是路。故密室必卽在是處。曰欲入之。何由。曰若欲入之。則甚不易。恐密室門卽在小室之天花板上。也。余將往觀之。遂啟小室之門而入。一犬臥其中。驚駭却退。犬躍至美機邦。傍鳴鳴作哀聲。復奔入小室。起前足扶牆而立。仰首號哮。章伯尼曰。此犬似亦知人事者。美機邦誘犬出。章伯尼入小室。立椅上。細審天花板。呼曰。此板如門。可以啟也。啟板入視。逾時始出。曰。若人已死。必係自戕。速往呼斯郭而來。屍未驗。余不欲擅離之也。美機邦狂奔而去。

案 城 里

---

里城案



二百五十二

第十七章

小

說

林

章伯尼復入密室。啟天窻。見室中濃烟密布。益見若人係自盡者。室中陳設諸物甚小。極精緻。案頭有紙一束。上有一籤曰。『供辭章伯尼君拆視。』章伯尼大驚。急坐椅中。拆而讀之。其文如下。

『余恨彼如毒蛇。切齒椎心。誓有日以足踐其首。處心積慮。忍恥含垢。越十數寒暑矣。居恒挾利鎗。操白刃。摩厲以須。眼欲穿。心未死。所望一旦狹路相逢。一擊而中。流血十步。百恨俱消。雖喪余元而不顧。今日仇人死矣。於願足矣。明知殺人犯法。刑律所不容。第螻



## 里城案

蟻貪生。尙思逃罪。不謂造端嫁禍。因而累及無辜也。嗚呼已矣。知君才識兼人。茲事難逃洞鑒。區區殘生。不敢愛惜。惟恐後之人不知我心。反笑我狂。是以不嫌煩瀆清聽。縷呈此事原委。區區苦哀。願君憐而諒之。則幸甚矣。余名李史章。卽羣謂被害之李史章。亦卽案出後歸視其父之李伯德。死者實爲馬利斯。卽華德之族父也。吾李氏故世家。世世顯貴。父生余於李吉蒙雪維而之役。余父充步卒。屢戰屢捷。勢如破竹。升爲參戎。時俘虜及受傷者。皆送李吉蒙醫院療治。會余姊亦以病在彼調養。病愈。卽充該院醫員。病

人中有名馬利斯者。我軍中一武弁也。余姊痴小無知。爲彼所惑。起坐飲食。頃刻不離馬利斯左右。遂涉情愛。竊思此人既無過人之才。又無驚人之貌。愚哉余姊。何竟眷戀於彼哉。既而馬利斯病愈。將出院。余姊云馬利斯病猶未愈也。須靜養。不宜急出院。主許之。由是二人相交情益深。余在家不之聞也。數日後馬利斯私與余姊行婚禮。居然夫婦矣。適余父自軍中歸。負重傷。幾不起。醫士竭力調治。病始稍痊。余姊逕以婚事告之。父大怒。詬姊。姊猶具實以對。至馬利斯爲揚濟（合衆國市民之稱）一語。余父怒不可遏。

## 案 城 里

傷口復裂。血湧出不止。急請醫士來治。血乃止。而病勢因是益篤。余往醫院覓余姊。不見。急奔至馬家。視之。則余姊臥地上。面色如灰。急呼人移彼入父第。靜養數日。病始愈。余始知姊見父斥已。乃奔回家中。以之告馬利斯。馬利斯冷笑曰。如此同居。終不安。不如永別。不辭而去。余姊憤極昏暈。幸余往始得救。數月後。余姊生一女。終日抱負嬰兒。作種種遊戲。誘兒嬉笑。漸忘其夫矣。日久。余父病勢稍減。余侍其側。父問及余姊邇來事。余初不欲答。恐其傷口裂。奈父迫余甚。余乃畧言之。余父切齒曰。賊子不可訓也。及聞余

姊產一女矣。復欣然曰。速呼汝姊來。余方趨出。父復囑曰。令彼抱小兒來。少頃。姊抱女嬰入。跪父前請罪。父曰。爲余故。幾殺此小兒矣。言畢。抱兒與之接吻。余姊以手按面而哭。父以言慰之。遂爲父女如初。一日。余父將死。呼余入曰。我兒爲人和善。必能享富貴。余有一不義之命。汝苟能從余言。則余雖死。亦瞑目矣。余飲泣嗚咽。喉爲之梗。強出聲曰。何遽出此不吉之言。苟有所願。兒無不樂從也。父笑曰。佳兒佳兒。余欲以昔日之遺囑耳。余昔謂所有家產。均分於汝姊弟二人。今余欲汝僅有其三分之一。而以三分之二。

## 里城案

予彼母女二人。女死則屬其母。母死則女亦可得此以濟。願汝從余言。余嗚咽不能答。惟首肯之而已。父曰。細思此舉。亦近於理。汝爲男子。成人後。卽可以自立。汝姊馬丁特誤嫁奸徒。零丁孤苦。不有多金。何以自活。余唯唯而退。旣而律師至。如彼所言。更寫遺囑。爾後余父病勢益危。姊抱之於懷。瞬息而逝。以父言故。名所生之女曰美機邦。五載後。一日。余方晨餐。馬丁特閱報紙。忽作驚異聲。余卽詢其故。馬丁特指報紙示余。余讀之曰。『此次戰勝後。政府優待兵士。誠古來未有之舉。副將馬利斯。升授欽差大臣。不次超

升。足爲國民勸。蓋馬將軍之事業。之氣概。之名譽。眞能爲國爭榮。爲民弭患。而其臨時之才識胆力。俱有足多者。將軍擬於日內偕夫人赴巴黎。余讀畢。姊謂余曰。弟願偕余往巴黎乎。余曰。姊欲往巴黎乎。姊曰。彼乃美機邦之父。弟忘之乎。余曰。未敢忘也。姊曰。彼今猶未知膝下之有此兒也。余曰。彼棄姊不顧矣。豈復有故劍之思乎。姊曰。弟不當出是言。苟余終日憂苦。彼焉忍獨處安樂境中。彼之去也。非爲棄余也。余初欲背父相從。彼以余身居醫院。不能遽離。故暫別余而去耳。余曰。彼未忘姊。何數年來。絕無音耗乎。

## 里 城 案

姊曰。速止言。姑以報上言爲是。余必往見之。弟不願偕往。亦可。余獨行耳。余見其意已決。又不忍其獨行。遂屈意從之。將行。美機邦忽病。余姊欲行。余勸止之。數日後。美機邦病已愈。姊卽束裝赴巴黎。以爲其夫必歡迎之也。故命余飭匠製小金匣二。中置美機邦肖像。匣上刻有馬丁特之首字。一以與余。一以與其夫。余等旣抵巴黎。暫住一寓中。余先出訪馬利斯之旅館。歸告余姊。姊書一信。述別後之苦衷。并謂所生之女。已解意可愛。復置一金匣於信封中。倩人送至彼處。久之。不見回音。余竊恨馬利斯之無情。余姊猶

小 說 林

以言護之曰。渠身爲欽使。公事煩多。日來必無暇作覆書也。又數日後。仍杳無音信。余不可耐。束裝勸姊歸。余姊曰。信或中阻。彼未之見。不然。何不覆一紙。余意不如親往見之。余阻之不可。乃偕姊往馬利斯旅館。投刺入。導余輩至客室。有頃。一美婦出。詢余等從何來。告之以故。婦曰。馬君有事纏身。不能相見。余卽彼之妻。余姊曰。余乃彼之妻。汝何得強佔人之夫。婦冷笑曰。余知之矣。汝蓋李吉蒙之棄人耳。余知之矣。余未與馬君結婚前。彼曾語余。汝是來非欲求彼踐前言耶。彼性頗強梗。恐不復認汝爲妻矣。余怒曰。按



## 里 城 案

汝之言。是汝已承認余姊爲馬君之妻。而汝非其妻也。曰。然甚然。當時彼徒以情不自持。誤爲汝姊媚惑也。余曰。余言何如。余屢勸姊歸。姊不余應耳。余姊曰。不見彼。誓不歸。婦人曰。必欲見之。余當往呼。言畢。轉身入室。有頃。馬利斯入。謂余姊曰。欲見余何爲哉。余姊曰。馬——馬利斯曰。余曾接汝二信。余恨當日錯誤。所以不覆汝也。別後汝產一女。是女固余之女也。苟有所言。余必從命也。余大怒。欲扼其喉。余姊急止。余曰。慎毋若是。余輩遂出。駕車而返。余姊曰。其速往請律師來。余應聲出。嗣後馬利斯被捕。余姊往裁。

判署對質。遂定馬利斯監禁之罪。始知報上所謂欽差偕夫人赴法之語。皆屬謬言。實則彼與此婦。於赴法前。亦未嘗行婚禮也。故以棄妻及招搖之刑律定其罪。案定後。余偕姊歸。無何。余姊以鬱恨身死。嗚呼痛哉。余姊爲何而死哉。審問時。馬利斯聞已定監禁之罪。卽大訾余姊。并謂余曰。余罹於罪。皆汝之所爲。他日苟出獄。必殺汝而甘心焉。余駭甚。知余與彼誓不兩立。夙夜謹防。不敢稍忽。一旦相逢。非彼殺余。卽余殺彼。余苟殺之。當以余衣衣之。則人見之者。必皆以爲余屍。余復僞爲余子。使人不余疑。是以余往華

## 里 城 案

盛頓哈支書院。向王梅孫謂余有子等語。且寄信於人。人必答余以信。余乃留其信封。作寄子信。置其中。謹藏之。以待時之至。復留鬚染髮。效馬利斯狀。余居李吉蒙久。識余者多。故余盡賣家產。而遷居里城也。時余計之缺點。惟向友人常作有子在外等語耳。後數年。華德家亦遷居於此。余訪之。知係馬利斯之姪。時馬利斯猶未出獄也。余以爲此乃天數。故亦不復他遷。美機邦生誕日。余與斯郭而坐談。華德忽來。向余乞婚。余不之允。彼大怒。甚至以手鎗擊余。前星期日之夕。余方坐客室中。默思何以對付華德。忽一彈

破窗而入。中天花板。余急躍至窗前視之。則一人與犬搏。時雪已止而月甫出。余急擊余者必華德。乃急取火鑪架上之手鎗（即屬於美機邦者）發彈擊之。忽復有鎗彈飛入中余首。幸傷甚微。（及審問華德時。余始知此二彈乃爲羅加及亞里子所發者）數分鐘後。聞叩門聲。恐華德復來殺余。取短鎗（此鎗屬於華德）出。乃啟門。一老者入。鬚長及腹。熟觀之。方知此人非華德也。入客室。余詢之曰。君何名。曰。余馬利斯也。期至矣。余曰。久不見。故不復識。馬利斯曰。余爲何而來。君可立知之。言畢。探手入懷。余恐其殺

## 里 城 案

余也。急發手鎗殺之。馬利斯立斃。（實則彼將取小匣出以示余。爲索女計耳。）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遂解其衣。衣以余之寢衣。復以被掩傷口上。發彈擊之。以爲如是則衣上有彈穴。奈發鎗時。余手忽戰慄。以致彈不入傷口而別成一穴。是以衣有一穴而屍身有二傷口也。又以余之戒指戴彼指上。此戒指原係彼前贈余姊者。故圓徑之大小。恰合於其指。章伯尼闕至此。呼曰。此極微事。而余卽由是而得案中。之要證。不亦奇乎。

余又以火焚其面。今人不可復識。置屍火鑪旁。令人

謂彼倒臥而被焚者。復書二紙。作移禍之計。使偵探之徒。不得不指華德爲罪人。布置畢。入密室。薙鬚。改容。假作余之子。以爲聲音笑貌。父子或相似。人必不之疑。復以死者之衣納囊中。往火車站。乘火車至安比。有馬車御者。誤認余爲華德。呼余同載。余漫應之。彼遂送余往華德故宅。入宅。焚囊中衣。以手鎗（鎗有華德名）金牌（牌刻有余名）置厨下之磚中。以磚虛塞其口。使人一望而知內有物。時將近十二點鐘矣。余臥床上少息。忽足聲自外入。急躍出窗外。坐樹陰中。竊視入室之人。則華德也。華德滅燈而眠。

## 案 城 里

余亦徒步出。乘火車赴紐馬克。管車者嘗指二人謂余曰。彼等偵探者也。余惟唯。翌日余至里城。入酒肆。聞斯郭而聘偵探者來。余細審其人。卽昔日車中所遇之偵探也。大驚。入第後。余犬復趨近余。示種種相愛之狀。斯郭而素知犬性兇猛。未有見生人而不吠者。其心焉得不疑。是夜美機邦令余宿。昔日所居之臥室中。誠大幸事。入室後。見余殺馬利斯時所衣之衣。猶在架上。猛然省悟。念此衣以翻弄死屍。染有血跡。若爲偵探所見。以致生疑。不如藏之密室中。爲愈。此後事跡。皆君等所目睹。毋庸余贅述。惟一紙

爲美機邦所得。則非余所願。彼得是紙而疑華德爲罪人。復躬履法庭。以殺父自承。其心苦矣。令彼若是。余之咎也。雖然。爲余一身計。不得不附和衆人之說。乃僞造種種華德殺人之証據。欲君獨往安比。而余得乘隙沒水尋華德之衣而毀之。奈君智珠在握。能識余心。邀余同往。此計遂不果行。既抵安比。勃羅史先在。已查得種種証據。竊自欣喜。不意君獨不以爲然。曰：『華德必非兇手。否則美機邦焉得辭同謀之咎。』余思有君爲余敵。余不得不死。人必有一死。死常事耳。余恨雪矣。可以死矣。然竊有所恨。一殺馬



里 城 案

里斯時。誤會其意。成此大獄。以致擾累多人。(一一)以十數年之深謀遠慮。一旦爲君窺破。(一二)使美機邦負醜名。於心甚不安耳。知君必能破是案。獲余屍。見是紙。惟乞君以美機邦故。勿以紙上之言語人爲感。余死矣。兇手死矣。案可了結矣。蔽人之隱。全人聲譽者。上帝佑之。君其憐余之愚而許之乎。』

章伯尼讀畢。呼曰。亞猛亞猛。amen! amen! 亞猛者。言願從其言也。

第十八章

小

說

林

章伯尼知李史章不欲已洩其所爲。頗覺難於措置。低首默思。約十五分鐘之久。忽躍起曰。余得計矣。必不負彼所託。言畢。藏紙袋中。出密室。靜待斯郭而之。至未幾。斯郭而美。機邦。勃羅史及史哪來。醫士俱至。斯郭而謂章伯尼曰。聞公已破是案。然乎。曰然。余甚喜被誣者之可免於罪也。勃羅史曰。華德被誣。君何以証之。曰。有二物可以証華德爲無罪。投水之衣與袋中之金匣。余皆得之矣。華德無罪。此二者其明證也。勃羅史驚訝曰。死者手中之匣上。刻有華德之名。君何以辨之。曰。衣袋中

## 里 城 案

之匣上亦刻有彼之名。汝可細視之。此二匣式頗相似。所刻之縮寫字必爲美機邦之母之名。美機邦僅知其母名馬丁特。以余料之必更有一名。其第一字母必爲M。勃羅史曰。盡破余之說矣。斯郭而曰。章伯尼君。尙未告余等以罪人之名。章伯尼曰。兇犯卽僞名李伯德其人。也。彼云曾肄業於紐約一書院中者。君等猶憶之乎。但余曾往該處詢之。知李史章之子已死。故院中無其人。惟數年前。李史章曾至該書院。此犯知其故。乃冒其子之名。來殺李史章。又竊得李史章與其子之信。持之來。以示汝也。曰。然則君爲捕此犯而歸乎。曰。然。但此犯

小 說 林

已自盡矣。審問之期請稍緩數日。尙有一事。不可不察也。斯郭而點首曰。禮拜二日審問何如。曰善。甚言畢出門而去。乘火車赴紐約。急覓五十六號探子。問婦人何在。曰仍在昔日之厲中。遂步至厲前。投刺而入。婦人曰。來見余何爲。曰余來告汝夫之踪跡。曰然則語余。曰余往尋汝夫。曰果然乎。曰余已得其所。在曰今何在。曰彼之所以離汝而他去者。欲殺人耳。曰彼何嘗殺人。汝言不足信。曰彼欲殺人而反爲人所殺。曰何謂哉。曰彼已死。曰天乎。天乎。曰願汝隨余去。曰去何之。曰至里城耳。曰何以故。曰汝夫往里城。將殺李史章。不知何以爲李。

里

城

案

史章所知。汝夫方欲擊彼。而已爲彼所殺。曰。可慘哉！  
可哀哉！曰。汝夫雖爲彼所殺。汝亦無所恨。曰。何故。曰。  
李史章殺馬利斯後。毀其面。令人皆以死者爲李史章。  
已遂冒名爲李史章之子。自外洋歸。以爲從此可以無  
憂矣。繼見美機邦爲人所疑。乃不得不自盡矣。曰。爲今  
之計奈何。曰。爲美機邦故。余不欲提及馬利斯之名。曰。  
何以隱之。曰。余將另造一說。而汝證之。曰。余不願証之。  
曰。何也。曰。美機邦之母。卽與余奪夫者也。曰。既如是。益  
宜從余言。曰。余何爲而助彼哉。曰。汝自擇之。從余言乎。  
抑不從余言乎。曰。不從汝言。亦奈我何。曰。馬利斯娶美

機邦之母。是則美機邦者。固其女也。汝與彼結婚時。前妻猶在。幸汝二人結婚不在美洲。不然。汝在獄中久矣。苟不從余之言。則馬利斯所有之財產。盡歸於美機邦矣。裁判所法律有云。次室無得家產之權利。汝知之乎。曰。君何知之詳也。曰。是余之業。焉得不知。曰。何迫余之甚。曰。然則從余言矣。智哉子也。速偕余行。曰。審問時。余將以何言對之。曰。行次。余將語汝。必無傷也。既至里城。禮拜二日。德伯而斯郭而及諸証人咸集李家。來觀者益衆。德伯而呼婦出。問曰。汝何名。曰。白聖蘭。曰。死者之尸。汝見之乎。曰。見之。曰。識之乎。曰。識之。此余夫也。曰。彼

里

城

案

何爲而欲殺李史章哉。曰。余夫梓人也。李史章嘗僱余夫造一密室。落成後。酬余夫以巨貲。囑勿復來里城。余夫以爲個中必藏貴物。遂生覬覦之心。余懼禍之將作也。勸彼赴歐洲。月內始歸。不意十數年後。彼之心仍未忘此也。臨行時。彼未曾語余。今焉知彼包藏禍心。作此兇殺自戕之事。令余無面目生於此大地之上矣。言畢而退。章伯尼起立曰。若人之所以欲殺李史章者。爲竊金故也。勃羅史曾聞彼入密室聲。彼見密室中并無貴重之物。於是悔悟心。恐懼心。失望心。一時并起。遂自戕耳。衆皆唯唯。翌日。德伯而等以供辭呈裁判所審斷。定

小 說 林

白聖蘭之夫爲罪人。已死不究。而華德始釋放。章伯尼謂華德曰。北支末斯舟中相遇時。君何以卽知李史章之死哉。曰。不過以意度之耳。美機邦函告余曰。『自昨晚事出。』余卽疑美機邦歸第後。與其舅忿爭。啟釁。致釀大禍。故不願偕君歸也。曰。終從余歸何也。曰。初以君疑美機邦故不歸。繼見君疑已故。不得不隨君歸。曰。君解之明矣。別美機邦後。何不往北支末斯。而有安比之行哉。曰。該晚別美機邦後。本擬往北支末斯。然余託哀佛來探美機邦婚事消息。囑彼信後卽送至安比故宅。故余往安比也。



後數月。美機邦與華德行結婚禮。章伯尼等均往觀焉。越數日。華德攜眷赴歐游歷。章伯尼亦辭去。美機邦贈以兼金五千圓。託斯郭而轉致之。章伯尼固辭不受。斯郭而曰。美機邦曰。彼二人之幸福。皆受自君賜者也。彼恐君見却。故不親授。章伯尼不得已受之。勃羅史始悟已之謬誤。跪章伯尼前。力責己非。仍願執弟子禮。而章伯尼之名。遂至今不墜。雖美洲五尺童子。皆能道其故事云。

里 城 案

光緒丁未九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里城案)

定價大洋四角

編譯者 羅蕊原著

印刷者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蘇州珠明寺前  
宏林書局  
常熟海虞圖書館

分售者 各省書局

# 欽命三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督江海關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歛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譯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廨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版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廨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小 說 林 廣 告

● 小 本 小 說 第 一 集

第一種

孤兒記

二角半

第二種

紅泥記

二角半

第三種

錢塘獄

三角

第四種

瑤瑟夫人

四角

第五種

文明賊

一角半

第六種

埋香記

一角

第七種

霧中案

二角

第八種

黃鑽石

五角

● 第 二 集 預 告

第一種

鬼室餘生錄

第二種

里城案

廣 告

告 廣 林 說 小

廣 告

●參攷叢書

◎植物學二冊 四角

◎地文學二冊 四角

●最新大詞典

博 物 大 辭 典 四 月 出 版

物 理 大 辭 典 樣 本 現 送

法 律 大 辭 典 樣 本 現 送

數 學 大 辭 典 樣 本 現 送

社 月 報 刊 小 說 林

第 二 期 已 出 版  
第 三 期 四 月 出 版

小 說 林 廣 告

孽海花一編	孽海花二編	俠奴血	海天嘯傳奇	風洞山傳奇	身毒叛亂記	秘密使者	秘密海島	黑行星	新舞臺一	新舞臺二	福爾摩斯再生(一至五案)	(合本)	(分本)	(分本)	(分本)	(分本)	(合本)	福爾摩斯再生(六至十案)	福爾摩斯再生	福爾摩斯再生	福爾摩斯再生	廣 告
五卷	五卷	四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一角半	四角半	四角	四角半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半	二角	二角	
每冊	每冊				上中卷每冊	上下卷每冊	中下卷每冊															

(十一至十三案)	狸奴角	織上秘密	眩鏡術	秘密隧道上卷	秘密隧道下卷	銀行之賊	一封書上卷	一封書下卷	一封信上卷	一封信下卷	饜饅杯上中下卷每冊	奇獄一	母夜叉	日本劍上下卷每冊	福爾摩斯探案(深淺印)	玉蟲緣	馬丁休脫探案一	馬丁休脫探案二	馬丁休脫探案三	馬丁休脫探案四	馬丁休脫探案五	馬丁休脫探案六	馬丁休脫探案七	馬丁休脫探案八	馬丁休脫探案九	馬丁休脫探案十	馬丁休脫探案十一	馬丁休脫探案十二	馬丁休脫探案十三	馬丁休脫探案十四	馬丁休脫探案十五	馬丁休脫探案十六	馬丁休脫探案十七	馬丁休脫探案十八	馬丁休脫探案十九	馬丁休脫探案二十	女首領上下卷每冊	一捻紅	
四角	二角半	三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三角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三角	五角		

告 廣 林 說 小

廣 告

影之花上卷

影之花中卷

情海劫上卷

情海劫下卷

銀山女王上中卷每冊

新戀情上中卷每冊

萬里鴛鴦上中下卷每冊

女魔力上卷

女魔力中卷

女魔力下卷

雙艷記

離恨天上下卷每冊

妬之花

美人妝

車中美人

愛河潮全部三冊

無名之英雄上中下卷每冊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卷一

小公子上下卷每冊

鴻巢記

俠女奴

四角半

四角

四角

四角

三角

四角

四角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

四角

二角

二角半

一元

四角

四角

三角

二角半

二角

四

啞旅行上卷

啞旅行下卷

海外天

新法螺

大除夕

黃金骨(福偵探案)

少年偵探上卷

印雪繆譯叢

聶格卡脫偵探案一

聶格卡脫二

聶格卡脫三

竊電案

海屋籌上下

大魔窟

奇獄二

三角半

四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三角

一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

三角

三角

各二角

四角

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801B



